



READERS

# 读者®

雪夜的故事

过年

如何从社会成本看问题

画痕



ISSN 1005-1805



读者



读者

2019·3

二月上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680期



# 真理这样的存在

●余 华

我和儿子一起——他高中毕业准备去美国上大学——在家里看了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看完之后我们一起讨论，电影结尾让妓女替女学生赴死的情节让我们感到反感，难道妓女的生命就比女学生的低贱？

当时，我儿子说了一番话，让我很吃惊，孩子的成长让父母无法预料。儿子说罗素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记者最后请他对一千年以后的人说几句话，并谈一谈他的一生以及一生的感悟。罗素说了两点，一是关于智慧，二是关于道德。

罗素说，不管你是在研究事物，还是在思考观点，你只需问自己，事实是什么，以及这些事实所证实的真理是什么。永远不要让自己被自己更愿意相信的，或者认为人们相信了就会对社会更加有益的东西所影响。只是单纯地去审视，什么才是事实。

当时，我儿子基本上把罗素的话复述

出来了，我的理解就是，永远不要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当然，我儿子的复述比我说得好多了，我这个表述很直白，我的是福贵说的，他的是罗素说的。

确实，当一个人成功以后，很容易把自己的想法当成真理。那么真理是什么呢？真理不是自己的想法，不是名人名言，也不是某种思想，它就是单纯的存在。它在某一个地方，你要去寻找它，它才会出现；你不去寻找，它就不会出现。

或者说真理有点像灯塔，像飞机航道下面的地面雷达控制站。它并不会让你产生某种思想，它能做的就是把你引向一个正确的方向，当你往这个正确的方向前进时，可以避免触礁或者发生空中险情。

真理就是这样一种单纯的存在，你要去寻找它，它才会有，然后它会引领你前行。

（若 子摘自译林出版社《我只知道人是什么》一书）

知心话（意）克里斯蒂亚诺·班蒂/布面油画



卷首语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马建东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 恢

副社长

侯润章 袁勤怀 任 伟

副总编辑

·编辑部·

执行主编 张 涛 陈天竺

责任编辑 南衡山

编 辑 韩维善 李秀娟

孙烈举 马逸尘

李永康

美术编辑 李艳凌

制 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0931)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 焱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雷 洋 8773094 夏玉柱 8773092

颌慧雄 8845947

·广告部·

(0931) 8773029(传真)

总 监 杜孟瑛 8773309

广告经理 韩学斌 8773073

尹 莲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 任 王 祎 (0931)8722496

行政助理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 酬 叶丽琼 8773351

邮 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周 丹 (010)64701208

副总经理 桂 洋 (010)64701208

小伙伴们一起来读书啦

个人成长电子书分享群 97172793



## 目 录 2019年第3期

### 文苑

- 【卷首语】 1 / 真理这样的存在 余 华
- 【文苑】 4 / 雪夜的故事 太宰治
- 26 / 当如梦难过时 奥尔罕·帕慕克
- 42 / 酒徒 刘以鬯
- 58 / 圣马洛 邵毅平
- 66 / 画痕 宗 璞
- 70 / 面包 沃尔夫冈·博歇尔特

- 【诗笺】 72 / 石头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 人物

- 【人物】 12 / 为国铸盾的“核司令”孙伟帅 熊杏林 邹维荣
- 32 / 唯有丹青绘精神 王悦阳

- 【名人轶事】 39 / 花花公子与哲学家 思 郁

### 社会

- 【杂谈随感】 8 / 真实的心跳 铁 凝
- 15 / 对失望很失望 苏 童
- 30 / 永远不要低估人类的愚蠢 尤瓦尔·赫拉利
- 52 / 谈钱 梁朝辉
- 56 / 高俅升迁的阶梯 鲍鹏山
- 62 / 卖了良心才回来 毛 尖

- 【话题】 22 / 如何从社会成本看问题 薛兆丰

### 人生

- 【人世间】 44 / 生死雷场 赵飞鹏
- 【人生之旅】 10 / 灯 文 珍
- 38 / 我再也没有后台了 六神磊磊

- 【两代之间】 18 / 过年 蔡 怡

- 【大家】 20 / 我们必须相亲相爱 陈思呈

### 生活

- 【经营之道】 35 / “工作脑”还是“投资脑” 世野一成
- 61 / 宜家的一元冰激凌 懂 懂
- 【生活之友】 53 / 更赚钱的工作 崔 鹏
- 57 / 二八原则 冯 唐
- 65 / 富人都是反馈能手 田口智隆

(总第680期) 二月(上)

生活

- 【乐活】 34 / 熬果酱的女孩 华明玥
- 【品位】 64 / 读书与囤书 邝海炎

文明

- 【在海外】 60 / 美国最有权势的部门 陈劲松
- 【风情录】 7 / 伦敦黑 王锋
- 【知识】 69 / 什么是国际“硬通货” 谭保罗
- 【科海览胜】 50 / 牛顿与胡克的战争 江晓原
- 【历史一页】 54 / 欧美新闻界“赶走”“一战”真相 袁野
- 【文化茶座】 16 / 重返古希腊的意义 陶林
- 40 / 域外作家小记 张炜
- 46 / 追求彻底简化的抽象画派 林凤生

悦读

- 【言论】 25 / 言论
- 【漫画与幽默】 36 / 漫画与幽默
- 【影像】 28 / 过去之窗 佐尔坦·克伦伊
- 【智趣】 68 / 中国美术知识知多少

点滴

- 【意林】 49 / 做事就像做药 罗振宇
- 49 / 恐惧 莉迪亚·戴维斯
- 49 / 被人打倒了的狮子 拉·封丹
- 49 / 万法皆空 易中天
- 63 / 奉承自己 马尔文·托卡耶尔
- 63 / 名片 祁白水
- 【点滴】 6 / 最初的一堂课 叶孝忠
- 9 / 对号入座 那秋生
- 11 / 众声喧哗 王安忆
- 27 / 谈谈“意境” 古龙
- 31 / 风气 钱穆
- 41 / 雪 刘涛
- 59 / 区别 张宏
- 71 / 麻雀 马未都

艺术

- 【封面】 窗口(摄影作品)

((· 联系我们 ·))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1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掌阅书城等平台均有售，搜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dub到10659000

或扫描二维码订阅



读者微信



读者书房



读者iOS

· 读者读书会 ·

执行长 王 玮 (0931)8722496  
 内容总监 高翔飞 (0931)8773703  
 推广总监 王廷鹏 (0931)8773703  
 运维总监 温 彬 (0931)8773703

· 印刷发行 ·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请致电:(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兰州)律师事务所  
 (0931) 8177627 转8122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100050,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 e-mail: wenzhuxie@126.com。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  
 《读者》(藏文版)定期出版



那天一早就下起了雪。

由于之前替小鹤（侄女）制作的裤裙已经完成，那天放学时，我便将它带到中野的叔母家去。我从叔母那儿拿了两片鱿鱼干当回礼，等我到吉祥寺站时，天色已变暗，雪深达一尺以上，天空还不停地飘着细雪。我因穿着长靴，心情反而相当兴奋，故意挑些积雪很

深的地方行走。

一直到家附近的邮筒跟前，我才发现腋下夹着的鱿鱼干纸包不见了。虽然我是个粗枝大叶的人，但至今尚未掉过东西，一定是晚上在积雪的路上跑跑跳跳，才把东西弄掉的。我感到泄气——这种因把鱿鱼干弄丢而产生的沮丧和因做了低劣的事而感到羞耻一

样——尤其，我本来还打算把它送给嫂嫂。

我的嫂嫂今年夏天要生小宝宝啦！听她说，肚子里有了小宝宝之后，常会觉得饿。她应该和肚子里的小宝宝一起吃二人份的东西。嫂嫂跟我不同，她的修养很好，很高贵，正因如此，她总是像有钱人用餐那样，慢条斯理地吃饭，而且从不吃零食。这阵子她肚子一饿就会嚷着：“好丢脸，想吃一些特别的東西。”我一直无法忘记最近嫂嫂跟我一起清理晚餐残余时小声地叹着气说“嘴好馋，好想吃鱿鱼干”的情景，所以那天，偶然间从叔母那边拿到两片鱿鱼干时，我便兴奋地想把它带回来，准备偷偷拿给嫂嫂吃。可是，鱿鱼干丢了，我真不知如何是好。

诚如各位所知，我家有哥哥、嫂嫂、我仨人。哥哥是个有些奇怪的小说家，由于年已四十还默默无闻，所以一直很穷。他睡觉前和起床时总会嚷着时运不济，絮絮叨叨地向我们抱怨。他的口头禅是：“专家算什么！”他只会这般振振有词，却一点儿也不帮忙做家事，使得嫂嫂连男人干的粗重的活儿都得做，真是非常可怜。有一天，我义愤填膺地说：“哥哥，你偶尔也该背着背包去买菜。外面的先生大多都会这样做的呀！”

听我这么一说，他马上生气地骂道：“混账！我又不是那样低贱的男人。好了！君子（嫂嫂的名字）你要好好地记住。我们一家就算饿死，我也不不会那样不知羞耻地出去买东

## 雪夜的故事

●〔日〕太宰治 ◎李桂芳 许时嘉 译





西。你要有心理准备。那是我最后的骄傲！”

虽然这个理由很冠冕堂皇，但他究竟是因为自尊体面而憎恨购物，还是因为懒惰而讨厌去买东西？我一点也不清楚。

我的父母亲都是东京人。由于父亲长年在东北的山形办事处工作，所以哥哥和我都在山形出生。父亲在山形过世时，哥哥已经二十岁了，我还在襁褓中，母亲背着我，母子三人只好回到东京。前些年母亲过世后，现在就变成哥哥、嫂嫂及我的三人家庭。因为我们没有所谓的故乡，所以没办法像其他家庭那样，可以托人从乡下送来食物。再加上哥哥是个怪人，完全不和附近的人家打交道，因此我们从来没有意外地收到什么稀奇的东西。一想到将那两片鱿鱼干拿给嫂嫂，她不知道会有多高兴，我就觉得自己很差劲。因为舍不得那两片鱿鱼干，我当下便掉头右转，慢慢地在回来的路上仔细搜寻着。可是，我一直没有发现。在白色的雪道上要找白色的纸包已经相当困难了，再加上雪不停地下着、堆积着，走向吉祥寺车站附近，我还是连一个小石头都没有发现。

我叹着气，重新撑起伞，试着仰望阴暗的夜空，此时雪花就像百万只萤火虫，狂乱地飞舞。好漂亮啊！道路两旁的树木都被雪覆盖着，沉重地垂下枝头，树身仿佛在叹息，偶有微微抖动。这一切简直就像童话世界，我已经忘掉鱿鱼干

的事情，内心突然有一个奇想，想把这美丽的雪景带给嫂嫂。比起鱿鱼干，这说不定是更好的礼物，老是局限在食物上也不太好，实在是令人感到很难为情。

哥哥告诉我，人的眼睛可以储存风景。盯着灯泡看一会儿，然后闭上眼睛，就会在眼皮底下看到栩栩如生的灯泡，这就是证据。以前在丹麦也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哥哥曾告诉我这么个短短的浪漫故事，虽然哥哥总爱胡说八道，一点也不真实，但只有对那件事，我倒觉得就算是哥哥编造出来的假话，也是美丽的故事。

以前，丹麦有位医生在解剖海难罹难的年轻水手尸体时，用显微镜察看他的眼球，发现视网膜中竟然反射出一家团圆的美丽景象。医生把这件事告诉他的小小说家朋友，小说家在惊讶之余对这件不可思议的事做了下面的解释：“那年轻的水手因海难而被卷进怒涛里，之后又被打上岸，他拼命地紧紧抓住灯塔的窗沿，想要大叫救命。猛然间他透过窗户，发现灯塔看守员一家正准备开始快乐的晚餐。‘啊啊！不可以！’想到自己凄惨地大叫救命会打扰到这一家人的团聚，他攀爬在窗沿的手指开始失去力量。就在此时，‘唰’的一阵大浪袭来，水手被海浪冲走了。”应该是这样，这名水手是世界上最善良且最高贵的人。听他这样解释，医生也表示赞成。于是，两个人就隆重地将水手的尸体埋葬了。

我愿相信这个故事。即使

这在科学上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可我仍然愿意相信。在那下雪的夜里，我突然想到这个故事，决定试着在眼睛里留下美丽的雪景，把它带回家，送给嫂嫂。

“嫂嫂，请看我的眼睛。这样肚子里的宝宝会变得漂亮！”以前，嫂嫂曾经笑着拜托哥哥：“请帮我在房间墙壁上贴上美人的图案。我每天看着这样的图画，就会生出漂亮的小宝宝。”哥哥那时也认真地点头说：“嗯……是胎教吗？那很重要。”

于是，哥哥把孙次郎娇艳的能剧照片和雪小面悲情的能剧照片并排地贴在墙壁上，然后又在这两张能剧照片中间牢牢地贴上自己满面愁容的照片，真让人受不了。

“拜托，请把你的照片拿下来。看到那个，我的胸口会不舒服。”即使温顺的嫂嫂也无法忍受，恳求般地拜托哥哥，无论如何一定要把那张照片拿下来。嫂嫂觉得要是看着哥哥的照片，一定会生出像猿面冠者一样的宝宝。哥哥露出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恐怕他还觉得自己是美男子哩！真是一个笨蛋！嫂嫂现在为了肚里的宝宝，真的很想一直看到世上最美好的东西。如果我把今天这美丽的雪景存在我的眼睛里，然后带给嫂嫂看的话，比起鱿鱼干这样的礼物，嫂嫂应该会高兴好几倍、好几十倍吧。

我放弃鱿鱼干，在回家的路上，尽可能地眺望周围美丽的雪景。不只在眼睛里，一直



有很多记忆，在当时微不足道，甚至看不出深意，只觉得应该是某种启示。要到很多年后，才会发现：哦，原来是这样的，也应该是这样的。那真是一件不应该被记住的事情，但很多年以后，竟然还记得。

那是在路上经常会发生的事，一次最普通不过的萍水相逢。当我正要离开开罗的时候，在旅舍里遇见日本人K，我们曾经在耶路撒冷住过同一家小旅社。K刚抵达开罗，我就要走了，不如一起吃顿晚餐吧，饭后我就得搭乘夜车，去下一个陌生的目的地。晚餐之后，K说：“我送你到车站吧。”我们穿过混乱的街头，抵达车站，找到月台。我上了即将出发的大巴，时间到了，说了再见，车门关上，司机发动了引擎。两个世界。



## 最初的一堂课

●[新加坡]叶孝忠

夜色迷离，估计是路上的灯不多，不一会儿，就是一片天地漆黑、星辰灿亮，我心中隐隐约约觉得不舒服，但说不出为什么。后来遇见的人多了，说再见的次数也多了，说了再见却不会再见也成了常态，慢慢也就习惯了，道别变得越来越轻松，越来越无所谓。习惯就好，习惯能让一切变好。

然后又过了好多年，这份不太值得书写的记忆又突然变得鲜活起来。那个夜晚，杂沓的声音、在陌生地的恐惧、那真诚却不忍说出口的再见，历历在目。而我不是更应该记得金字塔高耸的智慧，和埃及博物馆里陈列着的伟大死亡吗？

我终于能理解那个开罗夜里莫名的忧伤。最初那场道别的意义也渐渐变得清晰。原来人生就是由举足轻重到微不足道的道别所组成的。十分钟或几十年，甚至一生一世，到了应该告别的时候，也都变成一瞬间。那一份最初的忧伤，其实就是用来提醒你，这一切总会走到说再见的那一天。但我用了那么长的时间，才读懂生命最初想要教会我们的一堂课。

（安格尔摘自《新民晚报》  
2018年11月18日，韦尔乔图）

到胸口，都藏有纯白的美丽景色。回到家，我马上对嫂嫂说：“嫂嫂，快看我的眼睛。我的眼睛里藏有最漂亮的景色呀！”

“什么？怎么了？”嫂嫂笑着站在我的面前，把手放在我的肩上。

“眼睛到底怎么了？”

“哥哥曾告诉我，在人的眼睛里，会留着刚刚所看到的影像。”

“他的话别放在心上，都是骗人的。”

“不过，只有那事是真的呀！我只相信那个。快，快看我的眼睛。我看了很多很多美丽的雪景。快，快看我的眼

睛，这样一定会生出有着白雪般美丽肌肤的小宝宝啊！”

“喂！”

就在这时候，哥哥从隔壁的大房间出来，说：“与其看顺子那双单调的眼睛，还不如看我的，说不定会有百倍的效果！”

“为什么？为什么？”我突然很憎恶哥哥，好想揍他。

“嫂嫂说过看哥哥的眼睛，胸口会不舒服。”

“才没那回事。我的眼睛可是看了二十年美丽的雪景。我在山形一直住到二十岁。顺子还没懂事时就来到东京，根本不记得山形美丽的雪景，才看了东京这样的小雪景就激动

起来，真是无聊。我的眼睛可是看了百倍、千倍甚至连自己都觉得看腻的美丽雪景，说什么都比顺子看到的更上等。”

我懊恼得想要哭泣。此时，嫂嫂救了我，她微笑着静静地对哥哥说：“但是，你的眼睛里除了有几百倍、几千倍的美丽风景，同时也有几百倍、几千倍肮脏的东西啊！”

“对啊！对啊！比起优点，缺点也很多呢！所以眼睛才会变得那么黄浊，好恶心。”

“这么神气，真讨厌！”哥哥顿时感到生气，又钻回隔壁大房间去了。

（如星摘自九州出版社《女生徒》一书，李晨图）



## 伦敦黑

◎王 锋



每次到伦敦，印象里都是那种湿漉漉、阴森森的黑。建筑、街道、人群，连天空都是黑的。间或有红色的双层大巴从街头驶过，让黑色显得更黑。

据说伦敦近来时兴黑色浴室——黑色浴缸、黑色瓷砖、黑色台盆，甚至黑色马桶。设计师贝尔内说：“黑色非常有力，在浴室无所畏惧地运用黑色，让人充满自信。”我想，在那样的浴室里洗澡，恐怕会让人感觉是在出租车里。伦敦的出租车全都不遗余力地黑着，无一例外。

这里的黑不只是颜色，更是一种气质：挺括、收敛、匆忙而冷峻。有人抱怨，说这个城市的人不讨人喜欢，而最让人不喜欢的是，伦敦人也不想讨你的喜欢，他们乐于与你保持距离。在地铁里嘻嘻哈哈打闹成一团的往往是黑人，不分性别、年龄抱上去就“啃”的是西班牙人，扎堆出来玩、大

声说笑的是意大利人，饭店里打架一样抢着付钱的必定是中国人。见到熟人像是碰到陌生人，只说声“你好”就自顾自看书看报的，才是货真价实的伦敦人。

在伦敦的任何一条街道上，你都可以看到貌似随意却造型讲究、充满想象力的行人。各种繁复的造型80%以上以黑色为主导。从正装如双襟西装、大衣，到休闲的T恤、开衫、铅笔裤，无论是华达呢、法兰绒，还是薄针织、粗花呢等各种面料，还有围巾、包、鞋、手镯、耳钉、项链、戒指，主体都是黑色。

你想象不到，最单纯的黑色通过对各种面料的剪裁和配饰的搭配，能玩出这么多花样。我跟朋友在邦德街上迎面撞见过一个黑人，黑色的披肩、大衣、紧身裤，黑色的高筒皮靴，高高的盘发，浑身上下除了牙齿和眼白，看不到任何其他颜色。她威风凛凛，

像一只昂首行走的乌鸦，引人注目。

一位旅居伦敦多年的朋友说：“在巴黎，你能从一个男人的衣橱里看出他的薪资状况，而在伦敦，你能从他的穿着打扮上估摸出他的政治倾向和经常出入的酒吧。”英国人从没在穿衣打扮上丢过脸，从20世纪70年代的朋克小子，到80年代的“迷幻House”一代以及后来的电音、新浪潮独立音乐人，世界上真没有另一个城市的人，能将服饰穿出自己的情感和思想、立场和宣言。

“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呈现/湿漉漉的黑枝条上许多花瓣”，庞德这句著名的诗句写的应该就是伦敦吧。在伦敦街头，你能看到真正精通时尚文化的人，伦敦黑是他们献给这个世界的礼物。

（张晓玛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愿你道路漫长》一书，123RF供图）



# 真实的心跳

● 铁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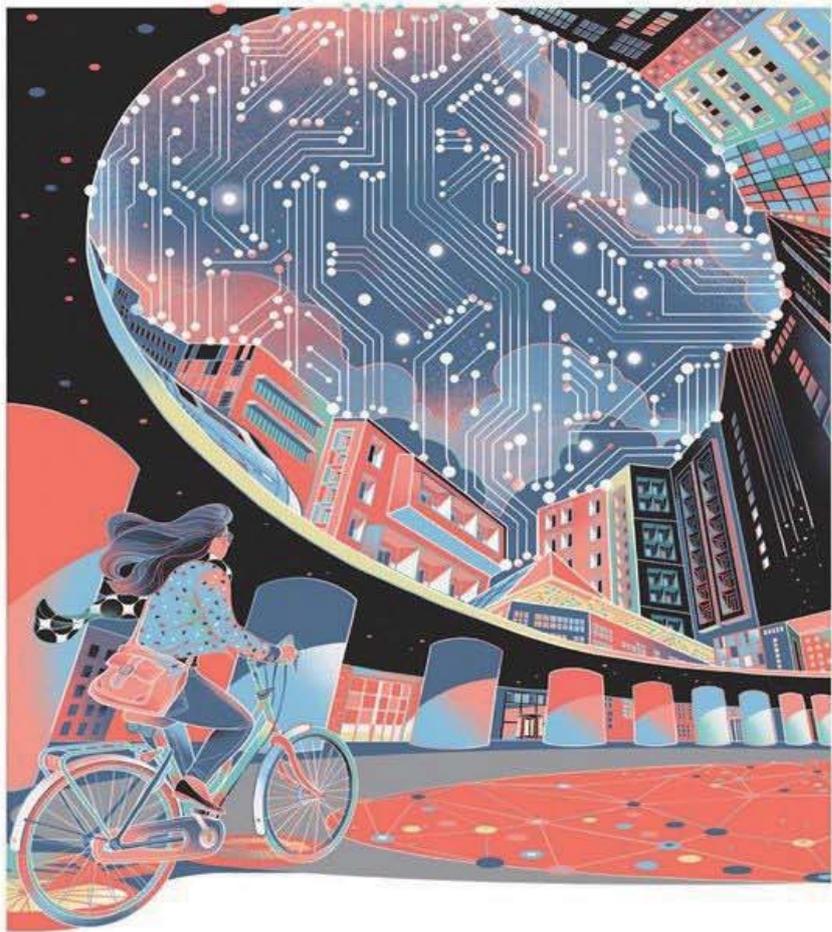
时间可以磨损很多东西，比如爱恨情仇。时间也能塑造很多东西，比如让代际间的隔膜和不屑成为相互间的凝视与和解，乃至鼓舞。

前不久，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讲了他经历的一件事。两个月前，他的女儿满18岁了。在女儿生日之前，父亲问女儿要什么生日礼物。女儿说，只想要生日那天父亲和她一起去文身店刺青。女儿的请求让做父亲的感到吃惊并且为难，首先，他没想到，看上去文静的女儿竟然有刺青的愿望；其次，他没想到，女儿要他也去刺青。他说他要考虑一个晚上。

我的这个朋友已过50岁，事业成功。他曾向我坦言，20年来他很少照顾家庭，甚至经常忘记女儿的样子。在这个晚上，他开始郑重考虑女儿的请求，他觉得这个请求其实是带有挑衅的试探，还有几分刻薄。但是，他在觉得女儿荒唐的同时，突然也看见了女儿身上的自己，从前的自己。当他的事业从最艰难处起步时，他不也充满了探索、叛逆、不服输的精神吗？他决定答应女儿。

第二天，他对女儿讲了自己的决定，这下轮到女儿吃惊了，她没有想到父亲会答应她的要求。她提醒父亲说：“那你的员工会怎么看你呢？”父亲说：“我已经决定的事，不会轻易改变。”

于是，父女二人开始研究



文身的位置和内容。他们先商量了位置，确定在脚踝偏上处，按中国人“男左女右”的习惯，父亲文在左脚踝外侧，女儿文在右脚踝外侧。接着，他们说出各自文身的内容。女儿说，她要文神经传导物质多巴胺的化学式。她就要离开家了，她希望自己有长久的快乐。父亲说，那一年他攀上了珠穆朗玛峰，他准备文北极点、珠峰和南极点的地理坐标。

生日那天，父女二人来到女儿预先选好的刺青馆，在文身师的引导下，分别进了文身室开始刺青。父亲这里，文身师照例先询问客人是否会改变想法，父亲表示他不改主意。

隔壁的女儿却给父亲发微信说，她稍微改变了一点想法，她不想文多巴胺化学式了，她想文莫尔斯电码，因为那个更简单，时间不会太长，也不会太疼。

女儿为自己的刺青录了视频，并发在朋友圈，得到大量点赞，因为她是全班乃至全校第一个走进刺青馆的人，她脚上的莫尔斯电码让她显得更加与众不同。她的文身在25分钟后就完成了，之后她跑去和朋友们聚会。

父亲这边的文身，用了一个多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他由不自在到坦然面对文身师，皮肤的灼热和微痛渗透到心



拉伯雷是“文艺复兴巨人”，他这样描写读书的情景：“狗见了一块骨头，恭敬地窥视着它，小心地守护着它，诚挚地紧衔着它，谨慎地啮啃着它，殷勤地咬碎它，贪馋地吸吮它。”

法国作家法朗士说：“我是一只图书馆里的老鼠，最大的幸福是在一本又一本地吞噬过许多书籍之后，发现自己吐着一点仿佛遥远世纪芳香那样奇妙的东西，发现了任何人不曾注意到的东西。”

美国文学家爱默生把读书当作“精神魔术”。他说：“进入心里的过程是人生，从里面出来的却是真理；进去的时候是短暂的动作，出来的却是不朽的思想；进去的是琐事，出来的却是诗歌。”

哲学家叔本华告诫人们：“我们读书时，是别人在替我们思想，我们只不过在重复他们思想活动的过程而已，我们的头脑实际上成为别人思想的运动场了。”

波兰学者哈维兰把自己的读书方式称为“挤奶”：“好的书籍像好的乳牛，供应丰富，一

本书就像一头乳牛，应该挤干它的奶才对。”

英国诗人柯勒律治把读者分成四类：“第一类读者好比计时的沙漏，读书像把沙注进去又漏出来，到头来一点痕迹也没留下；第二类读者好像海绵，什么都吸收，挤一挤，流出来的东西原封不变，甚至还脏了些；第三类读者像滤豆浆的布袋，豆浆都流走了，留下来的只有豆渣；第四类读者像是

宝石矿床里的苦工，把矿渣甩在一旁，只要纯净的宝石。”

如此，我们可以一一对号入座。

（暮春摘自《知识窗》2018年第11期）

## 对号入座

◎那秋生



里，使他得以在这奢侈的时间之外的时间里冷静、清醒。这时间之外的时间降临在这中年男人惯常的时间轨道之外，可否说是时间的瞬间“出格”？

他为此感谢女儿，在智能社会和机器人时代仿佛就要轰轰烈烈地来临之时，一个18岁的孩子仍然渴望感受皮肤上真实的痛感，渴望在物质的时间里感受生命的质地，虽然这渴望有些许的虚荣心做伴。

我由这个朋友的讲述，忽然想到新近社交网络上的一批当红虚拟偶像。其中一个出道半年，已和众多国际一线大牌化妆品公司合作，影响力和号召力惊人。她18岁，身高1.5米，一头亮丽的黑发，页面上显示她是住在巴黎的一名

时尚女性，但她其实是电脑合成的形象。

有意思的是，当被问到这些虚拟人物是否会取代真实的人，成为新的时代偶像时，那个虚拟偶像的合成者却果决地答道：“没有什么能够代替真正的手、真正的眼、真正的身体，以及真正的心跳。”

我要说，还有成长、痛感、欢乐和美梦。如同今天的读者之所以需要文学，是需要真实的心跳，需要生机勃勃的脸，也需要被岁月雕刻的皱纹，皱纹里漾出的真挚笑意，以及阳光晒在真的皮肤上那真的油渍。而这一切，都还要仰仗时间的养育。

文学也可以说是一种时间的艺术，是一种有能力把历

史、现在和未来连接起来的艺术。古往今来，那些好的文学不是历史的骨头，而是历史丰盈的血肉。因为文学，我们才得以窥见我们的先人气血盈盈的生活和劳作、爱和忧伤、思想和思想的表情，我们才有可能在千百年之后依然有能力和他们心意相通。

如果时光是无法挽留的，那么文学恰是为了创造时光而生。文学创造出的美和壮丽，能够使我们有限的生命更饱满、更生动。当未来社会的诸多不确定形态让我们困惑时，不同代际的作家也应相信，那同时到来的一定还有蓬勃的更有意义的可能。

（洛奇狮摘自《解放日报》2018年11月30日，李旻图）

# 灯

文  
珍



李晚环画

很多人都看过冰心的《小橘灯》。与此相似的，是将瓜果的内部掏空，放进一支蜡烛。点亮后，植物内部的香气被热和暖催逼出来，袅袅上升。透明的，芬芳的，每一分钟都在流失，每一分钟又不断重生。充满香气的火，可以放在手心里的灯。

此外，最动人心弦的大概是水灯。每年盂兰盆节，亚洲多少地方都在放它。给死去的亲人，也给路过的游魂。亮光如萤火顺水而下，那些生离死别的惆怅便也随之远去。纸船遇风浪本易翻，但这样的节日，往往都是无风的晴天，好像真有鬼神暗中护佑一般。自家亲人即便迷路，看不到水灯的情状，水底的鱼儿、水草也都会替他们一一见证，它们游

弋来去，并不惊动。

天上星，地上灯。说人死，也常说灯灭。

灯本有心。灯芯偶尔会被化了的蜡油汪住烧不起来，要人用针挑出再剪一下才能继续燃烧。古人恐怕也是漫漫长夜里对灯无聊的时间太多，才会编出《灯草和尚》这样的故事，又荒唐，又艳异，还有一点来自魑魅魍魉世界的狂喜。

日本的《百鬼夜行图》里，鬼也都擎着灯，蹑手蹑脚地走，样子煞是好看。

2017年12月，我在上海看了一部动画片《寻梦环游记》，故事的背景是墨西哥。里面的亡灵世界也都由灯光统治。原本古今中外所有的鬼都只怕阳光，不怕灯——灯是黑暗王国最友好的使者，没什么

攻击性，只是静静地照亮，不大扰人，又如同人的灵魂有生有灭。但那部电影最重要的思想，是说在墨西哥人的眼中，死亡才是生命的最高意义，生与死互为补充才组成了完整生命。因此，每年的亡灵节，墨西哥人会祭奠亡灵，却绝无悲哀，甚至载歌载舞，通宵达旦，与逝去的亲人共同欢度这一年一度的团聚时刻。

也就是说，人死了没什么可怕的，只要还有活着的亲人记得自己，便可长久地在另一个世界活着。而每年的亡灵节，只要有亲人记得为自己点一盏灯，便可跨过生死桥与家人团聚。

看完电影的第二天早上，在酒店接到家人的电话，告知我当天凌晨四点，外婆去世了。

外婆是在老家的县城去世的。她和我们在深圳住了整整二十年，后来不幸得了阿尔茨海默病，也即俗称的“老年性痴呆”。她人生最末的六七年，正是一个由明白趋于糊涂的完整演变过程，乃至渐渐不认识女儿，更遑论儿子、孙子、女婿、外孙。2017年春天，她神智突然短暂清明，就一直闹着要回县城老家，叶落归根。外婆半夜起来上厕所，却找不到回房间的路（其实就在厕所对面），跑到客厅里大放悲声：“我是毛海娥，我要回家。”她有时又对妈妈说：“怎么一屋子人在喊我回老家？”其实客厅除了她们俩，空空荡荡。闻者无不悚然。

如此大闹数日，妈妈终于



只能含泪让照顾外婆的四姨奶奶陪她回去，自己也一路护送到县城，又给老房添置了许多家当。而外婆在几年前，就早早为自己在乡下准备好了寿材。只有在老家才能土葬，这也是未雨绸缪的意思。

我在2017年8月，还和妈妈回县城看过她一次，那时候她已经不认识任何人了。身边亲友问她我们是谁，外婆闻言非常紧张，又十分羞涩（她本来脾气不好，得病后却常有少女的娇羞），想了很久以后老实说：“不知道。”随即又补充，“但肯定是我心上的人。”好亲。

从沪上连夜赶回湖南奔丧，一路上忍不住对着飞机舷窗外的黑暗流泪，二十年朝夕相处的往事纷至沓来。泪眼中，看见自己模糊变形的倒影，一直觉得手上捧着一盏微弱的灯。我在心底说，外婆，我会一直记得你，我是你心上的人呀。

在这之后的春节，因是新葬，必须回县城扫墓。初五那日，依照本地风俗，须在坟头烧半人高的纸马十数架。还是十二月送葬的同一队孝子孝孙带着纸马上山，一行人浩浩荡荡。我因为在葬礼上已痛哭过多次，这时已没有眼泪，只是一心一意地擎着纸马认真走那隆冬阴天泥泞的山路。等到了坟头，众人祭拜如仪，待纸马腾起半天烟火，遂又沉默地鱼贯下山。

我故意拖在最后，想等表弟踏灭坟头的余烬再一起下山。这个表弟，就是那个小时

候常犯百日咳，害外婆不断下床给他拿止咳糖浆的表弟。外婆是他的亲年年（我们本地土话把奶奶唤作年年）。等她到了深圳，才一直和我家一起住。按理说，外婆后来和我们在一起时间更久，但似乎还是对小带大的孙子更亲。虽然后来殊途同归，统统不认得了。

坟头黄土里到处都掺杂着鞭炮碎屑、彩色纸马、白色经幡和塑料童男童女未烧尽的笑脸，惨淡如任何乡下扫墓的尾

声。怕引发山火，表弟一边在坟头专心找那些尚有火星的纸马踩踏，一边低声说：“年年，你一个人在山上冷清，给你烧点纸，过年也热乎热乎。”

他并不知道我在等他，更不知道我听见了他的话，当即转过身去泪如雨下。

他也记得她。给外婆点灯的人又多了一个。

外婆一定可以回家。 ❀

（晚来雪摘自中信出版集团《三四越界》一书，李晓林图）

## 众声 喧哗

●王安忆



在这城市里，处处都在发声：汽车的发动机，轮胎和地面摩擦；空调的外机，风扇旋转，冷热气流激烈交换；电动扶梯，传送带不停歇地运作；地铁隧道中行驶着列车，路面在震颤；高架上也是轰隆隆的马达响，天空在震颤；工地上的打夯声，塔吊的运行；室内是电钻“滋滋”地钻入墙壁；背街的小巷里，大理石被切割、打磨，粉尘弥漫；食档里油锅爆响了，绞肉机开动；黄浦江汽笛鸣叫，飞机掠过；还有高音喇叭，喊叫着甩卖的最后期限即将来临……所有的声音又从建筑物上反射过来，再反射过去。现代城市就是层层回音壁，在无数次反射中，原

始的声响在扩大，传播，加剧，不晓得有多少分贝，壅塞了人的耳朵。人的肉体的耳道，哪里经得住如此暴烈的冲击，渐渐地，磨出了茧子，变得迟钝。

我们，这些文字的写作者，虚构的制造者，发出的声音实在太微弱、太纤细，一根针落地似的。但就是这针落地的一声轻响，屏气去听，大约可听见一丝清冷的余音，穿墙透壁而来，安抚蒙塞之下的感官，使其保持柔软而娇嫩的天然质地，在众声喧哗中辟出一个静谧世界。 ❀

（檬男摘自《文汇报》2018年10月14日，Annika Skold图）



## 为国铸盾的 “核司令”

●孙伟帅 熊杏林 邹维荣

### 逝者

那个参与制造“东方巨响”的人，如今静悄悄地走了。

这一天，是2018年11月17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在北京去世，享年100岁。

54年前，也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程开甲和他的战友们挺立在茫茫戈壁，凝望着半空中腾起的蘑菇云，开始欢呼。

在程开甲之前，曾经参与“两弹一星”工程的英雄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了。这是一些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名字：钱学森、朱光亚、任新民、陈芳允……他们留给我们的是一一个个不朽的身影，一个个传奇的故事。

很多人的微信朋友圈被程开甲去世的消息刷屏，大家痛惜着送别这位中国“核司令”。很多人或许并不知道，程开甲也曾含泪送别昔日的战友，那场景平淡朴实，可仔细品味却壮怀激烈。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林俊德是程开甲的老部下、老战友。2012年，北京的春花还未落尽，在解放军总医院，74岁的林俊德偶遇94岁的程开甲。

那时，林俊德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胆管癌晚期。即便如此，林俊德还是用尽全身的力气，亲自到病房探望程开甲。相对无言，唯有心知。看着用尽全身力气站立在自己病床前的林俊德，程开甲的眼睛里满是激动。

这位昔日的老部下颤抖着伸出手，紧紧地抓着程开甲的手。这是两只布满了老年斑的、干瘦的手，也正是这两只手，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与许许多多只一样有力的手，制造出那一声“东方巨响”。

当林俊德永远离开的时候，程开甲悲痛不已，用颤抖的手写下挽联：“一片赤诚忠心，核试贡献卓越。”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对铁骨铮铮的程开甲来说，亦是如此。

2008年，所有人都沉浸在北京奥运会带来的喜悦之中。一位“两弹一星”元勋静悄悄地离开了，他就是张蕴钰。张蕴钰病危时，程开甲赶到他的病床前，执手相看泪眼。两位老人的沉默，包含着荡气回肠的力量。

程开甲永远都不会忘记，在那段“吃窝窝头来搞原子弹”的艰苦岁月里，张蕴钰给了自己多么大的支持。

张蕴钰走了。程开甲翻出当年那首张蕴钰送给自己的诗：“核弹试验赖程君，电子层中做乾坤……”

如今，在金黄秋叶落尽之时，程开甲也走了。也许，他在另一个世界，在那遥远的马兰，又与他的老战友们相聚。

### 铸盾

1918年8月3日，程开甲出生在江苏吴江盛泽镇一个经营纸张生意的徽商家庭。祖父程

敬斋最大的愿望就是家里能出一个读书做官的人，在程开甲还没有出世的时候，他就早早地为程家未来的长孙，取了“开甲”的名字，意为“登科及第”。

后来的成长轨迹证明，程开甲没有辜负祖父的期望。

1937年，程开甲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公费生。

1941年，程开甲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1946年，经李约瑟推荐，程开甲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来到爱丁堡大学，成为有着“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之誉的玻恩教授的学生。

1948年，程开甲获得爱丁堡大学的博士学位，由玻恩推荐，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

1950年，沐浴着新中国旭日东升的阳光，程开甲谢绝了导师玻恩的挽留，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

回国前的一天晚上，玻恩和程开甲长谈了一次。知道他决心已定，导师便叮嘱他：“中国现在条件很艰苦，你要多买些吃的带回去。”他感激导师的关心，但在他的行李箱里，什么吃的也没有，全是他购买的建设新中国急需的固体物理、金属物理方面的书籍和资料。

程开甲先在母校浙江大学任教，担任物理系副教授。1952年院校调整，他从浙江大学调到南京大学。为了适应国家大搞经济建设的需要，程开甲主动把自己的研究重心由理论转向理论与应用相结合。

1960年盛夏的一天，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突然把程开甲叫到办公室：“开甲同志，北京有一项重要工作要借调你，你回家做些准备，明天就去报到。”说完，校长拿出一张写有地址的纸条交给他。

看到满脸严肃的郭校长，程开甲什么也没问，很快就动身到北京，找到那个充满神秘的地方——北京第九研究所。他这才知道，原来是要搞原子弹。

就这样，程开甲加入了中国核武器研制队伍。

中国原子弹研制初期所遇到的困难，现在



1947年，程开甲(左3)与国际学术会议代表进行交流

是无法想象的。根据任务分工，程开甲分管材料状态方程理论研究和爆轰物理研究。那段时间，程开甲的脑袋里装的几乎全是数据。一次排队买饭，他把饭票递给师傅，说：“我给你这个数据，你验算一下。”站在后面的邓稼先提醒说：“程教授，这儿是饭堂。”吃饭时，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把筷子倒过来，蘸着碗里的菜汤，在桌子上写着，思考着。

后来，程开甲第一个采取合理的TFD模型估算出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压力和温度，为原子弹的总体力学计算提供了依据。

1962年上半年，经过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孜孜不倦的探索攻关，我国原子弹的研制闯过无数难关，终于露出了希望的曙光，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提上了日程。

为了加快进程，钱三强等“二机部”领导决定，兵分两路：原班人马继续原子弹研制；另外组织队伍，进行核试验准备。钱三强提议，由程开甲负责核试验的有关技术问题。

这意味着，组织对他的工作又一次进行了调整。程开甲很清楚自己的优势是理论研究，放弃自己熟悉的领域，前方的路会更艰难。但面对祖国的需要，他毫不犹豫地转入全新的领域：核试验技术。

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程开甲开始组建核武器试验研究所，承担起中国核武器试验技术总负责人的职责。

从1963年第一次进入号称“死亡之海”的罗布泊到回京工作，程开甲在戈壁滩工作、生活了20多年。20多年中，他成功组织指挥了从首次核爆到之后的地面、空中、地下等多方

式、多类型的核试验 30 多次。20 多年中，他带领科技人员建立发展了我国的核爆炸理论，系统阐述了大气层核爆炸和地下核爆炸过程的物理现象及其产生、发展的规律，并在历次核试验中不断验证完善，成为我国核试验总体设计、安全论证、测试诊断和效应研究的重要依据。

“说起罗布泊核试验场，人们都会联想到千古荒漠、死亡之海；提起当年艰苦创业的岁月，许多同志都会回忆起‘搓板路’、住帐篷、喝苦水、战风沙。但对我们科技人员来说，真正折磨人、考验人的却是工作上的难点和技术的难关。”多年后，程开甲院士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想，我们艰苦奋斗的传统不仅仅是生活上、工作中的喝苦水、战风沙、吃苦耐劳，更重要的是刻苦学习、顽强攻关、勇攀高峰的拼搏精神，是新观点、新思想的提出和实现，是不断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

## 荣誉

科学家们为共和国的辉煌做出了巨大贡献，党和国家没有忘记他们。

1999 年，程开甲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3 年，他获得党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7 年，中央军委隆重举行颁授“八一勋章”和授予荣誉称号仪式，程开甲被授予“八一勋章”。

这是党和国家的崇高褒奖，这是给予一名国防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荣誉。

“写在立功受奖光荣榜上的名字，只是少数人，而我们核试验事业的光荣属于所有参加者。因为我们的每一次成功都是千百万人共同创造的结果，我们的每一个成果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程开甲院士列举着战友们所做的工作，如数家珍。

一件件往事、一项项成果、一个个攻关者的名字，在他的记忆中是那样清晰——从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主动请缨回国的吕敏；承担核爆炸自动控制仪器研制任务的教研室主任忻贤杰；从放化分析队伍中走出来的钱绍钧、杨裕生、陈达等院士；调离核试验基地年逾花甲

又返回试验场执行任务的孙瑞蕃……当然，还有长期战斗在大漠深处的阳平里气象站的官兵，在核试验场上徒步巡逻几千里的警卫战士，在罗布泊忘我奋斗的工程兵、汽车兵、防化兵、通信兵——如果没有他们每一个人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如果没有全国人民的大力协同和支援，就没有我国核工业今天的成就和辉煌。

走进程开甲的家，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把这里的主人，与现代物理学大师玻恩的弟子、海森堡的论战对手、中国核试验基地的副司令员，以及中国“两弹一星”元勋联系起来。

这里的陈设，简单、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离开戈壁滩后的程开甲，一直保持着那个年代的生活方式，过着与书为伴，简单、俭朴的生活。

程开甲一辈子都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官员”：“我满脑子自始至终只容得下科研工作和试验任务，其他方面我很难搞明白。有人对我说‘你当过官’，我说‘我从没认为我当过什么官，我从来就认为我只是一个做研究的人’。”

程开甲一生除了学术任职，还担任过不少职务，但他头脑里从没有“权力”二字，只有“权威”：“能者为师”的那种权威。

程开甲一辈子最怀念的战友是张蕴钰将军。程开甲称他为“我的老战友，我真正的好朋友”，“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核司令，更是我心中最伟大的核司令”。

作为核试验基地的司令员，张蕴钰全面负责核武器试验；作为核武器试验基地和基地研究所的技术负责人，程开甲全面负责核试验的技术工作。他们在戈壁共同奋斗了十几个春秋，共同完成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以及多种方式的核试验任务。

1996 年，程开甲心中的这位“伟大的核司令”写了一首诗，赠给程开甲：

核弹试验赖程君，电子层中做乾坤。

轻者上天为青天，重者下沉为黄地。

中华精神孕盘古，开天辟地代有人。

技术突破逢艰事，忘餐废寝苦创新。

戈壁寒暑成大器，众人尊敬我称师。

（风烟举摘自《解放军报》2018 年 11 月 27 日）



我遇到过一个很特别的读者，他排在等待签名的队伍中，走到我的面前时，用尖锐的目光盯着我，那种眼神使我感到紧张。然后我听见他说：“你不应该随便出来签名，我是你的读者，但见到你，我觉得很失望。”

我一直记得这个直率得令人恐怖的中年男子。他使我震惊，使我恨不得找面镜子看看自己的模样。他的失望包含着什么样的内容？这是我一直想探询的事。

我不能面对读者对我的失望。我爱我的读者，因此在那个外地城市的一天里，我成了更加失望的人，我是对自己感到失望。我其实不知道那个读者对我的观感，是我疲倦的表情，还是僵硬的笑容使他失望？是我的模样、气质与作品不相符使他产生了受蒙蔽的感觉？他不！我内心有一种过失犯罪的感觉，这次的经历使我后来对签名售书之类的活动避之唯恐不及。

亡羊补牢却难免百密一疏，可恨我这种人不是能够隐居的料子。不久前，我和几个作家同行去台湾，抵达当天，我随几个熟识的朋友去茶馆闲坐。没说几句话，一个当地的女士就诚恳地告诉

我，她对同去的某个作家感到很失望。她说：“没想到他是这么沉默的人，像个老人！”

不知怎的，我又有了犯错误的感觉，我想她的失望也一定适用于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一个作家出现在别

## 对失望很失望

● 苏童

人面前那么容易让人感到失望？事实证明，我那天的联想并非出于敏感，要离开台湾的时候，一个几天来相处甚欢的记者朋友也用同样真诚的语气告诉我：“告诉你，我们对你很失望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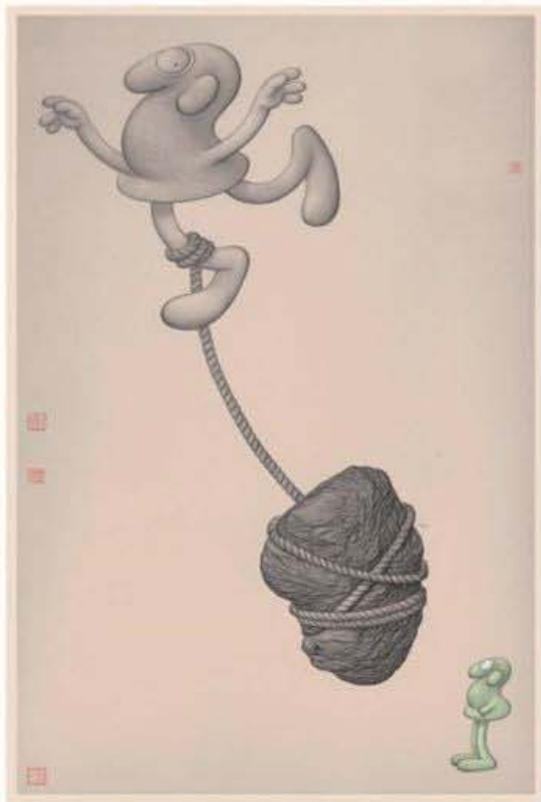
这次我突然生气了。我不再有那种脆弱的、对不起大家

的感觉了。我突然意识到，在这些失望的人面前，我是无辜的，我不该对他们的失望负责。我想他们的失望在于某种期望，可是为什么要对一个未曾谋面的人有所期望呢？假如我是一棵梨树，别人把我看成一棵桃树，我不能因此责备我自己。假如别人喜欢的是桃树，而我作为梨树，那就只能用外交辞令对那些失望的人说：“非常抱歉，你看错了，我不是桃树，而是一棵梨树。”

我不知道我的这种经历是否涉及一种人际关系，但我想，人与人的坦诚相待并不是一件危险和可怕的事。任何人不必对他人虚幻的期望负责，能让大家都喜欢你是不幸的，能让大家都讨厌你是不幸的，

但是按照别人的期望呼吸、吃饭、说话、打哈欠是不必要的。一个人只能生活在自己的音容笑貌之中，即使它充满了缺陷。我的天性总是使我在那些失望的眼神中露出尴尬的微笑，但我想告诉一些勇敢的朋友，当有人对你说“我对你很失望”时，你可以这样回答他：“我对你的失望很失望。”

（杨子江摘自江苏人民出版社《虚构的热情》一书，刘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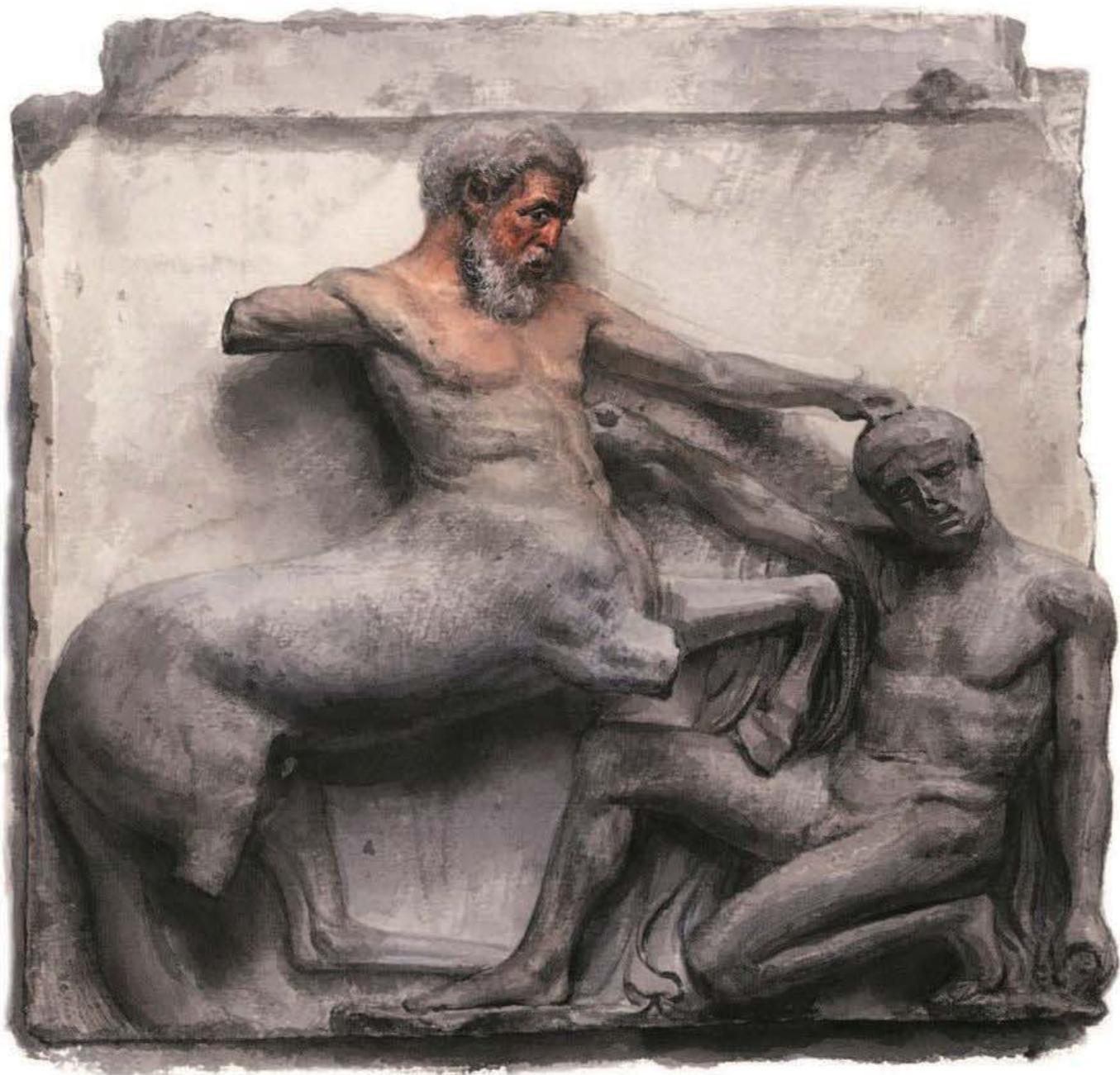




文明·文化·艺术

# 重返古希腊的意义

●陶林





日本作家盐野七生选择《希腊人的故事》作为自己的封笔之作，显然是“蓄谋已久”的。她巡礼过文艺复兴时代、古罗马时代，重返古希腊，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它是人类真正的童年时代，对于今天的人类依然有着非凡的意义。有关它的意义，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概括：民主政治、小邦多元、贸易联合。

在人文地理概念上，“古希腊”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度，而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区域。它的面积并不大，也不富饶，是横跨欧亚、围绕爱琴海的一片多山、多岛的地区，分布着由游牧部落进化而来的大大小小三百多个城邦。一座大城（或者一个岛）连同周边的小块平原、山地形成一邦。在邦之外，还有殖民地。小国寡民，各自在贫瘠中艰苦谋生，或重文，或尚武，或重商，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牧歌悠然，倒也其乐无穷。小邦林立，各有差异，很多邦有国王、豪族，以雅典为代表的大部分邦孕育出古典的商业民主制度，有公民，有议会，有竞选，有表决，有放逐，民主体制十分完备。

公元前490年，在第一次希波战争中，希腊人凭着富有智慧与勇气的步兵方阵在马拉松之战中击败了来犯的波斯皇帝大流士，给世界留下了马拉松长跑这一遗产。10年后，在第二次希波战争中，波斯新皇帝薛西斯率领20万大军气

势汹汹而来，貌似散沙的希腊人再度团结起来，斯巴达三百勇士在温泉关阻击了波斯军，雅典人在爱琴海上大败波斯海军。越了冬的第二年，他们更是彻底把波斯人赶出了包括爱奥尼亚在内的大希腊地区。胜利后，希腊将领们聚集在皇帝的豪华帐篷里喝着难以下咽的“斯巴达肉汤”，非常不解地询问：“薛西斯富甲天下，为什么要劳师动众攻打贫穷得只有一把麦子的希腊？”

事实上，这位帅气的波斯皇帝的御座是由纯金打造的，几头大象才拉得动，那时希腊全境的金子加起来都抵不上这一个王座。这个不经意的问题，其实蕴含着日后几千年东西方之间对峙与竞争的奥秘：在东方君主专制下，只有臣民奴仆，并不给“人”以空间；而古希腊人认为吃饱喝足后，每个人应当自由自在地探索神的诸项智慧和技艺，展现出自由的环境、适度的清贫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

因为贫瘠，希腊人的财富总量有限，又因气候适宜，能满足基本温饱，阶层分化度低，公民的平等和自由度高，人才辈出，灿若星辰，发展出极度灿烂的理性文化。有成体系的神话，有发达的艺术，有深刻成熟的叙事诗与悲喜剧，有精细的历史学、政治学，更有让后世受益无穷的数学、几何与哲学。时至今日，富裕、强大的波斯帝国遗留的影响力有限，而贫瘠、散漫的希腊给

人类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明遗产。

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从公元前776年开始，持续到公元393年，一共举办了292届。在运动会期间，诸邦休战，公平竞争，胜者头戴桂冠。当现代人再续奥运盛会时，不得不感慨，传统从来不会凭空而来，也不会彻底灭绝。

古希腊存在过两种小邦同盟：以斯巴达为首、军事性质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和以雅典为首、贸易性质的提洛同盟。一部希腊诸邦的历史，活脱脱是当下国际关系的前生。很难说今天世界诸国相处的方式，特别是处置彼此之间关系的方式，比那个时代进化了多少。

古希腊后来在贫困中逐渐衰弱。失业、贫困折磨着曾经有着高度文明和自信的雅典，波斯帝国皇帝巧妙地用金钱分化瓦解了希腊人。在整体野蛮的环境里，文明的延续的确殊为不易。随后的亚历山大帝国、古罗马帝国继承了希腊文明的衣钵，却因变身帝国，文明程度大打折扣。

爱琴海边的文明奇迹，读之每每令人神往，无论何时重返都会满载而归，这是《希腊人的故事》“因希腊之名”的价值所在。没有希腊人的贡献，或许就没有我们全部的今日世界。

（潮生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43期，王青图）



## 过年 ● 蔡 怡

春节快到了，丈夫计划趁年假带我去洛杉矶，和长住美国的儿子、丈夫的姐妹们一起过年。我这才蓦然惊醒，又到了“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的时节。自母亲去世后，一直低落几近麻木的情绪，因为丈夫的体恤，心里激起一圈圈有些陌生的受宠感，荡漾着层层朦胧的暖意。但一想到家有失智的老父亲，这快乐又短暂得如春梦朝云，消失得无影无踪。

母亲病重住院的时候，刚巧兄弟们都不在台湾，我只能把失智的父亲暂时安顿在自己家，以方便照顾。办完母亲的丧事，所有回台参加丧礼的亲人，无人开口讨论失智的老父亲后续长期照顾的问题，父亲就留住在我们家，快一年了。

丈夫虽然和父亲关系很好，但到底受传统

思想影响，并未料到岳丈会长期住在女婿家，因此他留在书房里的时间就越来越长。我看在眼里，硬着头皮，找个丈夫不在身边的空当，偷偷打电话给经济条件很好、当总经理的弟弟，探探口风。至于兄嫂，因为已移民美国，太远了，似乎无法要求他们分担责任。

果然不出我所料，弟弟在电话那头吞吞吐吐，说抱歉不能接父亲小住，只能分担父亲的生活费。

放下电话后，但觉黄昏时分的人世间显得特别荒芜，也再次确认父母和儿女的缘分各有长短，各有亲疏，不可强求。只是从此，我在丈夫面前就有了难言的亏欠。我好像热锅里的一条鱼，被一把铁铲翻来覆去地煎着。

有一次，我已经答应丈夫去看一场好久没看的电影，偏偏在出门时，迎面看到端坐在客厅沙发上无所事事的父亲。他的眼神中透露出要跟我们一起外出玩耍的天真，又像是要我留下来陪他讲故事的企盼。我假装看不见，匆匆逃出家门。

走到停车场，坐入丈夫的轿车里，我脑海里却一再浮现父亲那渴望的眼神……我内心开始挣扎，该做个好女儿，还是该做个好妻子？汽车引擎的轰鸣声让我慌乱，眼看车子就要启动了，我的手还放在门把上左右移动。最后我不敢看丈夫的脸，匆匆丢下一句“对不起”，就跳下车，取消了和丈夫的约会，也取消了自己的好心情。我回到父亲身边，重新扮演起职业保姆的角色，这才想起丈夫一直困在与老岳丈拔河的阴霾里。

每天，我就这样走在十字路口，左右为难，在不断自责中过日子。时间一久，我开始心神恍惚，坐立难安。白天好像很忙，但既不是个全职的孝女，也演不好妻子的角色，一事无成；夜里好像睡着，却梦见自己在风雨中奔跑，被不断冲进喉咙的那又酸又苦的雨水，呛得难受，难以休息……

我渴望离开、换个环境，就像一匹拖着石磨转个不停骡子，需要喝口水、喘口气，才能无怨无悔地继续走下去。很想和丈夫去美国的我，自我安慰地想：母亲在世的时候，每年除夕夜，兄弟们都会和父母一起过，虽然母亲



过世了，但父亲还在，平日他们不来，年假总会来见见父亲。于是，我就放心地计划赴美与儿子团圆。

就在我即将离开台湾的前一周，兄弟俩分别打电话来说，他们都另有安排，不回家过年了。

窗外万里晴空不可能打雷，我却在电话中听到雷声。这雷声将我震到计划之外，我愣在当下，手中听筒已是对方挂断的忙音，嗡嗡作响，我却不知该如何拼凑完整的自己。难道俗语所说的“母死路头断”竟是真的？

我的机票、旅馆费都付了，若取消，钱是讨不回来的。但真正令我担心的是若取消这趟美国之旅，我们夫妻之间隔着个父亲的距离该用什么来填补。

当家家户户都在为春节即将到来而大扫除、办年货的时候，我却日夜苦思：一个刚从印尼来，中文讲得七零八落的外籍看护，和一个失智老人，要怎么过年？想要出走脱离泥沼的我，却让自己陷于更深、更混浊的泥沼中。被烦恼、无助包围着，冥想成了我唯一的姿态，我一再回味去年此时的春节……

彼时母亲的肺功能已经严重退化，走一步都喘得厉害，但还有胃口。我决定好好办个大团圆的年夜饭，特地把在美国工作的儿子叫回来，并确认自己的兄弟们也一定会到。

当晚，年夜饭的菜品相当丰富，有五福临门、财源滚滚、扬扬得意、年年高升等。我一面品着美味佳肴，一面想着每道食物的吉祥意味。看着健在的双亲，尤其是母亲脸上难见的欢颜，觉得心里好踏实。窗外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的鞭炮声，与缤纷璀璨的烟花，更是一桌的团圆热闹增添声音与颜色。

怎么只一年之差，家，就萧条冷清成这样？和母亲才天人永隔不久，年，就过成这样？没有人要守住、留恋这原生的家了？

家散了，孤单的父亲该由谁来守护？

即将出远门的我，内心忐忑不安，但在父亲面前，只轻描淡写地说：“我们要去香港办点事，过几天就回来。”

我判断，看不懂月历与钟表的父亲，已迷失于时间的魔幻之中，糊里糊涂地过日子。只

要我们完全不提“过年”这两个字，父亲应该就会用“平常心”，过着跟“平常”一样的日子。我期望他不会发现怎么在过年时分，自己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虽然如此，临走前，我还是带着外籍看护去附近的一家餐馆，把年夜饭定好，并嘱咐看护，在除夕夜，虽不说过年，却一定要带父亲来“吃馆子”。

安排好这些，我心一横，把失智的父亲和什么事都搞不清楚的外籍看护留在家里，悄悄地在父亲睡觉的时候，充满内疚与不舍地乘机赴美了。

在美国停留十天，每天打电话确认父亲平安无事。十天后，回到家，打开大门，一眼就看到父亲表情呆滞，正无聊地在客厅里踱着方步，神情中透着憔悴与孤单。

我心虚地和父亲打招呼。

父亲听到声音，面孔慢慢转过来，认出是我之后，马上展现出天使般的笑颜。一个老人，却像个孩子看到自己母亲般兴奋。父亲急切地走来，用力拉起我的手，有些口齿不清地说：“你刚新婚嘛，大过年的，当然要去香港夫家拜见翁姑。我不怪你，不怪你把我一个人留在家啊。”

原来，失智的老父亲什么都知道，一生压抑自己总为别人着想的他，竟然还用剩下不多的智慧与记忆力，用力编织出这时空错乱的故事，来安慰自己，更安慰已结婚三十多年，公婆都去世的我。我激动又惭愧地甩开手边的行李，冲上前去，紧紧搂着我深爱的老父亲，泪水如溃堤黄河，一发不可收拾：“对不起！爸爸，我真对不起您啊！求您原谅我这不孝的女儿！”

把行李拉进房间的丈夫，不知何时走到我身边，拍着我因悲伤、自责而哭得颤抖不已的肩膀说：“太太，放心吧，以后只要爸爸在，我们过年绝不远游，永远陪爸爸在家过年！”

后来，我的兄弟都回来和失智的父亲一起过年。我的眼泪流得更多了，只是这回都是感恩的泪水。

（念 慈摘自南京大学出版社《烤神仙》一书，沈璐图）



林欣家住在北堤下。

林欣爸爸从部队转业，分到城里的皮塑公司，她家的房子是皮塑公司分的宿舍楼。我们放学时一起走，走北堤边下面这条路，先到林欣家。如果天还早，我就先到林欣家写作业。

林欣的爸爸保持着军人特有的威严和身姿。“写字时坐直！”他提着公文包出门前，猛喝一声。林欣赶紧坐正，旁边的我也赶紧坐正。但她爸压根儿没有检查这声威喝的效果，旋风般地消失在家门口，上班去了。

我们都怕爸爸。我怕我爸连带着怕她爸，她怕她爸连带着怕我爸。我们都盼着各自的爸爸上了班，然后我们就可以无忧无虑地腻在一起。小女孩的友谊，没有不腻的，每天分别时，你送我我送你，都要送好几个来回。林欣的妈妈讲，我们就是“茶娘送茶丈，送到日头上”（乡谚，“日头上”是天亮的意思）。

我记得我们有时候也会吵架。吵架这种事情，关系够铁的话，吵了之后会更铁；关系不够铁，可能就吵坏了。我和林欣当然属于前者。

有一次，林欣在我家，我们又吵架了。吵声越来越大，我妈一边擦着洗完菜的手，一边走进房间里训斥我。林欣赶紧对我妈说：“阿姨，我们没吵架，我们是在辩论。”

不过后来我们考上了不同的高中，又分别考上两座城市的大学，友谊节节溃退。

这也正常，少年时代的朋



## 我们必须相亲相爱

●陈思呈

友，就像流水，散了就散了，不用互相负责，但再见面也能无缝连接。

我和林欣在一起最喜欢做什么？逛街。

林欣之所以成为我逛街最好的搭档，就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实力相当，消费观一致，甚至在逛街这个综合性学科上，我们的学识也相差不远。

但我和林欣毕竟处于两座城市，见面少；后来林欣去国外工作，见面的次数就更少了。我们见面的唯一机会就是每年的“广交会”，林欣的工作是外贸翻译，交易会时就跟随老板来广州出差。

白天她在交易会现场，晚上我们争分夺秒去逛街。让我对她来广州充满期待的，是这样一个场景：在她下榻的酒

店，她从行李箱里拎出一件又一件的衣服、叮叮当当的首饰，我也从自己家带来各式各样的裙子。这一切，汇成神秘的五色海洋，摊开在酒店的床上。气氛是瞬间，而不是逐渐地到达高潮，并居高不下，一整个晚上都流光溢彩。

太快乐了！

但有一年的交易会，我们的关系完蛋了。

那年秋交会，我恰好怀孕了，却比单身时更期待林欣的到来。怀孕限制了我的自由，生亦何欢；而林欣，带来了单身时代的轻身飞扬。

我们用座机约好了，晚上在某条步行街路口见，一起逛街。

我在约定地点等了一个小时，林欣没来，也一直没有联系我。我也无法联系她，因为她没有国内的手机号码。

让我险些气昏过去的是，回家后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我才接到她打到我家座机的电话。原来她也忘了留我的手机号码。她有急事不能来，打我家座机，家里却没人。

我气得肺都要炸了。你是忙，忙就能把约好的事晾在一边？有急事，有急事不会想办法问我的手机号通知我？问不到，问不到不会打电话回老家问我爸妈？来不及，来不及你这么干吗去了？我都回家一个小时了才接到你的电话。

得了得了，别找借口了，你就是不在乎我呗。

虽然我们是吵着长大的，但这次我决定吵个真的。

几天后，她离开广州。本



来一年只联系一次的我们，这下彻底断了联系。

六七年后有一天，我收到林欣的微信。那一年有微信了，接着有了同学群，我和林欣也就互加好友了。

谁知我们在微信上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大坏消息。

林欣说她马上要来广州，因为她爸爸病重，从老家来广州住院治疗。林欣和她的弟弟在医院旁边的快捷酒店租了个房间住着（大概两个月后，林欣的爸爸去世了）。

就是那个低喝一声“写字坐直”，然后出门上班的退役军人，他当时住在肿瘤医院。医院周边有各种快捷酒店，里面有长期出租的房间，住的大多数是外地病人的家属。

陪伴林欣的那几天，我总在医院周围的路上看到行色匆匆的人，手里提着保温瓶或者巨大的袋子。他们大多数是病人家属：首先，看年龄说明他们是家属；其次，他们脸上的憔悴和劳累说明他们是家属。林欣和她弟弟也是其中的两名。

而我们，还是害怕爸爸们，哪怕是一个病重的林欣爸爸。我觉得那个躺在床上的男人，还是很可能会看不惯我的一举一动。“走路时背挺直！”“拿个东西都不利索！”我“脑补”他的台词，可是现在他老了，衰弱地躺在病床上，没有多余的力气来批评我们。

林欣当然也和我一样，手足无措，惊慌无神。她虽人到中



年，但在父亲眼中仍然是娇气无能的小女儿。

到了晚上，当我们坐在出租屋里的床上，灯下对视，竟然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个情形，就像老杜经历过的那样：“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想起以前，我们相聚在酒店房间里，在灯下铺开一整床的衣服和饰品，和对方交换着自己五彩斑斓的生活。

现如今，我们坐在快捷酒店简陋的床边，角落里飘出浓浓的中药味道，不远的医院里躺着走近死亡的父亲。我们自己，穿着方便步行的平底鞋、运动裤，头上也有点儿白头发了，还没时间去染。

谁能想到，闹翻脸的两个儿时伙伴，再相逢竟是在如此狼狈的时候。

我当然早已经完全原谅林欣了。

说起来那些年，各自的脾气也被生活教训得差不多了。要用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才发现，少年时代有多任性。

想吵架就吵架，想翻脸就翻脸，想失约就失约。因为觉得，再怎么吵，最终都能被原谅；失了约，对方能等你；翻了脸，也能随时翻回来。甚至人脉散尽，也无所谓，因为后台很硬——父母强健，壁垒如山。

命运的庇荫，甚至使我们曾经产生幻觉，觉得自己在很多事上有豁免权。

我们为自己无知而狂妄的

陈年往事，试图彼此道个歉。一方迟疑地开了个头，另一方含糊地接应了，几乎同一瞬间，彼此同时打断对方——喉咙里的鱼骨头被一只镊子取了出来。我仿佛看到我妈在虚空中，无奈而欣慰地对我们一笑：“好吧，你们说是辩论，就是辩论吧。”

我决心不再做严厉的人了。生活对我们已经够严厉了。中年如此仓皇，我们应该像保存雪夜的火种那样，保存人世间所有的善意。我只想前嫌尽释。

诗人奥登有一句诗：“我们必须相亲相爱，否则就会死亡。”我一直觉得这不是一句情诗，而是一个在逆境或者孤独中的人，写给同类的诗。

在此时，我又想起了这一句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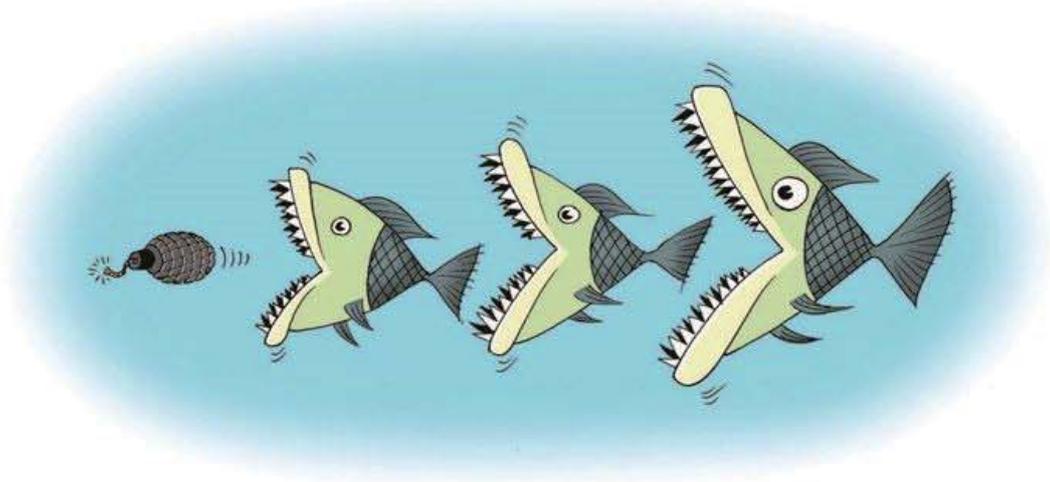
（夏荷摘自腾讯《大家》栏目，宋德禄图）

两个人是何以在告知对方自己的过去之前就如此熟悉？等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彼此的过去已经不再重要，那些曾经令你无比在乎的东西就好像半途而退的潮汐，似乎没有了提及的必要。这个世界上没有命运这回事，同时也没有意外。

——西蒙·范·布伊

人人都有自己的真理。我偶尔会看到一个更真实的真理隐藏在自己不完美的假象中，但是如果我想要接近它，它却在转眼间钻去更深、布满荆棘的沼泽地。

——大卫·米切尔



## 如何从社会成本看问题

●薛兆丰

社会成本问题在经济学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政策含义。人们只有理解了社会成本问题，才能顺应社会和市场的基本运行规律，制定出因势利导的经济政策。

最早把社会成本问题讲清楚的，是一位叫罗纳德·科斯的经济学家。可我经常说，科斯之所以厉害，拿了诺贝尔奖，可能并不是因为他特别聪明，而是因为其他人犯了糊涂。看了我的介绍，你或许会同意我的观点。

### 有关社会成本问题的案例

为了说清楚什么是社会成本问题，我们先举一些实际的案例。

#### 案例1：牛与小麦

有两块相邻的地，左边的地种小麦，右边的地在养牛。如果牛冲过栅栏，跑到麦地里吃小麦，那是否应该阻止这头牛呢？

#### 案例2：泳池阳光与酒店

#### 副楼

有两家相邻的酒店，左边的酒店，有一个漂亮的游泳池；右边的酒店，要在自己的土地上盖一幢14层高的副楼。要是这幢副楼盖起来，就会挡住左边酒店游泳池的阳光。游泳池没有阳光，游客可能会减少，酒店的收入就会受影响。于是，左边的酒店跑到法院，要求法院颁布法令，禁止右面的酒店盖副楼。如果你是法官，会怎么判？

#### 案例3：烟囱与邻居

有两户人家相邻，相安无事好多年。左边人家有一个烟囱，烟囱出口就是右边人家的房顶，由于烟囱高过对方的房顶，从烟囱冒出来的烟，对右边人家并没有影响。但是后来右边的人家把房子加高了，于是把左边人家的烟囱给挡住了。这样，左边人家在用火时产生的烟，就会回流到自己的房间里。于是，左边的人家就到法院告右边那家人。如果你

是法官，会怎么判？

#### 案例4：火车与亚麻

从前的火车都是烧煤的，烧煤就会喷出火星。有一辆火车路过一片亚麻地，农夫把700吨亚麻堆在了铁路边自己的农地上。这亚麻是农夫的，铁路边的农地也是农夫的。亚麻放在农地上，没有碍任何人的事儿，但是火车经过时喷出的火星把700吨亚麻给烧了，铁路公司要不要赔偿？

#### 案例5：养鸡场与新居民

有一家养鸡场，场主因为知道养鸡会产生恶臭、造成污染，就在选址时把养鸡场选在偏远的郊区。这家养鸡场在郊区经营了好多年。但是城市不断发展、不断扩张，扩张到一定程度时，有开发商在这家养鸡场旁修了居民区。居民住进来以后，才发现养鸡场会散发恶臭。于是，居民就去告这家养鸡场，说养鸡场不仅污染环境，还损害居民的健康。如果你是法官，会怎么判？



案例6：水泥厂与老居民  
一家水泥厂长年排放各种灰尘，散发出臭味，有时甚至还会发出震动，对周围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居民就去告水泥厂，要求赔偿。居民的控诉并不是一次两次，他们隔三岔五就去告水泥厂，并不时拿点补贴。如果你是法官，会怎么判？

之所以讲这么多例子，是因为这些例子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一方伤害了另外一方。我们的问题是，是否要判伤害者做出赔偿？

对大众而言，答案是非常明显的，伤害者当然要对被伤害者做出赔偿；同时，我们还要限制伤害者对周边居民、周边环境继续造成伤害。

所有人都这么看，只有一个人不同意，这个人就是罗纳德·科斯。

### 科斯的非凡见解

科斯为了说明这种想法为什么不对，还特意写了篇文章。这篇文章寄到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的好多经济学家和法学家都认为科斯错了，但他们都挺喜欢科斯的，就决定刊登他这篇“错误”的文章。在刊登之前，他们想把科斯请来，好好教育他一下。

于是，著名的《法律与经济学期刊》的主编亚伦·戴雷科特在家里举办了一场晚宴。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等大经济学家悉数到场。晚宴之后，他们就开始讨论到底伤害者要不要对被伤害者做出赔偿。

开始时，除科斯之外的所有人都认为，伤害者应该做出赔偿，但是辩论进行到一半，峰回路转。聪明的弗里德曼开始批评在座的其他人，唯独没有批评科斯。一个晚上下来，所有人都倒下了，只有科斯屹立不倒。每个人都惊讶地感到，他们目睹了经济学思想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幕，他们都被科斯说服了。

### 科斯究竟是怎么说的

所有的伤害都是相互的。人们常常把“权利的行使应以不伤害别人的权利为界”这句格言，作为解决纠纷的金科玉律。但问题是，现实生活中，纠纷双方都可以拿这句格言替自己辩护。

在上述酒店案中，左边酒店说，你可以修副楼，但是别修那么高，别把我的阳光挡住；右边酒店说，你可以让客人在泳池边享受阳光，但别妨碍我修副楼。水泥厂的案例也是如此。居民可以拿这句格言来替自己的健康权做辩护，水泥厂也可以拿这句格言替自己的生产权做辩护，水泥厂的背后毕竟还有成千上万消费者的利益在支撑。

科斯的看法则别具一格，他说所有的伤害都是相互的，我们得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案例：不是一方在伤害另外一方，而是双方为了不同的用途，在争夺相同的稀缺的资源——牛跟小麦争的是那块地，如果让牛吃小麦，那牛就伤害了小麦，但如果禁止牛吃小麦，小麦就伤害了牛。

同样的道理，两家酒店争的是享受阳光的权利，养鸡场和附近居民争夺的是新鲜空气……这些纠纷都是由于争用未界定产权的资源而产生的，双方的地位本来是平等的，如果禁止了一方的行为，那这一方就受到了对方的伤害。

好多人都感觉科斯的想法有些强词夺理，因而在亚伦·戴雷科特家那场著名的晚宴辩论之后，科斯就被邀请再写一篇文章，好好陈述一下他的观点。于是科斯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一文。这篇文章发表后，还是有很多人批评他。有趣的是，要批评科斯，就得引用他的文章，因而在后面的30年里，《社会成本问题》就成了被引用最多的经济学论文之一。

关于科斯理论的争论，法律与经济学者、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理查德·爱泼斯坦曾提出一个观点。他指出，如果争夺资源的双方是同一个人，那会发生什么情况？以这样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前面提到的案子，可能就会豁然开朗。

例如牛跟小麦之争，假设牛跟小麦同属一个人，这时，牛能不能吃小麦，就取决于牛肉能卖多少钱，小麦能卖多少钱。如果小麦价格高，牛肯定不能随便吃小麦；但如果牛肉价格足够高，牛当然可以吃小麦，不仅可以吃小麦，还要给它听莫扎特的音乐，给它按摩呢。

再看酒店的例子。如果两家酒店同属一个人，他会做什么样的决定？他会考虑，游泳



池的阳光不受干扰，能带来多少收入？14层副楼修起来以后，能带来多少收入？如果14层的副楼带来的收入远远大于阳光给游泳池带来的收入，他当然会把副楼建起来。

其他的例子也是如此。

养鸡场案中，假如居民区和养鸡场同属一人，或者政府能够妥善地兼顾城市发展和养鸡场主的权益，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那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和这个案件当时的判决不谋而合。在这个案件中，法官指出，养鸡场主当初故意在郊外选址，目的就是避免滋扰居民，现在是居民自己主动靠近污染源的，是居民理亏。但是——法官笔锋一转——城市发展也是难以避免的，具有重大的价值，是应该鼓励的。两利相权取其重，法官判养鸡场应该服从大局，迁就城市发展的需要，搬到别处去。但养鸡场主的权益不能被随意剥夺，所以居民必须承担养鸡场搬迁的费用。

水泥厂污染居民案中，法官也是同样的思路。作为公共利益的权衡者，法官必须追求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法官认为，水泥厂发出震动，排出灰尘，造成污染，这种状况是现有水泥生产技术不能避免的，而居民也已经反复得到赔偿。法官判决这是水泥厂最后一次给居民赔偿，以后就不用再赔了。而水泥厂的搬迁和停产的成本高昂，因而水泥厂可以继续生产，而居民拿到补偿后到底是否继续住在水泥厂附近，则悉听尊便。

火烧亚麻案中，如果铁路公司要负全责，铁路公司就得想尽办法，防止火车喷出的火星烧着亚麻：要么在铁路沿线修筑起高墙；要么跟沿途所有的农夫达成协议，多买他们在铁路边上的地，好让农夫不把亚麻堆在靠铁路太近的地方；要么干脆让铁路改道，等等。但这些做法的成本都极其高昂。而如果铁路公司和农地同属一人，他就会采取最便宜的办法来避免意外。事实上，这个案子在实际判决中，也有法官是这么认为的。

### 谁避免意外成本最低，谁的责任就最大

当时，大部分法官认为铁路公司应该赔偿农夫，但是有一位著名的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在判词旁写了个人意见，他说：“虽然我们都认为铁路公司应该赔偿农夫，但是我们设想一下，如果铁路公司跟农夫的总收入与总产出不能够达到最大的话，农夫可能要负一定的责任。”在现实生活中，如果铁路公司和农地同属一人，他当然会说：“我只要把堆放亚麻的地点挪远一点，意外就能避免了。”

这是最简单的办法。我们不会买了鞭炮回家后，因为鞭炮是我的，这个家我做主，就非要把鞭炮放到炉子边。相反，既然鞭炮是我的，炉子也是我的，那我就得考虑如何把避免意外的成本降到最低，那当然就是把鞭炮放得离炉子稍微远一点。

这个想法非常重要。正是

基于这个想法，科斯的结论是，火星点燃了亚麻，但是责任可能在农夫，虽然农夫并未招惹铁路公司。谁付出的成本更低，谁就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既然农夫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成本，比铁路公司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成本低得多，那避免火烧亚麻的责任，就要落到农夫身上了。

通过这样的责任分摊方式——推而广之，用到各种责任和权利的分配上——整个社会为了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总成本就会降到最低。

科斯把污染、滋扰、遮挡和闯入等产权或侵权案件，都看作人们对稀缺资源的平等争用，一下子刷新了世人对于诸多社会现象的理解。同样是诺奖得主的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把科斯的观点总结成若干版本的“科斯定律”。

科斯定律最流行的版本是：在交易费用为零或足够低的情况下，不管资源最初的主人是谁，资源都会流到价值最高的用途上去。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谁用得好就归谁”。

一项有价值的资源，不管一开始它的产权归谁，最后这项资源都会流动到最善于利用它、能最大化其价值的人手里。这是科斯定律的一个重要含义。而在制度设计中，我们应该尽量让这种资源的流动和分配更方便、更容易，从而提高各项经济资源被重新配置和使用的效率。

（朝歌摘自中信出版集团《薛兆丰经济学讲义》一书，喻梁图）



读书是一种境界，爱书又是一种境界，正像结婚的是多数人，但能永远保存一份初恋般的爱情，却是少数人拥有的奢侈了。

——扬之水论“读书”与“爱书”的差别

断弦琴箏、留香锦褥，梧桐滴雨、芭蕉声碎，画栏生愁、曲屏传恨，雁归人不归、春来人不来，飞鸿不传信、杜鹃空啼血。

——宋词中比喻“愁”的意象。如今，在网络上，我们却只会说“愁skr人”

拿到快递不急着拆，买了奶茶就打包，闹钟一响就起床。

——狠心人的三大表现

浪漫是什么？浪漫就是慢慢地浪费时间。

——浪费时间慢慢走，浪费时间慢慢喝茶，浪费时间慢慢吃饭，浪费时间慢慢思考

人会说谎，但购物车不会。

——购物车是生活的一面镜子，里面装满了人们最真实的欲望

我不穷，我是价格敏感型消费者。

——囊中羞涩想省钱的最佳借口

女友生气了，赶紧哄；男友生气了，让他冷静冷静。

——男女有别



一、一起旅行；二、有过涉及金钱的往来；三、在他情绪不好的时候跟他打交道。

——在没经历过这些之前，不要说你真的了解一个人

没有力气再往前走，也没有余地往后退，原地踏步又心有不甘。

——现代人的焦虑

当你不知道自己的账户余额时，你就同时处于富和穷两种状态。

——“薛定谔的钱”

泡沫破灭前，每一个泡沫都闪烁着耀眼的光环，正是在一个个耀眼的光环中，人类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最终改变了整个世界。

——《世界是部金融史》

别人发财我发胖，别人加薪我加班，别人脱单我脱发。

——网友对一地鸡毛的生活的最新诠释

书籍是进步的阶梯，手机

是近视的阶梯。

——各有通途

镜不能自照，衡不能自权，剑不能自击。

——张潮《幽梦影》里的这句话，诠释了何为“当局者迷”

冬天起床，别人是困难户，我是钉子户。

——面对南方湿冷的冬天，有网友如是说

人工智能可以代替从前所谓“文匠”那类的工作，但无法产生曹雪芹和莎士比亚。

——作家韩少功在接受采访时说，文字是人类丢不掉的拐杖

最好的生活，莫过于兜里有钱、身边有人、心里有光。

——能修得一颗平常心，就可平安喜乐地过一生

和有资源的人合作，和没退路的人共事。

——合作的本质是交易，所以需要资源，讲究公平；合伙的本质是风险共担，讲究的是放心

枕头要常晒，因为里面装满了心酸的泪和发霉的梦。

——一切终将随风而逝

网魂不散。

——在生活中已经不再联系的人，却在社交网络上依然关注着你

（心望、小鸽等摘）



## 当如梦难过时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宗笑飞 林边水 译

你知道吗？亲爱的，你难过时，我也会难过。我肌体深处的某个地方仿佛潜藏着一种本能（在我的身体里，灵魂里）。当我看到你难过的时候，我也会难过。仿佛我体内装着某个电脑程序，它说：“每当你看到那个如梦难过，你就要难过。”

当然，我自己也常常会突然之间无缘无故地难过起来。我会在一个平常的日子里，清扫冰箱，整理报刊，梳理我的思绪，理理头发。我的思绪飘忽不定，有感于这种生活……停一下，我看

着如梦，她脸上阴云密布，蜷缩在沙发上。是什么让她如此难过呢？她斜着眼睛看世界，她的父亲望着她，她却望着世界。

她一只手搂着一个蓝色兔绒玩具，另一只手托着她那难过的脸庞。

我回到厨房，在冰箱的抽屉里翻腾起来，脑子在不停地打转：是怎么回事呢？很奇怪。她胃痛吗？还是她尝到了忧愁的滋味？随她去吧，让她难过吧，让她在孤独中忘掉自己吧。我曾一度这么认为，智者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在别人

都快乐的时候，让自己难过。我喜欢人们说博尔赫斯说过的话：“说真的，只要有可能，我总会努力让自己像年轻人那样感到忧郁。”很好，但是别忘了，她还算不得年轻人。她只是个孩子。

沉默。

我打开冰箱，拿出一个大红苹果，狠狠地咬了一口，然后走出厨房。她依然像个圆球，缩在那里。我不再想了。

向她靠近一些，我说：“来，让我们玩掷骰子游戏吧。”那么，盒子在哪儿呢？找到盒子，打开它，问对方：“你要什么颜色？”“我要绿色。”“好的，那我就要红的。”扔出骰子，数点数，还要确保她能获胜。如果她开始有点兴趣，想要赢了，就会兴高采烈地喊一声：“我赢啦！”

好，该你掷了。她每次都能赢。

有时候我输烦了，就会想，让我赢一把吧，哪怕只是一次呢。让这个小女孩也尝尝输的滋味。

但是徒然。 she 会把骰子扔到一边，掀翻游戏板，然后恼怒地缩回角落里去。

为什么不玩玩脚不点地这个游戏呢？你可以从桌子上跳到餐椅上，从餐椅上跳到扶手椅上，再跳到沙发上，或者其他桌子，甚至暖气片上。

你可以手触地而，但如果双脚着地，那就算输了。所以每次不要跳得太远。

当然，最好玩的是追逐游戏。绕着房子，绕着桌子，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或者





## 谈谈“意境”

●古 龙

一

人生是什么？

“不如意事常八九。”

人生中的确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明明已达到成功边缘的挫败，幸福多年只因为一件

绕着餐椅跑。而电视发出低沉的声音，热播着新开发的度假村，还有政变、叛乱、选美竞赛，以及美元、股市行情等各种信息。看看我们吧，我们在互相追逐，对你的连篇废话毫不关心。我们四处疯跑，篮子被踢倒了，台灯被打翻了，报纸、票据和卡片被搞得乱七八糟。我们大汗淋漓，大喊大叫，却根本不知道自己都喊了

小事而离散的婚姻，长久奋斗只因为一点疏忽而造成的消沉。

这些事情常常令人恨不得一头撞死，因为这些事情都是无可奈何的。

无可奈何，岂非就是人生中最悲伤的悲伤。

就算你有八百匹五花马、七千件千金裘，都拿去换了美酒，这种无可奈何的悲伤，还是无法消去。

可是人生中无疑还是有很多值得珍惜的事：朋友间的一席长谈，内心深处的一点点共鸣，风尘中偶然逢得的知己，处在“世人皆欲杀”的境遇中，偶然有一两个人能“吾意独怜才”。

这些都是能使人从内心深处感觉到温暖的事，只要有一点点这种温暖的回忆，已足以令人度过老年寂寞的冬天。

二

宝剑有双锋。

人生中有许多事也都一样。

刺猬只有刺，没有皮毛，在寒冷时只有互相依偎取暖，但也经常会刺痛对方。

些什么，有时候我们甚至热得把衣服脱掉。要是你能看到我们是以多么快的速度，在那些巧克力包装纸、各色书本、破烂玩具、旧报纸、废弃水瓶、拖鞋，还有盒子之间跑来跑去，你就会明白了。

但是，我并没有做这些。

我坐在角落里，看着阳光下喧闹的城市，动静交织，明暗漂浮。电视开着，却没有任

“我们靠在一起，虽然不冷了，可是会刺痛彼此；不靠在一起，虽然不痛，却会冷。”这是一种说法。

“我们靠在一起，虽然有点痛，却不冷了；不靠在一起，虽然有点冷，却不痛了。”这是另外一种说法。

人也像刺猬，有的悲观，有的乐观；有的只想到痛苦的一面，却忘了人生中毕竟还有欢乐。

我看电影，总喜欢快乐的结局；我看小说，总喜欢欢乐的结束。

我自己写作时也一样。

我总觉得，人生中不如意、不快乐的事已够多，不需要我们再去增加。

喜剧所表达的，也许永远不如悲剧那么深刻；欢乐的意境，也许永远没有悲伤那么高远。

可是我宁愿让别人觉得我俗一点，我宁可去歌颂欢乐，也不愿去描述悲伤。

不管怎么样，阳光普照着的大地，总比灯火阑珊处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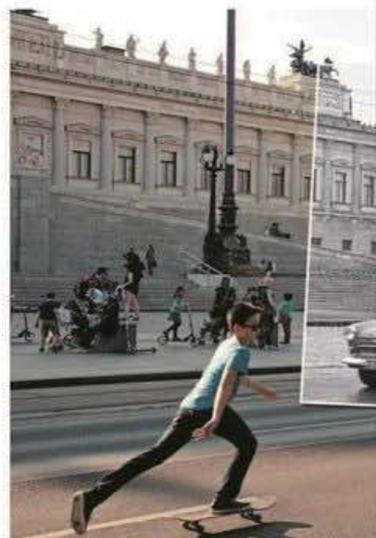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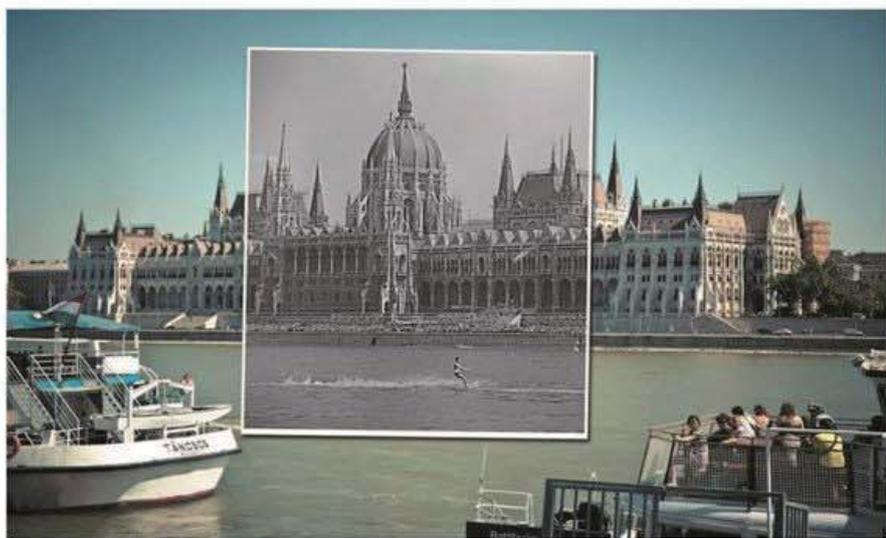
（若子摘自时代文艺出版社《笑红尘》一书，刘树勇图）

何声音。一只海鸥缓缓飞过屋顶，我听见了它翅膀扑棱的声音。我们两个都凝视着窗外，久久默然无言。我坐在椅子上，如梦在沙发上，我们——如梦是难过的，而我是高兴的——都在想，这种感觉是多么美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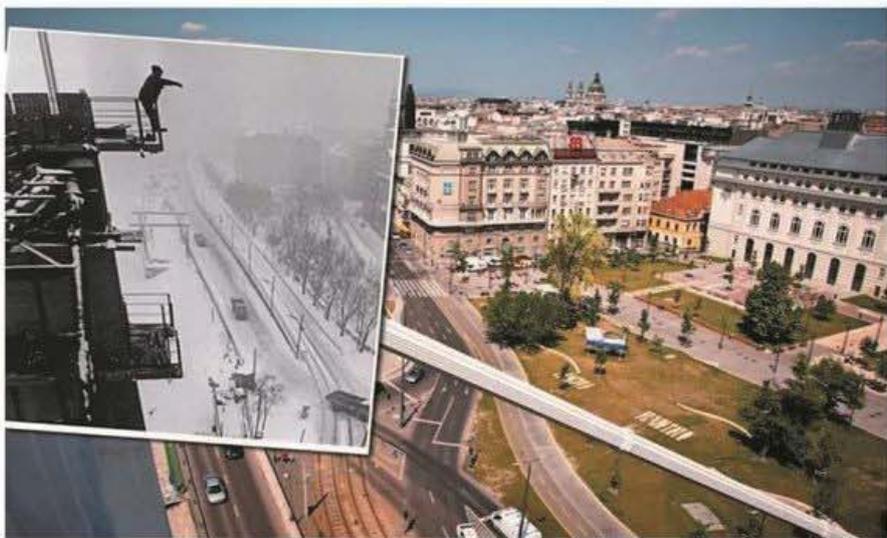
（月华明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别样的色彩》一书，刘宏图）

# 过去之窗

◎〔匈牙利〕佐尔坦·克伦伊



匈牙利摄影师佐尔坦·克伦伊将家乡布达佩斯几十年前的照片，与现在的场景叠加到一起。将二者对比，高度重合的背景以及巨大的时代差异，在为观众们打开了一扇「通向过去的窗户」时，亦令观者心生无限感慨。





# 永远不要低估人类的愚蠢

◎ [以色列] 尤瓦尔·赫拉利 ◎ 林俊宏 译

我们绝不能低估人类的愚蠢。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集体层面，人类常常做出自我毁灭的举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就是战败国竟然进入前所未有的兴盛期。不论是德国、意大利，还是日本，在军队投降、帝国彻底崩溃20年之后，富裕程度前所未见。它们一开始究竟为什么要开战？为什么要让数千万人承受不必要的伤亡和破坏？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个愚蠢的误判。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将领、经济学家和新闻工作者都认为，如果无法夺下朝鲜和中国东北及沿海地区，日本经济注定会陷入停滞。他们都错了，事实上，日本著名的经济奇迹是在日本输掉了所有对其他国家的侵略战争之后才开始的。

人类的愚蠢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力量之一，而我们常常忽略这件事。政客、将领和学者把世界视为一个巨大的棋局，仿佛每走一步都要经过仔细的理性计算。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如此。历史上很少有领导人真的因为疯了，而随意移动小兵和骑士。东条英机、萨达姆等人在走每一步时都有其理性的理由。但问题在于，世界比棋局复杂得多，人的理性不足

以完全理解，于是即便理性的领导人，也难免做出非常愚蠢的决定。

所以，我们究竟该多害怕爆发世界大战？过于害怕或过于放心都是不理智的。一方面，战争绝非无法避免。冷战最后和平结束，就证明，只要人类做出正确的决定，就算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也能和平解决。而且，如果人们一心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无法避免，这种心态非常危险。这会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只要各国开始觉得战争无法避免，就会不断提升军力，开展激烈的军备竞赛，拒绝在任何冲突中妥协，并怀疑所有善意都是陷阱。这样一来，战争就真的无法避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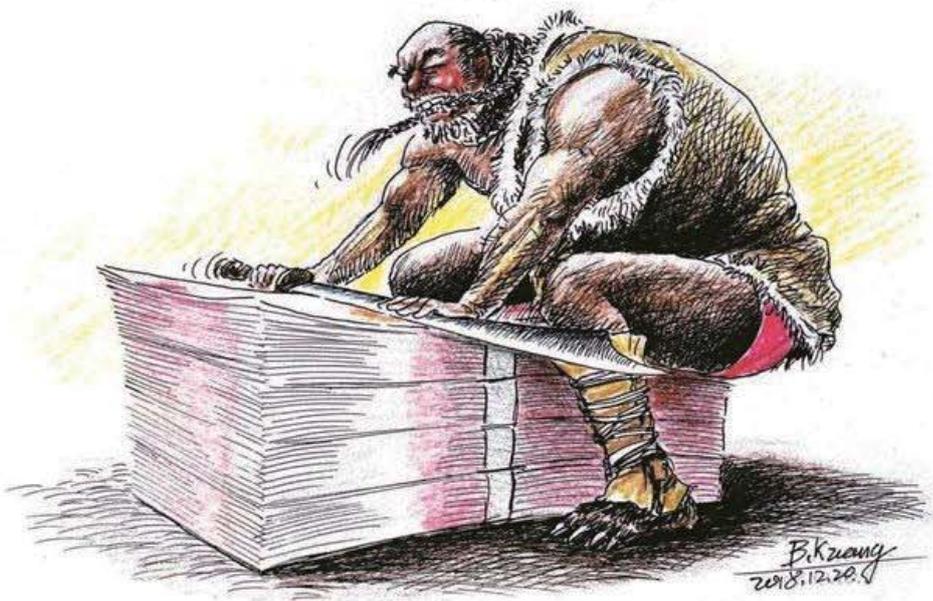
另一方面，一心认为战争不可能发生也过于天真。即便战争对每个人来说都绝对是一

场灾难，也没有任何神祇或自然法则足以阻止人类的愚蠢行径。

想治疗人类的愚蠢，办法之一可能就是加点儿谦逊。人一旦认为自己的国家、宗教和文化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就会认为自身利益比任何人甚至全人类还重要，这让各个国家、宗教和文化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我们如何才能让国家、宗教和文化看清现实，让它们了解自己在这个世界的真实地位？

过去几十年是人类历史上最平静的时代。早期农业社会，因人类之间的暴力而死的人约占所有死亡人数的15%，在20世纪约占5%，而在今天只占1%。然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形势急速恶化，好战心态卷土重来，各国军费开支不断增加。

从亚述帝国和秦朝开始，各大帝国通常都依靠暴力征服而建立。1914年时的情形也是如此，各主要强权国都是因





点 滴 · 点 滴

为打赢了许多场战争，才得到当时的地位。

美国在1846年入侵墨西哥，占领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亚利桑那、新墨西哥等地，也控制了科罗拉多、堪萨斯、怀俄明和俄克拉何马的部分地区。最后签订的和约，也使之前美国吞并得克萨斯共和国成为既定事实。

因此，在1914年，华盛顿、伦敦和柏林的精英都很清楚，什么是一场成功的战争，从中能获得多少利益。相较之下，2018年的全球精英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种“成功的战争”几乎绝迹了。

以色列最后一场成功的战争发生在1967年。在那之后，虽然以色列日益繁荣兴盛，但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诸多战争绝非助力，而是负担。多半时候，虽然它扩张了领土，却让自己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束手束脚的政治责任。

虽然在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的战争让以色列过去的敌方元气大伤，但以色列只是保持冷眼旁观。没有卷入叙利亚内战，可以说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最伟大的政治成就。如果形势允许，以色列国防军不用花太大的代价就可以夺下大马士革，但这对以色列到底有什么好处？如果以色列国防军真想占领加沙、推翻哈马斯政权，也是可以做到的，但以色列也一再拒绝这个选项。虽然以色列政客手中的军事实力十分强大，经常会发表鹰派言辞，但他们心知肚明，发动战争几乎无利可图。

军力在21世纪的作用有限，而且一场成功的战争，必定是一场懂得克制的战争。

到21世纪，为什么各大强权国家想要打一场成功的战争竟变得如此困难？原因之一在于经济本质的改变。在过去，经济资产主要是实物资产，因此可以很直接地通过征服使自己壮大。只要在战场上击败敌人，就能掠夺一座又一座城市，把敌国的平民放到奴隶市场贩卖，并占领极有价值的麦田与金矿。

但到了21世纪，占领已经赚不了大钱，只剩蝇头小利。今天，主要的经济资产是科技和体制的知识，而不再是麦田、金矿甚至油田，而知识是无法用战争来掠夺的。

然而，即便现在美国攻击的只是拥有一般网络战能力的国家，战火也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就蔓延到加利福尼亚州或伊利诺伊州。恶意软件和逻辑炸弹可能会让达拉斯的空中交通中断，火车在费城相撞，密歇根州的电网瘫痪。

在那个属于征服者的伟大年代，战争是一种低损害、高利润的事业。核战争和网络战争则是高损害、低利润的科技战。虽然这些工具能摧毁整个国家，但无法打造力量强大的国家。

因此，在这个剑拔弩张、云谲波诡的世界上，或许最能维持和平的方式，就是各个大国都不知道如何打一场成功的战争。

（燕云摘自中信出版集团《今口简史》一书，邝飏图）



## 风气

●钱穆

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其实天下人又何尝真正知道美之何以为美呢？

西施捧心而颦，东施也捧心而颦，颦的风气即由是而形成。但尽人皆颦，则愈见颦之丑，于是颦的风气也不得不转移。

果子熟了要烂，花开足了要谢，人老了要衰，风气成为俗尚了，则不得不变。唯风气必从少数人开始，此少数人开创风气，必从此少数人之不同的个性出发。天下多美妇人，但个性不同，美的条件不同。占优势的登高而呼，一呼百应，就成风气。但她也必得能呼。尽在高处，不能呼，还是没影响。能呼是她的本质美，站在高处便有势。

总之，风气之开创与转移，必始于少数，并且决定于少数之个性。因此，必尊重个性，培养个性，才是开风气与转风气之先决条件。

（若子摘自《文苑·经典美文》2018年第11期，吴浩然图）

走进当代人物画大家戴敦邦先生位于漕河泾畔的画室，很难想象这间简陋到几乎破败的房子，就是一代大家辛勤耕耘、笔歌墨舞了几十年的地方。没有豪华的装修，没有高档的家具，四壁除了画卷，就是书籍，甚至连空调也没有。就这样，在冬冷夏热的画室里，戴敦邦从花甲之年画到了耄耋之年。与他相濡以沫六十余年的妻子沈嘉华，常常望着自己的老伴儿，半真半假地嗔道：“从年初一画到年三十，依啥开心？”而在一边的戴老，则拢起袖子，眯起眼睛自嘲道：“不画，叫我干啥呢？”一句话说完，老夫妻俩会心地笑了起来，霜雪般的头发、银白色的胡须，在夕阳的照耀下，分外动人。

画笔亦史笔，走进戴敦邦的艺术世界，忽而是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汉，忽而是大观园里的儿女情长，有《金瓶梅》的俗世百态，也不乏《牡丹亭》的温婉缠绵，更有唐诗的恢宏、宋词的清丽、元曲的市井、佛道的飘逸、儒家的智慧……题材从古至今，丰富多彩，观之令人目不暇接，震撼不已。

一袭中式衣袍，一派仙风道骨，慈眉善目的戴敦邦先生如今已有81岁高龄。自1998年从执教的上海交通大学艺术系退休以来，戴敦邦几乎分秒必争，在自己并不豪华的画室里，没日没夜地勤恳工作着。寒来暑往，就在这间“戴家样”艺术作坊中，诞生了《新绘全本红楼梦》《新绘水浒



● 王悦阳

## 唯有丹青 绘精神

传》《金瓶梅全图》《水浒人物一百〇八图》《神缘造像谱》《大亨》《老上海小百姓》等精品力作。戴敦邦几乎每年都要拿出一两部新作，奉献给热爱“戴家样”艺术的读者们。这一晃，就是二十年，戴敦邦宛如艺术门里的苦行和尚，对自己心目中的“中国风情、民族派头”，孜孜不倦地做着探索与实践。丹青不知老已至，富贵于他如闲云，他心中永远只有一个信念——用自己的画笔，用毕生心血凝聚的“戴家样”艺术，为中外读者讲好中国故事。

多少年来，戴敦邦笔下的古典题材及古装人物成为一代代艺术爱好者们心中的经典，其画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与美

学精神，用笔精到，浓墨重彩，雅俗共赏。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哪怕是画了无数次的“宝黛读曲”，如何发挥自身在造型艺术上的长处，通过纯正的中国画线条，做到“气韵生动”，始终是戴敦邦不断思考的方面。因此，每画一遍《红楼梦》或是《水浒传》等名著，他总是强调“熟戏要生唱”，在造型、构图与线条的表达上，可谓动足了脑筋，力求三个字——不一样。

艺术创作本来就是一件“和自己过不去”的事。原本为古典人物造像并非难事，毕竟谁也没见过古人的容貌，可为了画出特色，体现独到的“戴家样”艺术品位，戴敦邦自己给自己找了不少麻烦。“我总希望自己的作品经得起推敲，尤其是我笔下的题材，多数是古典文学名著，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尽量做到‘三碰头’——原著描写形象、画家笔下造型与读者心中印象三者得吻合。”戴敦邦这样要求自己。随着年龄的增加，戴敦邦的作品愈见纯熟精到。出于对先生健康的关心，我曾劝他慢慢开始画一些写意性强一些，也不那么吃功夫的作品。他却极为严肃认真地对我说道：“画上的‘戴敦邦’三个字是我自己的招牌，我不能对不起自己，更不能对不起读者。大写意看似容易，其实难度极高，不是我不想画，只是我有自知之明，不会画，只会下死功夫。”熟悉戴敦邦的人都知道，他的身上，有着一股子倔劲，在连环画日渐式微的今



《西厢记》插图，戴敦邦绘

天，大量画家转投国画队伍，画起了好卖、走俏的仕女或高士。戴敦邦却始终守着一方净土，坚持心中理想，为了画好古典文学作品，甚至推掉了大量可以让他“赚大钱”的商品画约稿，为的就是能够闭门潜心创作。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了画好一个细节、一件文物，他甚至要停下画笔，走出书房，去找寻大量的文字、图像资料作为参考，频繁前往博物馆、档案馆进行查询，以保证对历史和人物的认识拿捏准确。

这就是戴敦邦的绘画方式。他曾经说过，每每创作大型作品，在前期准备过程中，面对着雪白的宣纸，有时脑中一片空白，有时想法却又五花八门、琳琅满目，怎么都无从下笔。但是随着准备过程的不断深化，主要形象竟会如电影镜头一般，一一浮现于自己眼前，如何布局，如何下笔，一下子变得明朗起来。而在这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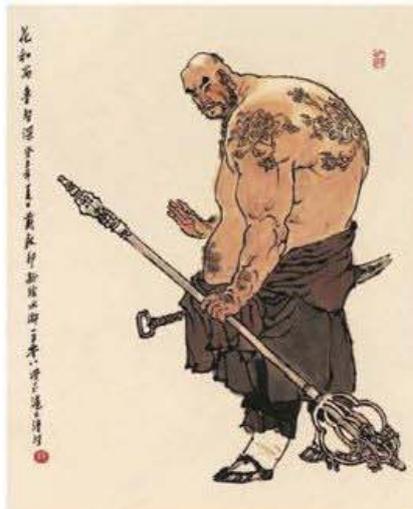
刻，戴敦邦就如演员入戏一般，把自己生命与画笔融为一体，投入艺术创造的世界中去，随着笔下的人物一同喜怒，一同哀伤。

戴敦邦与古典名著有缘。想当年，中央电视台为拍好电视剧《水浒传》，极力邀请戴敦邦负责全剧的造型设计。出于对名著的热爱，素来沉稳的戴敦邦一下子豪气冲天：“我画！不给钱也画！”如今，二十年过去了，戴敦邦依然不改秉性。哪怕是多了华发，添了岁数，这股子“舍我其谁”的自信与魄力从未改变。“我是抱着对历史的崇敬和对古典文学名著的敬畏之心来创作的。”眼前一脸严肃、充满着真情实感的老画家，不禁令人感慨万分。201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全新的“四大名著珍藏版”，所有的八十一幅插图，全部出自戴敦邦之手。当他笔下的宋江、李逵、鲁智深、孙悟空、猪八戒、诸葛亮、曹操、贾宝玉、林黛玉等栩栩如生的形象汇聚成一幅

幅画卷，展现在读者眼前时，真可谓呼之欲出、气象万千，不由得让人肃然起敬。这套作品全面涵盖了戴敦邦先生的绘画艺术精华，体现了“民间艺人”的独特追求与工匠精神。

尽管得到过艺术大师叶浅予、蔡若虹、丁聪、程十发等人的高度评价，但戴敦邦始终称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间艺人”。1979年，他曾随中国美协代表团远赴西北，在西安、敦煌等地，见到无数民族绘画艺术的瑰宝，这些精彩至极的作品大多没有留下作者的名字，却有一个共同的称号——“民间艺人”。从此，戴敦邦就把这四个字作为自己一生从艺的信念与精神，矢志不渝。笔歌墨舞七十年，戴敦邦永远难忘老朋友、漫画大家方成对自己的评价：“敦邦名字像外交部部长，人却像戴家庄的老乡。自号‘民间艺人’，却是艺术门里的苦行和尚。”

（碧烟横摘自《新民周刊》2018年第45期，本刊节选）



《戴敦邦水浒人物谱》之花和尚鲁智深、石将军石勇



## 熬果酱的女孩

● 华明玥

和其他学戏剧的中国同学不同，来自英国肯特郡的高个子姑娘凯特，快毕业时找到的一份工作，是在一间西点屋里熬果酱。那间西点屋的主人是个在北京生活了近20年的英国老头儿，做了多年面包，十指关节像操劳过度的老妇一样变了形。当他听到凯特抱怨说，北京找不到上好的涂面包的现熬果酱时，老人摊开大手给她看：“我们所有的美梦和荣耀都来自这双手，姑娘，你为什么不去尝试自己熬果酱呢？”

凯特大吃一惊，她来中国，是因为对古老的戏剧文学感兴趣，她的业余时间，全花在骑车走胡同，听票友们拉胡琴唱戏上。更何况就算在英国，熬果酱也是祖母和妈妈们的吧？至于20多岁的女孩

子，能记得在与朋友聚会前，开车回家拿几瓶蓝莓酱或橙子酱，已经相当“贤惠”了。自己做果酱？凯特茫然地说：“在北京，一小盒有机蓝莓要卖15元，只够做两茶匙果酱，成本那么高，卖给谁呢？”

英国老头儿笑了，拿出一整篮红黄橙绿的新鲜水果给她看：“北京有北京的美味。山里红、海棠果、花红小苹果、水晶梨、野柿子，这些果子，都是大自然的心跳。你怎么能离了英国，就不接地气呢？”

没错，从盛夏到深秋，做果酱是怎样一种“美得冒泡”的小日子啊！切开380粒樱桃，去核，才能熬得一瓶樱桃酱；而替30颗花红小苹果削皮去核，就够熬一瓶苹果酱了。这种早熟的苹果熟透后的

质地是如此绵柔香甜，就像婴儿睡熟后绽放的甜蜜微笑，让人心生感恩和柔软。自从开始熬果酱，凯特便背着一个大布袋，转遍了方圆20公里内的有机超市和周末市集，买应季的水果，与果农们讨论下一次该熬什么果酱，以及按中国人的习惯，该将哪些水果放在一起熬。

一位卖梨的大婶教她熬冰糖梨酱，说这是解秋燥的好东西。过去家里如有老人孩子，秋梨大量上市时是一定要熬几瓶的，可以宣肺止咳。这是相当考验耐心的熬法：需加入大量的冰糖，但又不能让一丝糖粘连锅底，带出糊味，因此熬果酱时所开之火只能有蜡烛头那么大；要不停地搅动，保证梨汁中央一直有一朵旋涡在开放；最后，要加入少许黄河蜜瓜切成的细丝。奇迹出现了，梨汁从浅琥珀色变成了碧莹莹的软琉璃色，蜜瓜的浅色果肉不但为梨酱增加了软韧的口感，还使梨酱变得格外晶莹剔透。

熬果酱当然是很苦的。熬杏酱的时候，凯特的双手都被杏汁所染，腌得发疼，好像戴了一副黄手套；熬山楂酱时，为了去核，凯特的手指都被划得伤痕累累……但还有什么日子，比熬成果酱的那个不眠夜后的早晨更让人欣喜呢？果酱带着朝阳的颜色，稠稠酽酽，庄严地流淌进一个个宽口小瓶里，仿佛带着无尽的爱意与思念。它们最终被软木塞严严实实地塞起来，凯特再给它披上“红盖头”——用一小块喜洋



洋的红色花布蒙紧瓶盖，再用手工麻绳扎紧。果酱将就此出发，去慰藉当地人的心，特别是远离故园的留学生们，他们也可因此尝到“妈妈的味道”吧。

凯特说，她已手绘了历代中国戏剧人物的典型场景，贵妃醉酒、共读西厢、黛玉葬花、游园惊梦，准备印在花布上来装饰果酱瓶；她也熟读了《红楼梦》，准备照着里头的果酱方子熬上一整套应景果酱，装在线装书一样的纸匣里，是很有意思的礼物。

大半的中国同学都不理解凯特的选择，凯特越洋留学，难道不是为了将来回国，成为英国某个东方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吗？熬果酱？多么浪费人才啊。

对此，23岁的凯特是这样解释的：并不是每个龙套都渴望成为头牌，比如她，念了这么多年的书，猛回头，才明白她并不想做舞台聚光灯下那个唱做念打之人；她想做的，是偏安一隅，悠然自得地操着胡琴的人。很明显，任何一个舞台也少不了琴师，他也是一台戏的灵魂之一，那些紧张张奔走在聚光灯下的人，怎能懂得一个人仅凭一把弓，就能操纵人生节奏的得意呢？她要的，无非是这份“最靠近入世入戏的门槛，却无须亮相”的自得。

熬果酱的工作，就给了她这份机遇。

（夕梦若林摘自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封存时间》一书，刘程民图）

## “工作脑”还是“投资脑”

◎〔日〕世野一成 ◎吴伟华 译

一家日式定食店，每天差不多会有50名客人上门。有一天，某个电视台播出一个名为《好吃定食餐厅特访》的节目，这家店也上榜了，引起很大反响。突然间，一天的客人增加至200人。之后，客人一直络绎不绝。

如果你是店老板，会买一个可以煮200份的电锅，还是采用其他办法？如果是我，会先买一个保温锅。然后用50人份的电锅煮4次，把煮好的饭放入保温锅。

为什么？万一电视节目带来的效应消退，每天200个客人可能变成只来100人，甚至回到原先的50人，这是必须考虑到的风险。

如果来客数量逐渐变少，又买了煮200人份的电锅，这个电锅就没用了；如果你买的是保温器，就可以

调节煮饭量，继续使用。

把它套用在事业及投资上，那么“事业”是“电锅”，“投资”就是“保温锅”。

拥有“工作脑”的人，他想到的是要煮更多的饭，一心只想把电锅愈换愈大。事业扩张时需要投资设备，但是事业如果停止扩张，此时留下来的只有当时投资的设备。

但是拥有“投资脑”的人，会将“事业”这个“电锅”所获得的金钱，放入“投资”这个“保温锅”里。

也就是说，投资家不会只想到赚钱，同时会考虑到把赚来的钱“保存”下来。

投资家的习惯是对于无法预测的风险尽可能优先排除。在投资家的头脑中有预想的结果，从结果逆向思考目前要做的事；劳动者的头脑中大多是顺向思考，从现在思考到未来，尽可能地向前进。

其实投资家并非是“将利益最大化的专家”，反而是“将风险最小化的专家”。

（清荷夕梦摘自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什么有钱人先吃最喜欢的菜》一书，〔德〕Christoph Niemann图）



### 关心

同学聚会喝了些酒，到家后，我躺在沙发上装醉。媳妇走过来，关心地问：“喝了多少？”我醉醺醺地回答：“好多。”我心想，媳妇肯定会心疼我。谁知媳妇小声地问：“银行卡的密码是多少？”

### 哪吒战海王

昨晚去看电影《海王》，电影结束的时候，后排的女孩跟友人聊天，说：“这个海王真是厉害啊！我看只有哪吒才能打败他了！”我差点儿没从座位上滚下来……

### 社会人

在酒吧跟人起冲突，我揪住对方的衣领问：“知道什么叫社会人吗？”

对方一拍手，旁边瞬间冲出几个人把我围住说：“不知道又怎样？”

于是，我耐心地跟他们解释：“社会人与自然人相对，在社会学中指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完整意义上的人。”

### 姓啥

儿子今年7岁了，有一天，他和他妈吵架，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趁他妈不在家，我赶紧劝儿子，说：“一边是我老婆，一边是我儿子，你说我到底该向着谁？”儿子沉思了一会儿，说：“你自己看着办吧，只是别忘了自己姓啥！”

### 吃肉喝汤

“双十一”过后，老婆的



生活进入疯狂收快递模式。我气愤地说：“你怎么只给自己各种买买买？真是太自私了！”

老婆：“我吃肉你也能喝汤。”

我：“怎么？有给我买的吗？”

老婆：“没有，但这些纸箱你可以拿去卖钱。”

### 强词夺理

老婆：“你当初和我恋爱时，两眼放光，对我挺来电的，现在怎么看都不看我了？”

老公：“我这不是勤俭持家、节约用电嘛。”

老婆：“那你看到年轻漂亮的女人，怎么就两眼放光了呢？”

老公：“我那是开启警示灯，提醒她们，我有老婆，请勿接近。”

### 挑剔

媳妇是处女座，对什么都很挑剔，我很烦她这一点。结果她争辩说：“我这叫完美主义，对什么都精益求精。哪像你，随便什么东西凑合着就得

过且过了。”

我很赞同，毕竟她选了我，我选了她。

### 婚姻交易

我哥和他的女朋友交往了半个月，突然有一天，女友趴在我哥怀里哭了。她说她家有家族生意，而且老爸很势利，非要拿她的婚姻做交易。我哥忐忑不安地见了她父亲。结果她爹是卖包子的，看上了隔壁炸油条的小伙儿。

### 各司其职

今天和老婆探讨儿子的教育问题，确定大的方针是要把他培养成“高富帅”。

老婆：“我们要实行责任承包制，各管一摊儿。”

我：“同意。”

老婆：“儿子负责‘高’，长自己的个子。”

我：“同意。”

老婆：“我负责‘帅’，儿子都像妈。”

我：“同意。”

老婆：“剩下的就归你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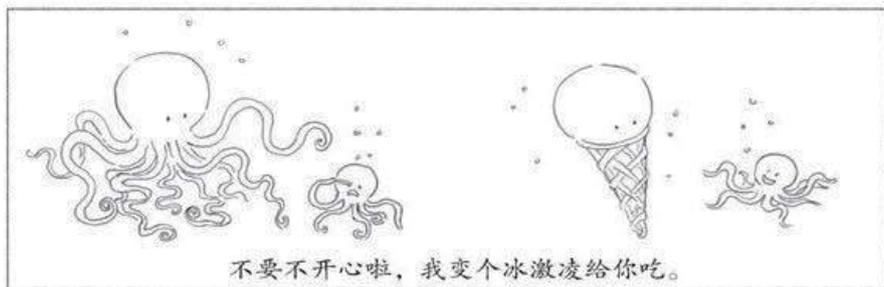
### 晚婚

老婆：“你觉得现代人多大结婚才算正常？”

老公：“男子60周岁，女子55周岁，这样结婚后双方都有退休工资，也不用上班，很幸福！”

### 劫匪与人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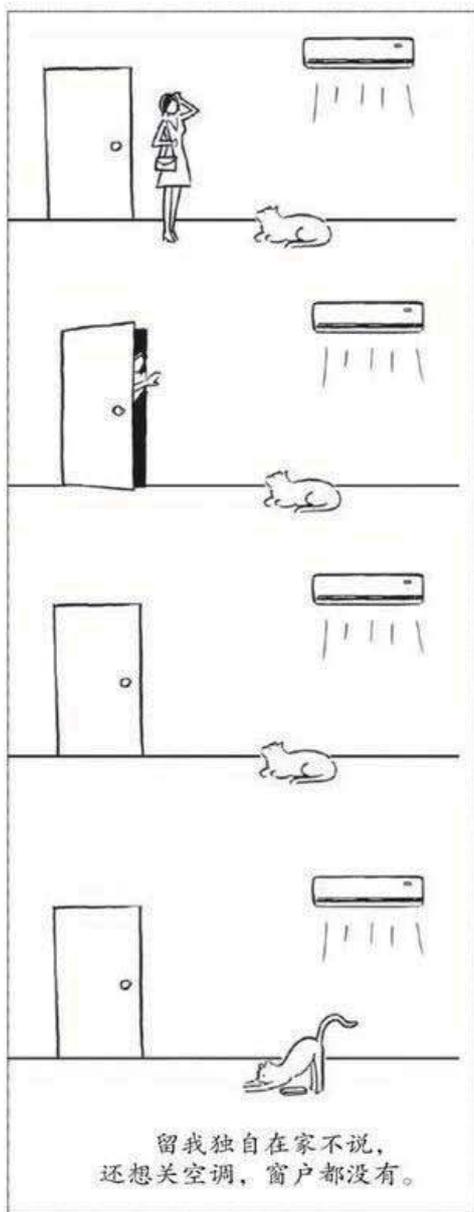
大冬天，在某银行，一名劫匪把刀架在人质的脖子上。刚放上去，就听见人质大喊：“凉！凉！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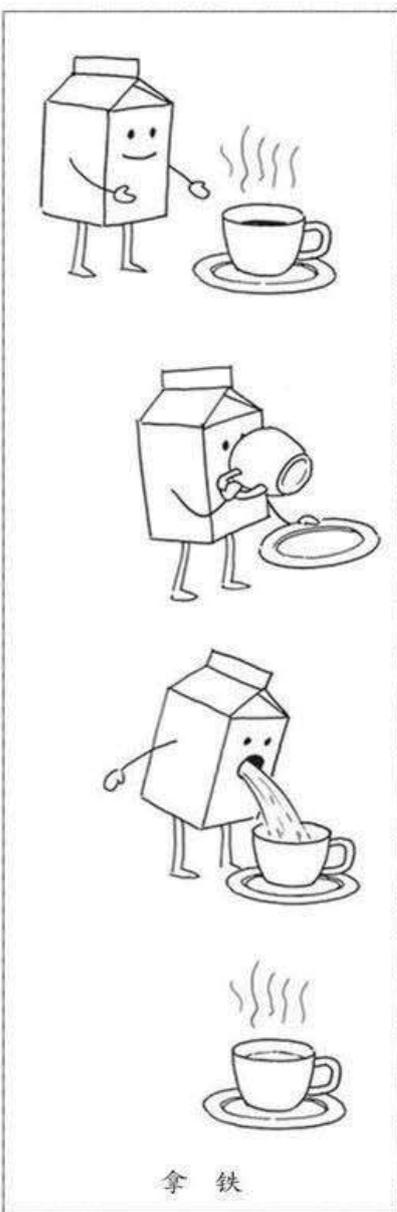
不要不开心啦，我变个冰激凌给你吃。

## 一会儿一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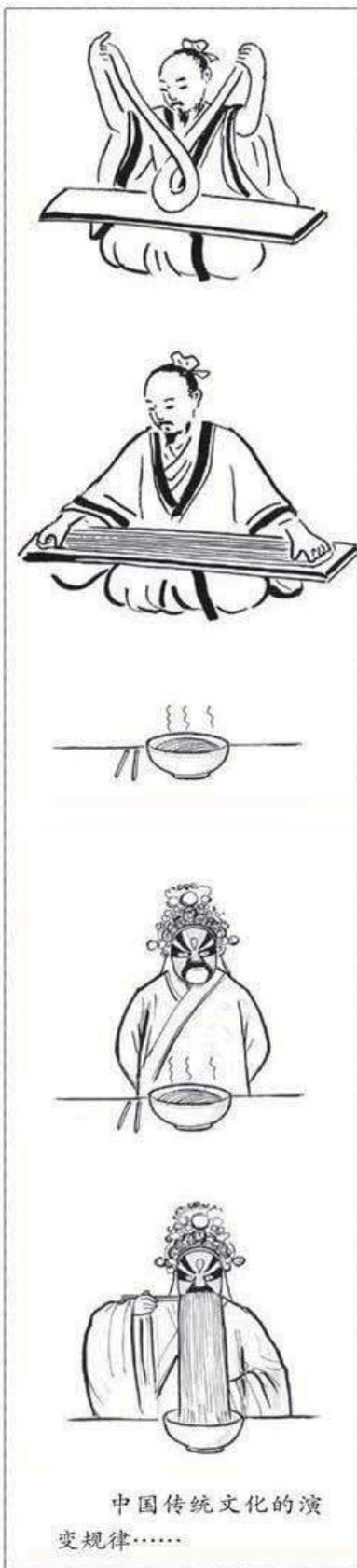
●Tango



留我独自在家不说，  
还想关空调，窗户都没有。



拿铁



中国传统文化的演  
变规律……



# 我再也没有后台了

● 六神磊磊

我成为你的粉丝一年多，才知道你的样子，然后又用了好几分钟的时间，才欣然接受。

那是一个晚上，在中学校门口的小书店里，出现了一本叫《金庸传奇》的新书，封面上是你的照片。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你的相貌。暖暖的灯光下，我看着封面上那个国字脸的，面相很柔和、很敦厚的人，有一点愕然，觉得和想象的不一样。但用了几分钟，我就开心地接受了：这就是金庸，金庸就长这样。

那时，几乎所有的老师和家长都反对读你的书。在我楼上的三班，几个哥们儿因为读你的书被发现了，女班主任让他们写检讨，誓要和你一刀两断，然后还得用刀割破手指头，按血手印。当年挨了刀的卢同学，现在也成了老师。不知道如今他会怎么对学生述说和你的故事。

那时候，我心里总憋着一股气，为你感到委屈，觉得全世界好像都不理解你，说你不好。有一个叫王朔的人说你不好。还有一个叫何满子的人，在《光明日报》上发了一篇文章，说你不好。我下课后留在教室里，写了封厚厚的信，寄到《光明日报》去骂他。结果石沉大海，人家报社不给发。我深深感到自己人微言轻，帮不到你的忙。我愧疚不能为你做任何事，甚至在上班之前，连一本你的正版书都没买过。

你的人生起伏跌宕，精彩纷呈，那些重大时刻我都无缘经历。你在中学时因为写壁报讽刺学校训导主任，被开除，那时候我无缘经历、帮不上忙。你后来到重庆读中央政治大学，又打抱不平搞事情被退学，我也不在旁边。你被报社选去香港，“南来白手少年行”，人生从此大转折，我无缘结伴同行。你办《明报》，筚路蓝缕，艰难创业，我也没法买上一份以示支持。在时代的乱潮里，你秉持理性和良知，发表《同情工人，反对骚乱》，发表《每个香港人的责任》，发表《烧不灭正义的声音》，被无理闹事者围攻，被叫作“豺狼铺”，生命受

到威胁，我也没有机会说一句话声援。你父亲的遭遇，你孩子的不幸，在你经受着如同张无忌失去了张翠山、谢逊听说无忌去世的苦痛时，我也没有机会从旁劝慰。这种感觉，像杜甫说的：“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我这个“小号”总是没有机会见一见你。蔡澜在书里秀和你的旅行，马云在你背后给你翻画册，我看得好羡慕。不但没有机会见面，你甚至根本不知道我这个“小号”的存在。有一次在一所大学的活动上，有同学问小查先生：“老爷子知道磊磊吗？”小查先生客气地说：“我看也许大概是不知道。”

但是我脸皮厚。经常被问：“谁是你的后台？”我都说：“我的后台是金庸。”这种心态，就好像杨过练习前辈的神功：“杨过自起始修习他的遗刻，越练越是钦佩，到后来已是十分崇



亚历山大·科耶夫是一位俄国流亡者。他于1902年生于俄国一个富有的商人家庭。1920年，科耶夫远赴德国海德堡，师从卡尔·雅斯贝尔斯。但这位花花公子型的哲学家对哲学的学习并不专注，他花费了大量时间研习东方的语言和宗教，甚至还想修读一个物理学学位。在跟随雅斯贝尔斯学习的同时，他甚至感到自己没有时间去学习胡塞尔，连海德格尔是谁都不知道。

科耶夫在柏林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另一位法国哲学家亚历山大·科瓦雷。当时科耶夫与一个大他10岁的女人相爱，而这个女人恰好是科瓦雷弟弟的妻子。科瓦雷原本打算约见科耶夫对他进行一番羞辱，结果发现这位富家子弟竟然在许多问题上都有着深刻的见解，两个人一见如故，长谈至深夜。1926年，科耶夫来到巴黎后，一方面仍然延续富家子弟的优渥生活，另外一方面通过科瓦雷的引介，也进入了巴黎的学术圈，开始阅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

1929年之后，科耶夫面临着各种危机，他花完了所有的钱，在巴黎的学习也总是主题多变、兴趣不定。在科瓦雷的帮助下，他最终从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获得了学位。



科耶夫

## 花花公子 与 哲学家

● 思 郁

1933年到1939年之间，科耶夫在研讨班上开设了一系列关于黑格尔现象学的课程，被后人誉为“戏剧性地塑造了这个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视野”。

科耶夫讲课不用讲稿，不用笔记，直接把德语的句子翻译成法文，并逐字逐

句地解读，避免诉诸任何书面文字。对许多法国知识分子而言，这种方式的解读是如此新颖，以至让他们对各种新观念和新词汇应接不暇。他们似乎觉得永远赶不上科耶夫的思路，只能沿着他思想的方向奋起直追。

1945年之后，科耶夫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他放弃在大学教授哲学的机会，进入政府机构，成为法国经济部门的一名官员。他也是欧盟和关贸总协定最早的设计者之一。面对很多朋友的质疑，他的回答也显得神秘莫测：“我只是想知道历史是如何演进的。”

科耶夫总是乐此不疲地实践着冒险历程，他花花公子般的生活，变成了实践一种哲学的生活方式。

（若子摘自广东人民出版社《带一本书远离人群》一书）



1967年，科耶夫拍摄的中国

敬，隐隐觉得自己便是他的传人一般。”

我不时地被问：“要是见到老爷子，你最想说什么？”我的回答总是：“感谢你养活我。”其实，我内心真正最想问的是：“我算不算你的传人？我继承了你的几分功力？你不认可绝大多数人为你写的传记，不认可众人对你小说的

改编，不知道你认可我吗？”

现在，我再也没有后台了。我真的是没有后台了。记得电影里的台词讲，有时候难过的不是离去，而是没有好好道别。

（青衫磊落摘自《环球人物》2018年第22期，辛刚图）



# 域外作家小记

◎张 炜

**米兰·昆德拉**

他的书短时间内在中国几乎全都翻译出版了，而且在西方也红得又透又快，是个奇迹。他不是一个通俗作家，可是书的印数有时像通俗作家一样多。

我认为他的几本书中，最好的是《玩笑》，其次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后一本书把他的拿手好戏推到了一个高峰。其余的只是在重复和演变，像后来的《不朽》，已经写得相当吃力。尽管作者依旧摆出一副悠闲的、从容不迫的解说和镂刻的姿态，但捉襟见肘和敷衍的感觉仍较为明显。这使人想到一个人在用力挤出几滴水的样子。

最令人称道的当是《玩笑》——几大块结结实实，真实有力，弥散出无法言喻的美。它是作者情感世界中最成熟、最稳定的一次倾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虽不如它那么有力、内向和扎实，但仍然写得才华横溢。这是典型的欧洲作家的杰作，它不会出现在东方作家手中。它是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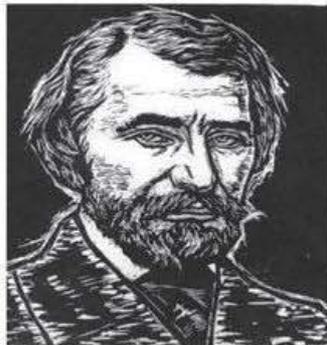
的、分析的。而东方作家绝不会以分析见长。

米兰·昆德拉是一个令人信得过的、极有特色的作家。这又一次证明了：无论一个作家有多么深刻的思想、多么曲折的表达，只要总体上属于特色感很强的作家，就仍然具有和接近某种通俗性；社会大众和评论界在接受一个特色作家时，远比接受一个苍然浑厚的作家容易。

**屠格涅夫**

他在中国的影响力一度超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作品的气质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上一代中国人——的欣赏口味。难以掩饰的俄罗斯贵族气、典雅绚丽的文笔，这一切都让有教养和渴望有教养的读者感到受用。要读好书就得找屠格涅夫那一类的书，人们似乎达成了这种共识。他不如托尔斯泰厚重和伟大，可是因为没有那么强烈的哲学意味和宗教气息而更易让人接受。

他多情而善良，但只会被人民喜爱而不可能化为人民的



一员。他的艺术是有良心的、贵族的艺术。他的巨大才华会令一代又一代人钦羡不已，无论有多少人随着风气的转变而轻率褒贬，他的艺术价值是不会改变的。他所表现的美是真实的、不变的。

对他的误解、某种偏激的贬损是会经常发生的，这也是贵族气的艺术家最容易遇到的。连曼斯菲尔德这样杰出的人物都忍不住叹息，说屠格涅夫“多么虚伪！多么造作！”——没有一点吗？有那么一点，但只是一点点而已。

真正的人民作家，被苦难浸过并专注于表现苦难、深刻地理解苦难的作家，才会彻底抛弃和消除那“一点点造作”。对屠格涅夫而言，他一辈子也洗不尽“铅华”。不过这也好。

他的《白净草原》《歌手》等短篇写得棒极了，真是浑然天成。它们有不灭的美，在这种美面前，一个诚实的人总会感动的，会发出无条件的赞美，无论他信仰什么、有什么不同的审美倾向。

他的长篇不如短篇，而他的后期作品又不如前期的。《猎人笔记》也许是最真实有力、最能代表作家艺术成就的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

像托尔斯泰一样，他是文学世界中难以超越的高峰。一



点 滴 · 点 滴

在

为你，我已融化了自己  
(采 霜摘自《光明日报》)



我来了  
在你我相互拥有时  
别嫌我总与你形影不离  
我渴望你仍能感觉到我的存

我来了  
在你的期盼中  
别怨我冰肌雪肤  
敞开你的怀抱  
一袭温暖就会让我憩息相依

我来了  
在你的不经意间  
别说我总是若即若离  
在这纷扬的朦胧中  
你的漠然或许使我随风远去

雪

● 刘 涛



个真正的巨人最好能像他一样，那么真挚、纯洁、深邃，又是那么充满矛盾、犹疑和晦涩。他太不幸了，一生中度过不少拮据期和病痛期。可是这些都没能阻止他成为一位大师，而且还滋养了他。这真是奇迹。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普希金一起，他成为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四位俄罗斯作家之一。这个备受煎熬的灵魂影响了那么多的心灵，他的博大慈爱与偏执冷酷一样显著触目。

小市民不会喜欢他。他的作品不是为一些肤浅而无聊的人写的。他有时也并非不想写消遣的作品，只是他的一颗心太沉了，从这颗心中产生的一切终究无法消遣。

与托尔斯泰一样，他在

《卡拉玛佐夫兄弟》等作品中有那么多直接的诉说和辩解，直接面对着灵魂问题，剖视得使人战栗。在这种真正的人的激情面前，我们不由得要一再地感到自己的渺小、平庸和微不足道。

#### 普鲁斯特

说起现代艺术的代表性作家，人们难得使用“伟大”这个词语。是说不清的禁忌阻止了我们，使我们从不轻易地说他们当中谁是“伟大的”。但我们可以经常地说他们是绝妙的、天才的。可是面对着普鲁斯特，我们却常常要表现出某种慷慨。

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我们大概可以将其说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书。我们从中几乎看不到借鉴，也看不到



模仿——所有的模仿都不会成功。再也找不到比他自信从容、旁若无人的精神巨人了。他只在自己的世界中遨游，这差不多就是一个生命的全部意义。在古今中外的作家中，谁能具有如此极端的色彩？

这不仅是一种实验，不，这完全不是实验——他将自己仅有一次的生命如数地押在一部长长的著作上、一场无声无息的劳作上。他没有渴望与这种劳作精神相去甚远的酬谢和犒赏，无论它来自哪个方向，他都全无兴趣。

就是这种罕见的纯粹性，才使一部长卷具有某种无从想象的洁净和丰富的华丽感。

作为一个生命，他那种独特的、细致入微的感知是任何人都无法重复，都要叹为观止的。我们常常在普鲁斯特惊人的发现和描述面前感叹：“人哪，像他这样敏感多情，才不枉为一个人！”

我们不知何时失去了这些——一个人至为宝贵的东西，它们永远地消失了……



(思 南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从热烈到温煦》一书)



## 酒徒

◎刘以鬯

“为什么？”欧阳睁大了眼睛。“因为，”亚喜眉头一皱说，“她要我戒酒！”

“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何至于要吵架？”“唉，我们不谈也罢。”

外边看台上忽然传来一阵喧哗声，原来马匹已起步，广播里有播报员在播报比赛的情形。

“嘉年华会”一路都在后面，谁也不会觉得它有什么希望。可是一转入直线，梁杰生开始频频挥鞭，“嘉年华会”如飞般追上，抵达终点时，居然超越群雄。

亚喜为之心花怒放，兴高采烈地拉着欧阳出去看彩金派额，结果独赢票每张分九十五元，亚喜买了四张，共得三百八十元。领到彩金，亚喜力邀欧阳再去喝酒。欧阳原本不想喝，但经不起他一再怂恿，也就去了。亚喜兴致颇高，一口气喝了半支勿兰池。

走出酒吧时，亚喜已经有了三分醉意。欧阳劝他不如回家去休息，他说：“还想赌一场，试试运气。”

欧阳陪他走到售票柜，他打开手里的《商报》一看，老桂预测此场“诚虔者”的赢面颇大。

他将刚才赢来的钱，全部用来购买“诚虔者”的独赢票，一共七十张。

欧阳以为亚喜喝醉了。他说没有醉。

马赛开始，“诚虔者”健步如飞，转入直线，一马当先，轻松夺获冠军。派彩每张是六十五元。亚喜赢了四千五百余元，领得彩金后，一定要请欧阳回市区去庆祝。

两个人走出马场，雇了一辆的士，直驶乌节路。

进入一家酒吧，欧阳怕他饮醉后回不了家，所以怎样也不让他多饮，但是他不肯。

欧阳说：“你今天刚刚因为饮酒的事和嫂夫人吵架，如果再喝醉了，回到家里，嫂夫人必不罢休。”“我才不怕她！”

“家和万事兴，你今天赢了这么多钱，也该让她高兴。”

“喂，别说扫兴话了，我们先来两杯威士忌吧！”

女招待端了两杯威士忌来，随后坐在亚喜身旁同他打情骂俏。

亚喜一边饮酒，一边调情，咧着嘴只管发笑，将家里的事完全置之脑后。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亚喜好像对那个女招待着了迷，怎么也不肯离开酒吧。没有办法，欧阳只好陪亚喜在酒吧进餐。饭后，亚喜又喝了不少。

夜深时，亚喜已经酩酊大醉。欧阳扶他走出酒吧，想送他回家，又怕姚太太看见了醉态，火上浇油，可能使事情更糟。因此挥手招停一辆的士，送他到一家上等旅店开了一个房间，等他沉沉入睡后，自己才回家。

一年过后，姚亚喜在快乐世界游艺场遇到欧阳民。

亚喜的气色较以前越发难看了。“一年不见，”欧阳问，

姚亚喜同太太吵了一架，悻悻走出家门，在大马路上漫无目的地闲荡。走到勿拉士峇沙，看见许多人挤上巴士，才知道武吉知马有赛马。亚喜心中思量：“反正闲着无聊，不如到马场去寻找刺激，也好将刚才所受的怨气暂时忘记。”于是他掏出荷包，先取出马牌，然后点数一下钞票，还有六七十块，虽然不多，只要存心消磨时间，也可以对付一个下午了。

他跳上巴士，将马牌挂在胸前，买了车票，车子就颠簸着从市区驶往郊外。

半小时过后，车到武吉知马。亚喜向报贩买了一张《南洋商报》，边走边查阅老桂的预测。

走入马场时，已四点多，第三场已赛过，第四场尚未开始。亚喜走到售票柜，排在长龙尾端，准备按照老桂的预测买票。老桂预测梁杰生骑的“嘉年华会”在此场可获优胜，然而“嘉年华会”是冷门，根据核数机的水银柱，一张五元的独赢票可派百元左右。

亚喜平时专赌热门马，只因今天心情恶劣，很想一敲冷门，于是掏出两张十元钞票，买了四张独赢票。然后悠闲地走到酒吧，付了三块钱，挑个靠窗的座位，向侍应生要了啤酒与蛋糕。

就在这时，他遇见了旧日同窗欧阳民。

欧阳问他：“为什么气色这样难看？”他感喟地叹口气：“同太太吵了一架。”



“你可好?”

亚喜叹口气,说:“我的太太已经同我离婚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她责备我整天只知道酗酒,不务正业,把家弄得一塌糊涂。”

“其实,这也怪不得她,一个女人总不肯与安全赌博的。嫁了个不务正业且成天喝酒的丈夫,当然会走。不过事情既已过去,你也不必伤心了,赶快把酒戒掉,抬起头来,重新好好做人。”“已经来不及了!”

“只要有决心,什么事情都不会太迟。”

“你……你还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我病了。”

“每个人都会生病的,应

该找个医生诊断一下。”

“看过了。”

“医生怎样说?”

“说我饮酒太多,影响了心脏。”

“为什么不趁早医治?”

“医生说这里没有办法,非到澳大利亚去动手术不可。”

“那么立刻到澳大利亚去!”听了这句话,亚喜耸耸肩,两手一摊,声音颤抖着说:“没钱。”

欧阳民眼睛瞪得很大:“记得你去年在武吉知马赢过四千多块钱,难道都花光了?”

“唉,算我倒霉,提起这件事,我还有点儿不大明白。如果现在我手里有这笔钱,或许我还有得救。”

“说起来,都是你自己不

好。倘若你肯听嫂夫人的话,早日戒酒,这笔钱也可以留到紧急关头派上用场了。”

“但是这笔钱并不是我喝酒喝掉的。”

“不是喝酒又是怎样用掉的?”

亚喜垂头丧气地说:“也许是给别人偷去了吧,不过到现在,我还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只记得,那天早晨醒来后,发觉自己躺在一家旅店里。起身时,我想起那赢来的四千多块钱,连忙伸手到口袋里去摸,结果找不着,急得像我热锅上的蚂蚁。我暗自思忖,这钱可能给别人偷去了,但是不付房费是犯法的行为,想打电话回去,又怕太太发脾气,没有办法,我只好从窗口跳出来,偷偷地从防火梯逃走。”欧阳闻言惊诧地高叫:“糟了!糟了!”

亚喜莫明其妙,问他:“你究竟是什么意思?”

欧阳说:“那天晚上你喝醉后,为了安全起见,我擅自替你取出那四千五百块钱,交与楼下账房代为保管,当时还请他们待你醒来后将钱还给你。”

于是二人立即雇车去那家旅店,查询之下,那笔钱果然还在。

事后,亚喜对欧阳说:“如果当时你能理智一点,我也不必吃这么多苦了!”

欧阳说:“如果当时你能够理智一点,我就不必这样做了!”

(马疾香幽摘自四川人民出版社《迷楼》一书,李晓林图)





扫雷英雄杜富国

## 生死雷场

◎赵飞鹏

浓雾笼罩着老山西侧的坝子雷场。

正是在这块地雷、炮弹密集的雷场，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四队中士杜富国在处理一枚67式加重手榴弹时，突遇爆炸，为保护战友，失去了双手和双眼。

杜富国受伤的2018年10月11日是一个大雾天。经过3年的奋战，中越边境第三次大面积扫雷行动已经接近尾声，坝子雷场是需要他们人工搜排的最后一块雷场。当天上午，扫雷四队进行了爆破作业。中午休息时，杜富国还到山坳里的小溪边摘折耳根，洗净切好拌上作料，大伙儿一尝，都说味道好。

坝子雷场是当年老山主战场的阵地前沿，如今生长着茂密的竹子，除了地雷、子弹、迫击炮弹、手榴弹，官兵们还扫出过钢笔、记录本和水杯。下午的作业开始后，杜富国和

同组的战士艾岩沿着被爆破筒炸得虚松的山坡从下往上搜排，他们的身旁倒着一棵一人合抱粗的水冬瓜树。

山顶上是一片计划永久封闭的雷区，竹林里立着一块漆有骷髅头的雷区警示牌。下午2点多，在靠近坡顶的位置，他们两个在搜排时发现一个露出部分弹体的爆炸物，初步判断为一枚加重手榴弹。

这是老山雷场常见的一种爆炸物，含TNT炸药56克，密集杀伤半径7米~9米。“发现一枚67式加重手榴弹。”“检查一下有无诡计装置。”艾岩记得，杜富国例行向分队长报告，接到上级指令后他说：“艾岩，你后退，由我来处理。”

他们两个虽是同年入伍，但艾岩到扫雷队晚了一年，杜富国手把手地教他扫雷技能。他们作为搭档，遇到复杂情况，身为组长的杜富国总是习

惯性地说“你后退，让我来”“离我远一点”。执行任务3年来，杜富国进出雷场1000多次，已经成功拆除了2400多枚爆炸物。

那天，正当杜富国按照作业规程，轻轻剥开伪装层的时候，突然发生了爆炸。杜富国脱离危险以后回忆说，爆炸发生那一两秒，“我感觉艾岩没有走多远，那个时候我还是清醒的，就下意识地往艾岩的方向侧过去了”。

爆炸发生在14点39分，艾岩那时刚刚转身走出三四步，就听到一声巨响，一股热浪冲过来，身后火光冲天，他的脸颊被飞溅的沙石打出了血。回过头，他就发现杜富国仰面倒在地上，胸前的迷彩防护服被炸成棉絮状，头盔掉了，面部血淋淋的。相距仅2米，而他只是受了点皮外伤。

“他救了我一命。没有他挡一下，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艾岩心情沉重地说。

出生于1991年的杜富国微信名叫“雷神”，QQ昵称是“征服死亡地带”，3年来，他“征服”过不少险情。

扫雷场上，人们对声音非常敏感。杜富国遇险时，扫雷四队队长李华健在四五十米外听到爆炸声，他立即通过对讲机下令“停止作业，退出通道”。然后一路跑过来，就看到一名战士仰面倒在地上，手没了，脸上黑黢黢的，眼睛血肉模糊，他竟一下子没认出是谁。

“医生！医生！担架！担架！”很多人都听到了李华健焦急的呼喊声。



扫雷作业时，按照操作规程，救护车一直在雷场边待命。几名战士和军医迅速赶过来，他们除去杜富国的防护服，找来背爆破筒的安全绳将他的大臂捆扎起来止血，只用几分钟就将他抬到了救护车上。

“富国，富国，挺住！挺住！”一段晃动不止的短视频记录下了当时的紧张情形。李华健迅速打电话通知猛洞瑶族乡卫生院派出医生和救护车接应，给大队首长报告情况后，又通知在麻栗坡县城的战士赶快去县医院，准备好手术室。

“扫雷第一天就知道可能会有人员伤亡，但事故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战友身上时，还是难以接受。”李华健难过地说。

扫雷是和平年代最危险的军事任务之一。在雷患严重的地区，学生们见了军车都会停下脚步站在路边敬礼，扫雷官兵也会庄重地回礼。

扫雷作业被定性为“作战行动”，每次上雷场都是在和死神较量，杜富国和战友们不敢有一丝大意。

杜富国被战友们称为“雷场小马达”。在扫雷四队的临时营区，简陋的营房门前整齐摆放着两排防地雷靴。大家都知道，第一排第二双那两只泥巴最多、鞋跟磨出洞的就是杜富国的，因为他执行任务最多。

扫雷队的官兵相处久了，彼此喜欢叫昵称，战友们亲切

地喊杜富国“阿杜”，有时叫他“富贵”。“因为他特别能存钱。”艾岩不好意思地解释说。

扫雷作业压力大，抽烟算是一种减压方式。战友们大多抽23元的“软云”，杜富国只抽10元一包的“紫云”或者“红河”。还有战友看到杜富国在用502胶水粘拖鞋，破得无法粘了就用铁丝绑上。可当艾岩的父亲生重病住院时，杜富国二话不说，从工资卡里转出1.2万元，让艾岩先用着。

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醒来，杜富国首先问的是：“艾



扫雷四队的宿舍门口摆放着一排扫雷防爆靴，最烂的那双是杜富国的

岩怎么样了？”意识清醒以后，他总是不停地活动手臂，还跟战友说：“能不能不给我截肢？你们给我多送点肉、牛奶，让我早点长好肉，好早点回到雷场作业。”

得知失去双手以后，他又问，能不能给他装“智能手”，“这样我就能做个有用的人，为大伙儿多做一点事”。

杜富国入伍前学过木工、修车，战友们都说他手很巧。雷场上排出来的爆炸物，需要转运到安全地带销毁，但山路陡滑，搬运中爆炸物发生碰撞也很危险。杜富国就在木制运

输箱内根据炮弹的尺寸设计弧形卡口，有效防止了炸弹晃动。

他还给临时营区宿舍的后窗钉上“米”字形防盗窗，宿舍里的空调也是他按照图纸安装的。作业一天很累，战士们回来后有的打篮球，有的玩游戏，杜富国的休闲方式是到处转转，看看水龙头是否漏水、椅子腿是不是松动了。

得知杜富国受伤的消息后，猛洞瑶族乡的群众自发推选代表，带上土鸡蛋、芭蕉，冒着瓢泼大雨，颠簸了7个小时到医院来看他。猛洞乡的山林地适合种植茶叶、草果，但全乡2万亩茶园，有8000亩分布在雷区。如今，2/3的雷区土地已经移交给村民耕种。

2018年11月19日，扫雷队的官兵又一次来到老山坝子雷场。3天前，他们手挽手唱着军歌踱过这片雷场，以中国扫雷兵特有的方式将彻底清除雷患的土地移交给地方政府。

在杜富国负伤的地方，还能找到黑色的防护服碎片。周围被爆破筒炸黑的土地上，到处是裸露的竹根，但这里已经没有危险的地雷，更远的地方，已经栽上了绿油油的杉树苗。杜富国和战友们洒下鲜血、汗水的土地上，会栽上成片的茶树、草果、水杉，将来，这里会是满眼翠绿，一片生机勃勃。

（豪英摘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11月29日）



# 追求彻底简化的抽象画派

●林凤生

时至今日，绘画中的抽象表现形式不仅在艺术创作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也得到了—般观众的认同和追捧。那么，为什么没有表达任何具体形象的抽象画能够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呢？

## 抽象画在欧洲崛起

抽象画起源于19世纪中叶，它能够在写实绘画繁荣了500多年的“欧陆画坛”脱颖而出，实在是原因的。因为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再精美的东西看得多了也会日久生厌。19世纪中叶前，欧洲的传统经典作品在题材上已显得老掉牙，大多数是宗教画和历史画，与当时人们的生活格格不入。与此同时，这些画作的表现方式也很陈旧：画面色调很暗，被印象派画家嘲笑说像“酱油汤”。另外，发明于这一时期的照相机和摄影术也给传统绘画带来了冲击。所以，法国画家莫奈等人提出，应该画那些照相机拍不出来的东西。

在这段时期，陆续出现了英国画家透纳、法国画家莫奈、俄国画家康定斯基和荷兰画家蒙德里安等人，他们在创作中舍弃了原来的传统，简化处理绘画中的各种元素，为后来的画家做出示范。蒙德里安等人的作品还引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大卫·休伯尔的关注和研究，成为科学与艺术交汇的一个切入点。

## 透纳——抽象画的先驱

第一个放弃细节描写、追求抽象表达的不是欧陆画家，而是英国人透纳，这应该与英伦三岛的海洋性气候变幻莫测、海景风光多姿多彩有关吧！透纳是一个艺术神童，14岁时考进英国皇家艺术学院，

学了一年就毕业拿到了学位。

毕业后，透纳开始创作风景画和海景画，也常常去当地的建筑师那里打零工，赚一点零花钱。从现在还保存的建筑图纸里，我们看到了他早期的速写练习，真是出手不凡。在一般人刚刚研究生毕业的年纪，24岁的透纳已经成为英



图1



图2



国皇家美术学院里最年轻的院士。

透纳热衷于描绘光和色彩的变化或运动的某一个瞬间，就像现在用高速相机拍摄的特写快照一样。变幻莫测的海上风光是他的最爱，水天交混、光影错杂，大自然愤怒时的咆哮让人惊心动魄。据说，透纳有一次在海上遇到风暴，为了观察海上奇景，便让船员把自己绑在桅杆上整整4个小时。经过这样的历练，透纳的风景画在绘画史上独树一帜，影响了后来的印象画派。考察透纳的创作历程，他也是从具象起步的。关于透纳的早期作品，艺术史给出的评价是：“善于用无数的细节来表现大自然的神奇，达到了‘史诗一般’的程度”。

图1是透纳早期的一幅作品《加来码头》。他巧妙地使用了光、影和透视等技法，对于画中的细节也处理得小心翼翼：几艘小船漂浮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船帆被狂风吹起来紧紧地攥着桅杆，白色的海鸥正冲向浓黑的、聚集着暴风雨的云层。波涛、水平线、船、帆和人都清晰地展现在画面上。

青年时期的透纳为开阔眼界，曾搭乘货船跨越英吉利海峡，游遍欧洲大陆。他先后游览了法国、丹麦、荷兰等国，后来又去了意大利的威尼斯。游学经历大大地开阔了透纳的视野，他向各种画派学习如何表现从水面升腾起来的光影和雾气，画出雾气朦胧的画面。

透纳39年后的画作《暴

风雪》(图2)，画的是与图1相同地点的场景，此时画中的具象元素已经看不到了。运动着的是云层、天空和波浪；小船只是通过它的桅杆，用线条做了暗示。天空与海洋之间的区别仅仅是一种可以获得的印象。观众从画中感觉到的是：汹涌的波涛、横扫的狂风和扑向船体的暴风雪。光亮与黑影盘旋而上形成强烈对比，没有清晰的、有形的图像，却表达出大自然中排山倒海一般的强烈运动。显然，《暴风雪》唤起观众的感情反应要远胜于他原来的作品(图1)，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气势。英国文学批评家、哲学家威廉·黑兹利特对透纳的画大为赞赏，说他的作品画出了“空气”和“无形”。

就在画家创作《暴风雪》的时候，摄影技术的发明让西方传统的写实技能大为贬值。原来，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西方绘画发展出了一种越来越逼真的画法，从乔托到库贝特，艺术家的水平是以能够在平面上再现真实的能力来衡量的，即画家能够在二维的平面上画出三维世界的场景。

1877年，摄影师用一幅奔马照片证明：马在奔跑的某一个瞬间可以四蹄腾空——显示出与写实绘画的不同，从而使写实绘画的真实性受到了质疑。1905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问世，大众媒体对此进行了讨论。此理论挑战了绝对的时空观，对公众的认知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因此也激励艺术家对具象艺术进行反思：绘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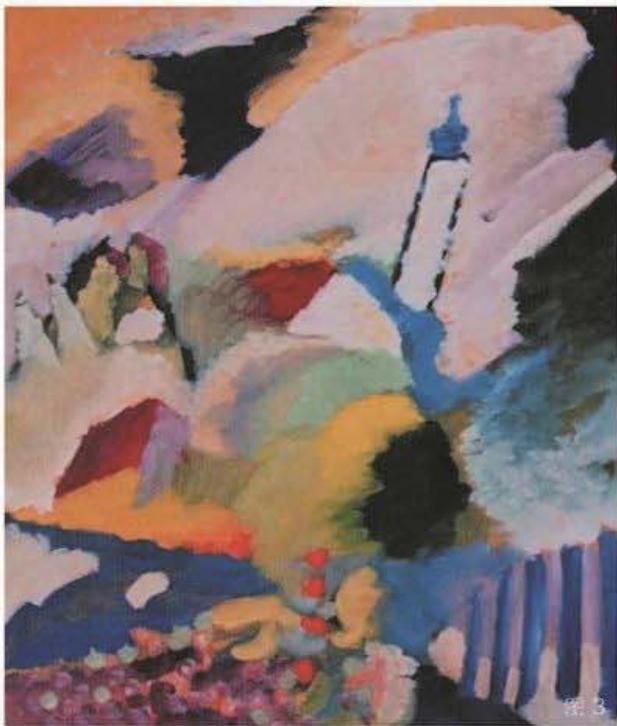
艺术的意义是否一定要真实地再现外部世界？还是应该与其他艺术一样表达自己，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透纳的艺术实践无疑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给“万马齐喑”的欧洲绘画圈带来了冲击。

## 康定斯基——抽象画的开拓者

当画家开始走向抽象化的时候，他们注意到绘画艺术和音乐艺术的相似之处。音乐没有表示具体内容，仅仅使用了抽象的声音元素和时间节奏，却能够感人至深甚至催人泪下，这是为什么呢？那么，绘画艺术是不是一定要有具体内容呢？这个问题由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提出，他认为：时至今日，人们对“美”已经有了许多新的认识。他说：“虽然我们的每一个感官对局部的、有限度的刺激会有反应。但是全部的器官都在比较深的美学层次上有着更多的联系。”

现代艺术史认为，俄罗斯画家康定斯基是第一位尝试创作抽象画的艺术家，他能够勇敢地跨出这一步，与他具有广博的文化知识和较高的音乐修养密切相关。康定斯基是一名虔诚的宗教信徒，从小生活在宗教环境里的他，每次走进巍峨高耸的教堂，环顾金碧辉煌的壁画，听到耳熟能详的宗教音乐在空中回荡时，一种敬畏、超凡脱俗之感在他心中油然而生。这种感觉正是康定斯基要寻找的，把它画出来是他梦寐以求的意愿。

此外，康定斯基醉心抽象



画还在于他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对在科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系列伟大的方程有所了解。科学方程的形式是如此抽象简洁，内涵又如此包罗万象，让康定斯基心驰神往、跃跃欲试。

1911年1月的一次偶然事件，成为康定斯基创作的转折点。那一天，他出席了一年一度的慕尼黑新年音乐会，第一次欣赏了先锋音乐家勋伯格的弦乐重奏和三段钢琴曲。勋伯格在作曲中引入了和谐的新概念，其革命性的、没有“主基调”的形式激发了康定斯基的热情。受到音乐抽象形式启发的康定斯基，开创了一种无主题的抽象画风格：用绘画来表现自然的语言，放弃了图像最后的痕迹。请留意《教堂》（图3），这是他1910年的作品（音乐会前），画中使用了

明亮的色彩，教堂的轮廓虽然模糊但还是可以辨认。

到了1911年（音乐会后），在康定斯基的作品《结构》（图4）中，我们已经找不到画与外部世界有什么联系，可辨认的东西已经荡然无存。这幅作品通常被认为是艺术史上的第一幅真正的抽象

画。

令人奇怪的是，康定斯基的抽象画居然没有减弱他作品的魅力和观众的认可程度（当然，这是对一部分高品位的观众来说的）。事实上，这样的画对观众的眼睛和大脑都是一个挑战，因为欣赏抽象画（图4）较之观看图3所示的教堂

需要更强的想象能力。从那以后，康定斯基一直坚持用抽象的形式作画。他也欣喜地发现，喜欢这样抽象画的粉丝在不断增加。画中热情奔放的色彩、形状和符号让观众产生了丰富的联想和意念活动，也激发了他们情感上的共鸣。所以，康定斯基的抽象画被称为“热抽象”，与此对应的是蒙德里安的几何抽象画，也被称为“冷抽象”。康定斯基的实践对后来的绘画新流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还是一位艺术理论家，著有《论艺术的精神》和《点、线、面》等。

抽象画的崛起使绘画艺术走出了“复制真实”的桎梏，回归了艺术抒发情感、交流思想的本职。正如艺术史家阿罗利纳所说：“如果要创造全新的绘画效果，不能从可见的真实世界寻找素材，艺术家必须通过本能和直觉寻找灵感！”

（枫林晚摘自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名画在左 科学在右》一书）





## 意林



### 做事就像做药

●罗振宇

最近，我和一名搞医药的专家聊天，我问他一个问题：“一个药上市之前，有所谓的一期临床试验、二期临床试验、三期临床试验，这有啥区别呢？这一、二、三期是怎么划分的呢？”

他说：“从表面上看，是试验规模不一样，人数越来越多。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每一期药物临床试验的核心目标不一样。”

一期临床试验主要是看药物的危害性，就是这个药会不会产生很大的副作用。

二期临床试验虽然也关注危害性，但重点是看疗效。

三期临床试验，主要是看它的稳定性。简单地说，就是一种药物对一部分人有效，那对其他是不是也有效？

你看，医药行业长期积累下来的这套经验，对我们也有用。做一件事，最常见的思考角度就是：它有没有用？实际上，你得再多考虑两个维度，就是它的危害性和稳定性：有没有害处？能不能长期有用？

假如能够这样思考，你会发现，很多看起来很有用的东西，你也不敢用了。

（自在飞花摘自微信公众

号“罗辑思维”）

### 恐惧

● [美] 莉迪亚·戴维斯

◎吴永熹 译

几乎每天早晨，我们社区的某个女人就会从她的房子里跑出来，她的脸色苍白，把外套狂乱地甩动着。她大叫着：“紧急情况，紧急情况！”于是，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就会跑到她身边，抱着她直到她平定下来为止。但对此我们是理解的，因为几乎没有人不曾在某个时刻产生冲动，去做她现在做的事，而每一次，我们都需要用尽所有力气，甚至还有我们的朋友和家人的力气，来让自己安静下来。

（唱 晚摘自中信出版集团《几乎没有记忆》一书）

### 被人打倒了的狮子

● [法] 拉·封丹

◎何 如译

有人挂出一幅画，上面画着一只体型高大的狮子被一个人捕杀的情景。观众看得扬扬得意。一只狮子经过那里，挫了他们的傲气。

“我也看出来，”他

说，“在这幅画里，画家的确给了你们胜利；但是画家骗了你们，他随意颠倒是非。假如我的同类也会绘画，那么画成我们的胜利会显得更为合理。”

（若 子摘自译林出版社《拉封丹寓言选》一书）

### 万法皆空

●易中天

能破法执，就是菩萨。

再升级，得破空执。

空执就是执着于空，开口闭口说空无。但是，一口咬定空无，就是实相吗？不是，因为这还是把无当作了有。何况我是空，法是空，空就不是空吗？也是。这就叫：空也是空。

能破空执，就是佛。

但这很难。

什么叫“空亦是空”？

大乘佛教中观派的表述是：非有，非无，非亦有亦无，非非有非无。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不是有，不是没有，不是又有又没有，也不是既没有有，也没有无。

所以，空亦是空，亦是不空。

请问，有几个人听得懂？

何况就算懂，也未必做得到。

（妙 尘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禅的故事》一书，（法）Jean Jullien图）



# 牛顿与胡克的战争

●江晓原

牛顿与莱布尼茨关于微积分发明权的争执广为人知，其实从现有材料来看，曾经在心理和情绪上给牛顿造成伤害的人，并不是和他争执多年的莱布尼茨，而是他的同胞、他在英国皇家学会的同事胡克。

## 最让牛顿受伤的人

今天一说起牛顿，公众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万有引力理论，然而当初牛顿最看重的却是自己的光学发现和理论。其实从古希腊的托勒密，到中世纪阿拉伯的天文学家，再到文艺复兴后期的开普勒，都对光学极为重视，牛顿在这一点上仍然和自古以来传统保持一致。

牛顿在1672年2月号的《皇家学会哲学通报》上发表了关于光学的稿件，这份稿件后来通常被称为《光与色的理论》。当时的皇家学会实验主任胡克，没把牛顿这个刚刚当选皇家学会会员的29岁年轻人太当回事，他在没有认真研读领会牛顿文章的情况下（据他自己说看了

3个小时），就对《光与色的理论》发表了草率的评论，他在提交的报告中说，牛顿所陈述的现象“已被测试过千百遍”，而牛顿用来解释光的颜色的假说是不能成立的。牛顿相信光是粒子，但在这篇稿件中，确有混淆“假说”与“得到实验确认的理论”之嫌，胡克抓住这点瑕疵，就对牛顿的工作大加贬抑。

胡克不负责任的评论让牛顿非常生气——据说他是“因为被人捉到毛病而生气”。牛顿是个内向的人，刚当选皇家学会会员，作为新人在科学界初试啼声，就遭到胡克兜头泼

来冷水，确实大受打击。在1672年12月5日给皇家学会秘书奥登伯格的信中，牛顿幽怨地说：“我已经受够了，因此决定今后只关心自己，不再关心促进哲学计划的实现。”有些研究者相信，牛顿当时不愿发表他在微积分方面的发现，也与此有关。而次年，当他得知起先赞成他的光学理论的大权威惠更斯也站到胡克阵线否定自己时，更是心灰意冷，竟致信奥登伯格，表示打算退出皇家学会。

## 飞扬轻佻的胡克其人

胡克生于1635年，长牛顿8岁。他出身贫寒，13岁那年父亲上吊自杀。胡克有绘画天分，遂前往伦敦学画，得到画家赏识，入牛津基督教会学院，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大

学毕业后，胡克进入玻意耳实验室任助理，由此结识了皇家学会的许多早期会员，他本人也得以跻身皇家学会原始会员之列。

皇家学会成立于1660年，因为玻意耳的关系，胡克自1662年起担任皇家学会实验主任，可谓“出道”甚早。到牛顿当选皇家学会会员那年，胡克已经担任此职10年之久。近年的研究





表明，胡克是皇家学会原始会员中最活跃的人，例如在1663~1664年间的52次学会会议中，胡克出席了47次。

胡克有成名作《显微制图》，书中不止论述了显微技术，还有关于光的一些原始理论。这当然和他的绘画才能以及在显微技术上的研究有关，同时也仍然有着前面所述自古以来重视光学的传统的影子。牛顿曾细读此书，据说私下里十分肯定这部著作。

但要说到为人，胡克和牛顿则大相径庭。牛顿性格内向，不近女色，宁愿在书斋里思索和做实验，研究他的光学、炼金术、万有引力等等。胡克却飞扬轻佻、嚣张高调，喜欢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身边还经常有情妇陪伴。胡克也是非常聪明的人，虽然在许多事情上浅尝辄止，但涉猎广泛，也算成就颇多。

牛顿虽因自己的光学理论被胡克否定而很受伤，但他仍然起身为自己辩护。他写了反驳文章在皇家学会会议上宣读，胡克出席了会议，牛顿的反驳让他无言以对。这次会议的记录发表在《皇家学会哲学通报》上。学会还做出决议，责成胡克重新评价牛顿的理论，并实施牛顿所说的实验，以验证牛顿的光学理论是否正确；还要求胡克尽快提交报告。考虑到胡克担任皇家学会的实验主任，这对他来说确实责无旁贷。

1675年12月，牛顿又向皇家学会提交了两篇光学论文：《解释光的性质的假说》

和《论观测》，他与胡克的争端再次开启。胡克说牛顿从《显微制图》中获得了灵感，提出的理论却是错误的。但胡克不得不执行皇家学会4年前的决议，1676年4月27日，他在学会当众演示了牛顿《光与色的理论》中的实验，证明牛顿的理论是正确的。这样用实验来定理论的真伪，被牛顿称为“实验的十字架”。

###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胡克和牛顿还在万有引力问题上有所争端。万有引力理论当然有一个形成和完善的过程，有些人认为，胡克在万有引力理论的确立过程中有过贡献，但这种观点远未成为科学史上的共识。此事的梗概如下。

在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问世之前的十来年间，胡克也对行星运动理论产生了兴趣。1679年，他曾致信牛顿，企图重建友好关系，并征求牛顿对行星运动的看法。牛顿礼节性地回了信，信中谈论了一点关于重力作用下物体运行轨道的内容。不幸的是，牛顿信中谈的这部分有错误，而胡克用他的小聪明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于是就在皇家学会会议上公开了牛顿的信，并且耀武扬威地指出牛顿的错误。

牛顿受此羞辱，仍很克制地给胡克回了信，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然而再次不幸的是，牛顿这封信的论述中又有错误，而且又被胡克看出来。胡克故技重演，再次在皇家学会会议上公开牛顿给他的复

信，并且又对牛顿的错误大张旗鼓地谈论了一番。按照牛顿研究权威怀特的意见，胡克虽然发现了牛顿的错误，甚至还凭小聪明猜到了正确答案，但他完全没有能力从数学上证明自己的猜测。

虽然胡克以擅自公开他和牛顿的私人通信来博取声誉、诋毁同行，纯属小人行径，但他对牛顿的羞辱从客观效果上来说，对牛顿还是有所启发和帮助的。当1687年《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问世时，一切错误都已纠正，并且给出了完美的数学证明。

“假如我看得比较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是牛顿的名言，语出1676年2月5日牛顿致胡克的信中。在主流的科学史读物中，通常从正面来理解这句话。但富有八卦情怀的科学史研究者则比较喜欢将这句话解释成牛顿对胡克的讽刺，因为胡克个子矮小，而且驼背，其貌不扬。有考据癖的研究者还补充论证了牛顿写这封信之前确实已见过胡克本人——牛顿当选了皇家学会会员却很少出席学会会议，而他1675年2月18日第一次出席会议时，几乎逢会必到的胡克确实是在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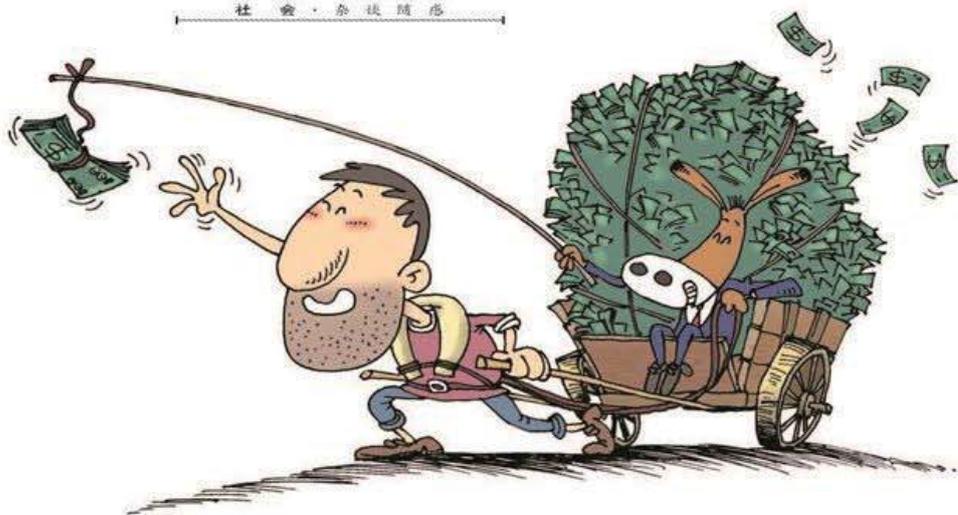
1703年发生了三件事：胡克去世、牛顿当选皇家学会会长、皇家学会迁往新址。新会长，新会址，新气象，但学会仅有的一幅胡克画像在搬迁中丢失了。

（格致摘自《新发现》2018年第11期，黎青图）



## 谈钱

● 梁朝辉



女人、金钱和坏事总是新闻。钱，这样一个中性的名词，自诞生以来，就把无知和富有绑在一起，被片面地赋予了各种贬义。鲁迅说：“金子做了骨髓，也还是站不直。”三毛文艺起来也讲：“世上的喜剧不需要金钱就能产生，世上的悲剧大多和金钱脱不了关系。”连爱因斯坦都认为：“我绝对相信，在这个世界上，金钱绝不能使人类进步。”……众口一词教你视金钱如粪土，平平淡淡才是真。

金钱，是人类发明的最伟大的工具，金钱科学地衡量了大部分具体事物和无形人情的价值，使社会变得公平，给有思想的人带来快乐。金钱是一种催化剂，使堕落的人更堕落，高尚的人更高尚，热爱生活的人不一定爱钱，但是不爱钱的人一定不热爱生活。

金钱几乎象征着人们的利益和幸福所必需的一切，金钱意味着自由、自立和权利。黄金不起支配作用的时候，“黄金时代”才到来，那是世外桃源。

钱有三种购物之外的作

用：检验自己是否脱离了社会和时代；保护自己成为自己；引导自己去改变自己，并成为更有趣的人。

吝啬鬼永远处在贫困中，贫穷是状态而不是美德，穷是一种心态，你若一辈子坚持自己是穷人，钱也救不了你。金钱是好的仆人，也是不好的主人。有钱的人怕别人知道他有钱，没钱的人怕别人知道他没钱，我们手里的金钱是一种保持自由的工具。每一分钱都是无辜的，每一分钱也都是充满力量的，被金钱击败的人，是他不知不觉地站在了金钱的对立面。

聪明意味着可以解决当前麻烦，智慧则可以助你消除未来隐患。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东西，哪儿好它去哪儿，当没有人谈钱的时候，一个社会就已经完成固化了。

苏联时代不谈钱，婆罗门不谈钱，曾经的美国南部老贵族和黑人也不谈钱，但人们很难通过个人努力来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

钱对国家来说是尊严，对个人来讲是自由。钱不能衡量

一个人的真正价值，却衡量了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的贡献。钱是理性的，对钱一旦感性起来，描述将会是这样的：一个人的成就，不是以金钱衡量，而是一生中，你善待过多少人，有多少人怀念你。生意人的账簿，记录收入与支出，两数相减，便是盈利；人生的账簿，记录爱与被爱，二者相加，就是成就。如果你失去了金钱，失之甚少；如果你失去了朋友，失之甚多；如果你失去了勇气，便失去一切。但最终，金钱依然是对物质世界控制能力最理性和最佳的量化标准。

你可以懒得赚钱，却不能懒得懂钱；你可以小富即安，但是不能以为“小桥流水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的童话结局真实存在。金钱让人充满斗志，只要用对地方。真正的人物，是被金钱所信任的人。

人们总是以为不赌就不会输，其实，拿着筹码而不赌，你已经输给了时间。

（计然摘自《时尚先生 Esquire》2018年第11期，小黑孩图）



最近我面试了一个证券分析师。这位30多岁的男士的履历很棒，谈吐雅致、气质出众，只是状态不好，在和我聊天时偶尔会叹气。当我问他，是不是因为生活压力大才从证券分析师改行做财经编辑时，他竟然伤感地掉泪了。

事实的确如此，这个分析师由于券商裁员失业了，但他有小孩，需要一份工作贴补家用，情急之下，只要看到有“财经”两个字的招聘就投一下简历。都是中年人，这让我也有点伤感。

不过我也没想到从一个证券分析师改行做财经编辑的堕落感，竟然到了能导致人流眼泪的地步，虽然这两份工作的收入大概相差3倍。

记得几年前看过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对就业市场人群的智商水平的一个统计，得到的结果大概是，在从事的行业比较繁荣的阶段就业的人的智力商数，比那些在行业低谷期就业的人的智力商数平均要高10个点左右。我一直有个猜想，那就是，通常来说教育对人真的很重要，但人们往往忽视了进入所从事的行业时，这个行业或者整个经济的景气程度。不景气的形势对人们的行为习惯以及发展水平的影响同样很大。

为什么在不景气阶段就业的人平均智商会下降？从我面试的证券分析师身上就可以找到原因。在某些压力下，人们会屈服于短期效用，比如，不管怎么样，为了养活老婆孩子我需要找份工作。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找到的工作通常不会令人很满意，之后这个就业者很可能因为不满工作现状，又急着更换另一份工作……在急于更换工作的过程中，很多人会忽略原本的职业规划，或者为了短期工资水平而

忽视长期收益情况。长期从事这种满足于短期效用的工作，人的智商是会下降的。

在经济处于收缩阶段的时候，有很多初创的创业公司就可能做出很多满足短期效用的事。如果你是个正在找工作的职场新人，对选择去一家微小规模的创业公司工作要保持谨慎。因为这类公司除了可能会拉低你的智商，在现在的情况下，它通过上市或被收购让你实现财务自由的概率也下降了很多。

在今后一些年头里，你要是想有个还算说得过去的职业发展路径，以及想多挣点钱，还是应该更多地往那些大公司投简历。

这是为什么呢？你可以把在一家大公司做管理者的收入想象成从你的下属那里收取管理税，手下的人头越多，你收取的管理税就越高。也许你不了解，在一些有40万至50万员工的巨型公司，虽然公司的利润并不一定那么高，但那些层级还说得过去的管理者的收入还是高得令人咋舌。

其实，你注意过吗？那些高收入的职业和很多高利润的公司类似。从事这类职业的人的边际成本都在迅速降低。用我们刚才说过的管理税模型来说，如果层级设计合理，一个管理者可以管理很多人，那他获得的“税收”就

会很高。

而决定你收入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什么？是时间。

无论如何，你的时间是最宝贵的，虽然绝大多数人还意识不到这一点。

（少伯摘自《第一财经周刊》2018年第43期，王原图）

## 更赚钱的工作

●崔 鹏





## 欧美新闻界“赶走”“一战”真相

●袁野

在欧洲和美国，公众只知道“一战”是一场“漫长、残酷而不失伟大的战争”，对其细节所知不多。在美国20世纪参与的重大战争中，“一战”是唯一一场在首都华盛顿没有纪念碑的。在民间，“一战”也很难唤起深刻的敬畏乃至反思，描绘那场发生于一个世纪前的战争的电影和电视作品屈指可数，相关书籍多年也没出几本。

这种现象与技术限制有关——“一战”留下的“物证”远没有后来的战争多。不过，一个重要因素经常被忽视，那就是，参战各国想方设法将战争真相“赶”出了报纸头版。

### “一战”战地报道在各国遇阻

英国1914年8月投身“一战”时，主流报刊并不知

道自己将面对何等严峻的挑战。弥漫于各个编辑部的观点是：战地记者很酷，能与骑兵军官称兄道弟。《每日邮报》和《泰晤士报》的老板诺克利夫勋爵命令手下赶紧去买马，并向政府报告。

英国政府对新闻媒体的防范，比其他参战国慢了半拍。战争爆发后，德国政府立刻发布“媒体指南”，对战时新闻报道加以限制。法国重拾第二帝国时代的传统，《鸭鸣报》描绘了一个穿军装的老妇人拿着剪刀，在许多报纸上剪出大洞。1917年，美国参战后不到一周，时任总统威尔逊就建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负责人是拥护政府的记者乔治·克里尔。

1915年9月初，也就是德军进逼巴黎、法国政府撤往波尔多之时，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领导的自由党内

阁终于决定对战地记者加以限制。英国议会通过法案，规定“任何人不得以口口相传或书面形式，散布可能导致军队或平民不满或惊慌的消息”。

作风古板的英国陆军大臣基钦纳勋爵甚至一度认为，只有士兵才属于战区，记者根本不该出现在前线。《每日纪事报》的菲利普·吉布斯和《每日邮报》的罗勒·克拉克蔑视禁令，顶着“新闻歹徒”的称号潜入法国发回报道，随后双双被捕，并被警告：若再犯便会被枪毙。

战争没有像乐观者预期的那样在1914年的圣诞节前结束，英国政府感到有必要借媒体之口安抚民众。1915年6月，6名英国战地记者抵达前线，吉布斯也在其中。英国陆军司令部称他们为“会写作的狗”。接下来的几年里，又有几名记者获得战时采访许可，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处在当局的密切注视下，以确保只有军队和政府觉得不错的内容才能被披露给读者。

### 政府、军队和媒体达成默契

环境使然，战地记者很容易被军队“同化”。他们统一换上军官制服：卡其色的外套和领带，长裤塞进长靴里，尖顶军帽在危险时刻可以换成钢盔。所有人都获得了上尉的荣誉军衔，除了绿色的袖标，其他和真正的军官别无二致。

不仅是外表，记者们的思维方式也很快就和周围的人一致了。为《每日邮报》和《每日镜报》撰稿的威廉·比奇·托



马斯堪称典型。1915年8月4日，当德军首次使用化学武器、两军在夏季的暴雨和泥塘般的战壕中对峙时，他向读者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

“烤鸡肉和煎炸的土豆‘啾啾’作响时，偶尔会有一枚子弹砸在战壕边……这些勇敢的小伙子是英国军队中最优秀、最骄傲的老兵，跟任何部队相比，他们都是最精锐的百战之师。”

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战时对新闻实行管制确实有必要性。1915年5月，英国人管不了的《纽约时报》曝光了“勇敢的小伙子”遇到的大麻烦：英军炮弹短缺。报道在伦敦造成了爆炸性的政治冲击，阿斯奎斯被迫组建联合政府，劳合·乔治进入内阁，阿斯奎斯随即被取而代之。

但总体来说，各国政府、军队和新闻媒体有较强的默契，甚至不惜掩盖和歪曲事实。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案例与索姆河战役有关。这场会战自1916年7月1日开始，持续了四个半月，总共300万人投入战斗，死伤人数达到7位数。仅在战役第一天，就有1.9万名英国士兵丧生、3.8万人受伤。有评论说，人类文明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高效的杀戮。

在此期间，为了不给前线部队“添麻烦”，记者们遵照指示留在宿舍里，只能通过军方公告了解战斗进展。于是，远在大后方的读者们被告知：“这对英格兰和法国来说是美好的一天。在战争中，这是个

充满希望的日子。”菲利普·吉布斯在稿件中这样写道。

接下来的几个礼拜里，记者们被允许外出观察战斗，然而，他们无一例外继续保持着原先的腔调，即便目睹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伤亡，也没有任何改变。

时隔多年，一些曾经的战地记者对自己当年所写的内容深感惭愧。1925年，威廉·比奇·托马斯写道：“英国陆军情报部门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有很大一部分是完全错误和具有误导性的……实际上，（报道发出的）第二天和之后几天，我都寝食难安，因为那不是真实情况。”托马斯说，“头条新闻巨大的粗体字，外加我自己大大的名字，都无法减轻这种耻辱。”

1923年，菲利普·吉布斯以带有悔意的口吻说：“我们完全把自己当成了军人……我们是自己的审查员。”但他也辩解称，自己试图“照顾那些儿子和丈夫在法国作战的人的感情”。

“一战”结束后，托马斯和吉布斯接受了政府颁发的骑士勋章。也有少数人如《每日镜报》的编辑汉密尔顿·菲夫，将这一荣誉视为贿赂，这样的贿赂使他对目睹的一切保持沉默。

### 客观只是和平时期的奢侈品

直到持续了上千个日夜的杀戮落幕，欧美各国的公众才渐渐了解到，堑壕战是多么恐怖，毒气、炮弹、机枪、铁丝网、疾病和泥泞怎样杀死了整

整一代年轻人。1917年12月，劳合·乔治在菲利普·吉布斯的庆功宴上坦言，永远不应该允许公众了解这种“血腥生意”的本质。“如果人们知道真相，战争明天就会停止。他们当然不知道，也无法知道。”劳合·乔治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许多细节可能永远不会为后世所知。除了约束新闻报道，各国政府还检查军人寄出的家书，以免泄露机密信息，或是打击家乡父老的士气。审查人员把敏感的内容撕掉或用笔涂抹，让无数记忆碎片就此消失。当然，由于这场战争太过可怕，战壕中的许多人也不愿向亲友提起自己到底经历过什么。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11月11日落幕。此前4天，美国人见证了这次战争期间最后一次重大的报道失误：前线军官误读了一条宣布局部停火，以便德国代表团前来谈判的消息，结果，11月8日的各家报纸就刊出了“战争结束”的大标题，引发举国狂欢。

辟谣姗姗来迟，许多人早已陷入宿醉。纽约时报广场上，一些愤怒的民众撕碎了报纸。

1918年11月11日，战争结束的消息再次传来。战争真的结束了，但庆祝活动明显冷清了很多。民众耗光了激情，而后，他们渐渐意识到战争的意义和代价。

（阿建摘自《青年参考》2018年11月14日，本刊节选，王青图）



## 高俅升迁的阶梯

●鲍鹏山

高俅原是一个浮浪的破落户子弟，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一脚好气毬”。于是，京师人也就不叫他高二，只叫他高毬，他发迹后，把毛旁的“毬”改为人旁的“俅”。

他的职业，就是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

如果就这样下去，高俅此生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做一个豪门清客，最低境界是财主的奴才，不会有太大的出息。但是，他后来还真是玩大了。这是一个曲折而有意味的过程。

高俅最初也只是帮王员外的儿子使钱。王员外看着自己的儿子被高俅这个泼皮带着到

处吃喝嫖赌，便一纸状子告到开封府。府尹断了高俅四十脊杖，然后把他押送出东京，注销东京户口。

东京城中的百姓对这个小流氓厌恶得很，高俅在东京无处落脚，便去了淮西，投靠一个开赌坊的闲汉——柳二郎柳世权。

三年以后，宋哲宗心血来潮，大赦天下。高俅遇赦。柳世权给了他一些盘缠，还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让他投奔自己的亲戚——开生药铺的董将仕。董将仕撇不过柳二郎的面皮，便假装欢天喜地留高俅在家歇宿，每日酒食款待，住了十余天，他想出一个两全之

策：拿出一套衣服，又写了一封书简，打发高俅到小苏学士处去。小苏学士又写了一封信，把他荐给驸马爷王晋卿了。

王晋卿还真喜欢高俅这类人，一见就喜欢。随即收留高俅在府内做了亲随，出入如同家人一般。

至此，高俅终于进入了上层社会，并最终通过驸马，又去了“小舅端王”那里。“小舅端王”做了皇帝，他就成了太尉！

王晋卿，《水浒传》称之为“小王都太尉”；苏学士，《水浒传》称之为“小苏学士”；端王，《水浒传》称之为“小舅端王”。施耐庵都给他们扣上一顶“小”的帽子。这些人其实都还本分啊，怎么就成了小人呢？

董将仕并不是善恶不分的人，恰恰相反，他的精明足以让他区分善恶。

但他的精明让他更能区分利害。在判断了自身利害之后，他把高俅推荐给了小苏学士。

小苏学士也一样，其学问见识足以让他辨明忠奸。但是，他又出于一己小利害的考虑，放弃了大原则。于是，他又把高俅推荐给了小王都太尉。

他们或是本分的小生意人，或是朝廷里体面的官僚。他们知道高俅是个瘟神，可不但没有阻断他的上升之路，恰恰相反，他们都害怕得罪这个小人物，再加上一个“撇不过面皮”、一个要“做个人情”，于



## 二八原则

●冯唐

我在麦肯锡工作时，以及离开麦肯锡之后，一直有人问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你能不能不告诉我，制胜的战略是什么，而是告诉我，如何制定出这个制胜的战略？”

大家想知道的是方法论。但是，如果真要讲明白这些和方法论相关的问题，很有可能需要写一本三百页的书。

在这些众多的方法论背后，有三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基本原则是金字塔原则，第二个基本原则是科学研究原则，第三个基本原则是二八原则。

二八原则的简单定义是：花百分之二十的力气，实现百分之八十的效果。

先要说明的是，二八原则的目的不是帮助你偷懒。这个原则的第一目的，是帮你成就更多。你花百分之二十的力气实现某件事百分之八十的效果，你花你剩下百分之八十的力气实现另外四件事百分之八十的效果，这样，你花百分之百的力气就能实现常人百分之四百的效果。这不仅是传说中的“事半功倍”，是“事半功多倍”。这个原则的第二目的，是严格约束你，让你不要恋战。“更好”很有可能是“好”的敌人，“完美”一定是“美”的敌人。如果你追求一

个局部的更好甚至完美，你有可能花费巨大的资源和时间，从总体上看，这往往意味着总体的浪费和失败。这就是传说中的“打赢了战役，打输了战争”。

应用二八原则时，第一步，要明确你要在什么事情上达成什么效果。你要逼自己仔细想，想得越具体越好，并且拿起笔把它写在笔记本显要的位置，如果之后产生困扰，打开笔记本，重温它。在世俗的世界里，人们太容易被潮流、情绪、他人所影响，很多人做的事情和他们该做的事情无关，他们在该做的事情上的努力和要达到的效果也常常无关。

第二步，确定达成既定效

果最重要的三个行动。在确定的过程中，充分利用最直接的信息来源（比如某个行业有胆有识的专家的判断，比如你自己的直觉和常识）。

第三步，果断行动，不必纠结是否已经有完美的方案，特别是在快速变化的情境中。如果纸上谈兵的节奏跟不上市场变化的节奏，那就先打，打了再看，然后看结果再调整。

第四步，在达到百分之八十的效果之后收手。抬头看路，大处着眼，重新审视，再次确定为了赢得整个战争，下面最重要的三个战役是什么。

纸短理长，很遗憾没有足够的字数让我多举几个例子。遥祝多用“二八”，打赢战争。

（两由之摘自微信公众号“冯唐”，勾犇图）



是，他们都自愿成了高俅上升的台阶。

做善恶是非判断的是君子，做利害判断并把利害置于是非之上的，就是小人了。

对利害的考虑压倒了对是非的判断，个人的小算盘压倒

了做人的大原则。

人，从打个人小算盘开始，就从“大人”变成了小人！

当好人一步一步变成胆小怕事无原则的小人，坏人也就一步一步踏着这帮打小算盘的

小人铺就的台阶，最终走到了权力的顶峰，坏国、坏家、坏民！

孔子曾说：“乡愿，德之贼也！”

（夕梦若林摘自学林出版社《江湖不远》一书，黎青图）



## 圣马洛

● 邵毅平

住在雷恩的时候，我常常去圣马洛。于是，有朋友说：“你为什么不去写写圣马洛呢？”

我常常去圣马洛，当然是因为喜欢。听说米兰·昆德拉也喜欢。他到雷恩的第一天，说了句“雷恩真丑，实在是丑”，就跑去圣马洛。我常常去圣马洛，倒不是因为雷恩丑，而是因为圣马洛美；尤其因为它有夏多布里昂，有他出生的祖屋，有他埋葬的坟墓。要写圣马洛，那就先写他吧。

在圣马洛海滨，通过一条涨潮时会被海水淹没的暗礁上



夏多布里昂

的道路（圣马洛的摩西之路），到一个名叫“大贝”的无人小岛，岛上有一个花岗岩坟墓，面朝英吉利海峡，就是夏多布里昂之墓。只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没有铭文，也没有任何装饰。

几乎所有的法国文豪，不是葬在巴黎的这个公墓，就是那个公墓，最了不起的进了先贤祠；却很少有人像夏氏那样，选择在荒凉的海滨小岛，让自己面朝大海，却不再春暖花开。

这是他自己生前的选择。他于1848年7月4日去世，4天后举行了葬礼。“我说葬礼而不是下葬，因为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早就在圣马洛近海中的一个巉岩上提前建造了他的坟墓。”在《夏多布里昂》一文中，雨果特意解释说。生前建造自己的陵墓，这是帝王才有的举动，夏氏就这么霸气吗？然而他又不树碑刻铭——也许《墓畔回忆录》就是碑铭？

似乎怕人们不懂夏氏的心思，坟墓旁的石垣上钉着一块

铜牌，上面写着：“一位法国文豪希望在此憩息，因其唯愿聆听海涛与风声。过客，请尊重他的遗愿。”

文豪的遗愿果真如此吗？

少年雨果是夏氏的崇拜者，说过那句流传甚广的话：“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什么都不是！”可是说起夏氏的妻子，他却极尽刻薄之能事：“她在家像凶神恶煞……她责骂丈夫、亲戚、朋友、仆人，尖酸刻薄，假正经，讲人坏话，出口伤人……她长得丑陋，脸上有小麻子，大嘴，小眼睛，身材单薄，装作贵妇模样……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怕她、憎恶她、宽容她、奉承她。”

雨果下笔如此不留情，是因为他在寒微时登门求见，受够了夏氏妻子的嘴脸；仅有一次好脸色，也是为了慈善义卖。“天主教的巧克力和德·夏多布里昂夫人的微笑使我花了15个法郎，也就是20天的伙食费……这是卖给我的最昂贵的女人的微笑。”少年时受过



《世说新语》中记载了“王戎识李”的故事：王戎七岁时，和小朋友看见路边李树上结了很多李子。小朋友都去摘，只有王戎不动。有人问为何不去摘，王戎说：“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人们尝后，果然如此。

相似的故事后来再次上演。《元史·许衡传》记载，许衡过河阳，暑热口渴。众人见路边有梨树，争先恐后摘梨吃。许衡坐在树下安然如常。有人问为何不食，许衡说：“不是自己的不可以摘取。”那人说：“时局混乱，



许衡

## 区别

●张宏

梨树已没有主人了。”许衡说：“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

王戎是竹林七贤之一，才华横溢，但在历史上名声

并不好，《晋书》说王戎“性好兴利，积实聚钱，而又俭嗇”；《世说新语》关于“俭嗇”的九条记载中，有四条说的是王戎。七岁能“识李”，但考虑的只是自己能否获利，也许从那时起就决定了他未来的性格。而许衡不关注梨甜不甜，只问这梨是不是自己所有，面对诱惑，有自己的原则。后来许衡成为名臣、著名学者。去世后，其品德言行为人们所推崇，被誉为“元朝一人”。

（檬男摘自《今晚报》2018年10月18日）

的屈辱是可以记恨一辈子的，甚至影响了他对布列塔尼人的观感。

这也许可以解释，夏氏妻子去世后，夏氏参加完葬礼，回家时却哈哈大笑。一个朋友说：“这是脑子进水的表现。”另一个朋友说：“这是有理智的证明！”雨果自然赞同后者。“我诅咒我的婚姻。这场婚姻使我步入歧途，夺去我的幸福。”在《墓畔回忆录》中，夏氏是发过牢骚的。

夏氏的婚姻是家人包办的，他最爱的小姐姐吕西尔张罗得最起劲，婚前他对妻子一无所知。他曾有机会改变这段婚姻。1795年，他流亡到英国，寄住在一户牧师家里。那家的女儿叫夏洛特，妩媚而温柔，深深地爱上了他。这也是他的初恋，令他失魂落魄。她母亲代女儿向他求婚——他们家一直以为夏多布里昂未婚。

当他说出“我已经结婚了”时，夏洛特的母亲晕倒了……

“我写作时，她的形象坐在我面前。当我的目光从纸张上抬起来，望着我热爱的形象，好像她真的出现在我面前……夏洛特从一道光线里走出来，统治着我……我青春时代的初恋呀，你带着你的魅力逝去了！的确，我刚才重新看见了夏洛特，但是，这中间过去了多少年？”这是过了27年写下，又过了24年修改的，这中间过去了半个世纪！而修改后没多久，夏氏就瘫痪了；又过了几个月，夏氏便去世了，享年80岁。

“遗体不能马上运往圣马洛，因为起海浪的缘故，遗体只能在7月18日葬入坟墓。”雨果这么写道。其实，影响下葬的不是海浪，而是潮汐。通往夏氏坟墓所在小岛的道路上，一天会两次被潮水淹没；如遇

上天文大潮，则整日都会淹在海水中。我每次都登上了小岛，但有人去了好几次，就是没能登上小岛。雨果说的就是这回事，只不知是他没写清楚，还是译者没译明白。

记起那次从小岛上回来，坐在朝向海峡的堤岸上，吃着一个硕大的“盖吧（肉夹馍）”，看着潮水渐渐涨上来，游人们纷纷撤离小岛。眼看着潮水开始淹没道路，却有几个游人滞留小岛，堤岸上的看客都惊呼起来。几个工作人员涉水过去，拉着游人安全撤回岸边，又引起看客们的阵阵欢呼……

海峡云淡风轻，游轮进出港湾。小岛重又孤立于海中。岛上只有夏多布里昂，背对他出生的祖屋，面朝夏洛特的祖国。

（江汉摘自《新民晚报》2018年11月12日）



上周五，我们家又收到两封 HOA 的信。打开信封时，心情就像打开判决书一般。果不其然，在两封信中，HOA 分别指责我们家前院的灌木不合格，以及草坪需要修补。拿到信之后，我四处找工人，最终花了 700 美元解决了这些问题。

HOA 的全称是 Homeowner Association，在中国叫业委会，但房委会可能是更为恰当的翻译。早期的业主管理委员会不像今天的 HOA 这样，有规范的管理，而是具有种族主义的色彩，甚至本身就是种族隔离的工具，因为早期的 HOA 可以明目张胆地排斥有色人种入住特定的小区。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种族隔离制度被法律废除后，现代规范化管理的 HOA 才开始出现。现代意义的

HOA 最先组建于纽约的长岛，其目的是让业主充分享受优美的环境，防止个别业主在自己地产上的某些修建、装饰、绿化行为影响周围的景观，从而影响其他业主的“享受”，甚至影响到物业本身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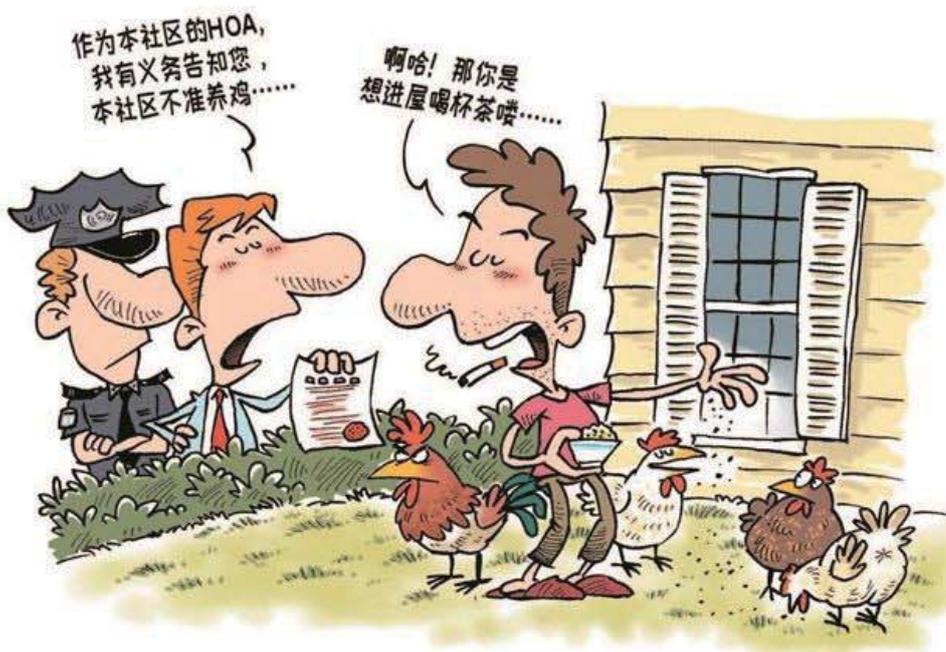
在美国，业委会与国税局并称为两个权力最大的机构。联邦调查局在行使权力的时候还要受到种种制约，但这两个机构几乎是肆无忌惮。在我们小区，业委会的人定期开车在小区内四处巡视，看到问题就拍照发信，要求你定期整改，否则就要罚款。业主接到这种信之后只能照做，几乎没有申诉的余地。罚款缴迟了就会有很高的滞纳金，滞纳金积累多了，HOA 就会没收你的房子。

HOA 几乎什么都管。大的

方面，限制你的政治权利，HOA 可以禁止业主在自己院子里放置政治性的选举标识，比如支持某位候选人的标语。在小的方面，HOA 可以禁止业主挂某些颜色的窗帘，规定院子里只能种什么花草，进屋时脱下的鞋必须放在门内而不能放在门外，阳台上禁止挂衣服，给房子的外墙刷什么油漆，门口的树叶有没有扫，等等。

在美国，如果一个公民认为政府机构、警察、法院或者其他机构侵犯了其权利，他都可以向法院或者该机构的上级机构提出申诉、仲裁或起诉。但是，对 HOA 做出的不公正的处罚或者决定，业主往往没有办法维权，除非涉及诸如种族歧视、私闯住宅等大问题。为什么业主不可以起诉 HOA，或

## 美国最有权势的部门 ●陈劲松





## 宜家的一元冰激凌



如果列一份宜家的畅销榜单，排名第一的可能不是沙发、台灯、置物架，而是出口处一元钱一支的冰激凌甜筒。仅2015年，宜家中国就售出1200万支甜筒。

宜家冰激凌在中国的售价是一元，在德国的售价也是一元，但是单位是欧元。一元人民币的冰激凌不会亏本吗？这种商业行为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这还得从峰终定律说起。峰终定律就是：人们对一件事，往往只能记住两个部分，一个是过程中的最强体验，峰；一个是最后的体验，终。过程中其他好与不好的体验对记忆几乎没有影响。比如，星巴克的“峰”，是友善的店员和咖啡的味道；“终”，是店员的注视和微笑。尽管整个服务过程中有排长队、价格贵、等待制作时间长、不易找到座位等很多差的体验，但是顾客下次会再去。

宜家的购物路线也是按照峰终定律设计的。虽然逛宜家有一些不好的体验，比如“地

形”复杂，哪怕只买一件家具，也需要走完整个商场；比如店员很少，咨询问题难；比如要自己从货架上搬货物，要排长队结账。但是，它的峰终体验是好的。它的“峰”，就是购物过程中的小惊喜，比如便宜又好用的挂钟，好看的羊毛毯，以及著名的瑞典肉丸。它的“终”是什么呢？就是出口处一元钱的冰激凌！如果没有出口处一元钱的冰激凌，逛宜家时，“终”的体验可能会很差。

所以，一元钱的甜筒看似赔本，却为宜家带来了极佳的“终”的体验，成为人们记住宜家的一个标记。当人们再回忆起宜家的购物之旅时，会觉得整体过程都非常棒。

峰终定律是诺贝尔奖得主、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经过深入研究发现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顾客对购物体验的回忆，以及下一次是否会继续光顾。可惜的是，很多企业还没有意识到，如果对“终”的设计不够好，将白白流失很多

会重复购买的顾客。

这也就引出一句格言，获得好服务口碑的最重要的行业秘密：“多数可遗忘，偶尔特漂亮。”也就是说，你给顾客的绝大多数服务都很一般，让他别产生不满情绪就行。而好口碑则来自你偶尔给他的一个特别好的体验。比如你到一个酒店住宿，酒店的价格不贵，条件很一般，设施都有点旧了，这本来就是很平淡的经历。但是这个酒店的服务员有权“搞细节”：在发现你喜欢吃的水果时，会增加你喜欢的品种，而且还是免费的；当你回到房间，发现床上放着酒店送你的一瓶酒；哪天你要走了，酒店还送给你一个小礼物。有这些小细节，你能不给好评吗？其实，我们在生活中也早已明白了这点：有的人平时对你一般，关键时刻帮了你一个忙，你会念念不忘。

（半夏摘自《青年博览》2018年第2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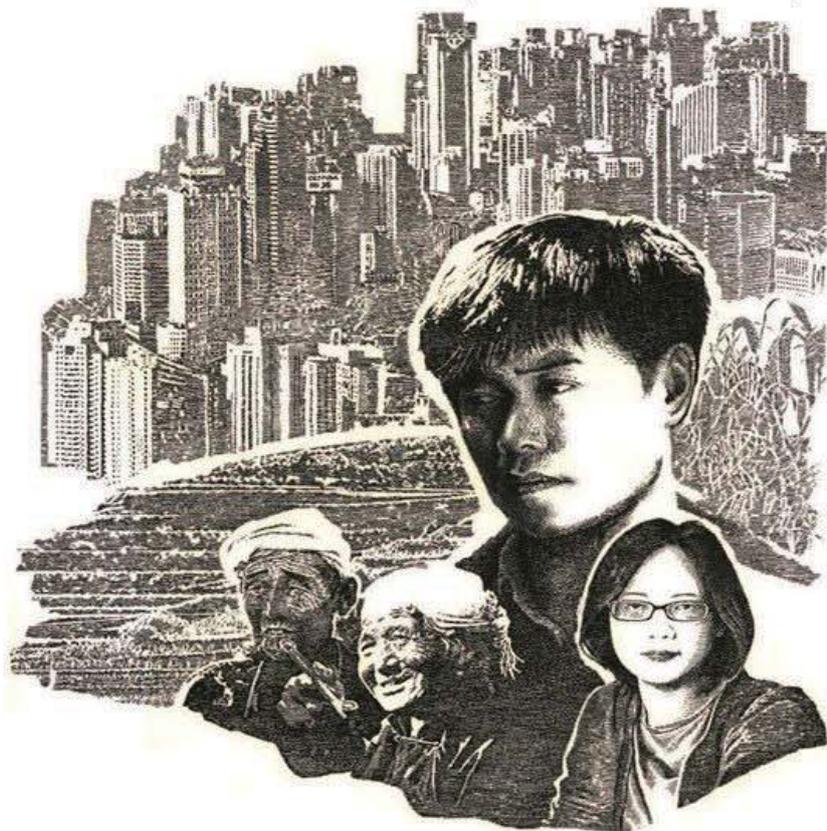
者说即使业主起诉HOA也很有可能败诉呢？这是因为HOA是一个自己管理的实体，业主本身就是HOA的成员，授权HOA的管理层代表自己管理小区，起诉HOA相当于自己起诉自己；另外，HOA的章程上一般都列有这样的豁免条款，即业

主放弃对HOA管理层人员提起任何民事诉讼的权利。业主购买物业时就表示同意章程上的条款，这是业主会败诉的重要原因之一。

被罚多了，邻居就传授给我一个诀窍。邻居告诉我，本社区的HOA巡逻车是

一部黄色的大众汽车，发现这部车在家门口停留，就赶紧拿杯茶出去请HOA的人喝，这样他就不好意思下手搞你了。所以，业主的厨房里需常备着一杯茶。

（云月摘自《看天下》2018年第31期，小黑孩图）



## 卖了良心才回来

●毛尖

20世纪80年代有一篇风靡中国的小说，是陕西作家路遥写的《人生》。故事主人公高加林就像狄更斯《雾都孤儿》中的费金一样，人名变成了词汇。一个男青年离开故乡进城，在城市里积极奋斗，城市女朋友立马把家乡的姑娘给比了下去，但是，城市不是那么容易站稳脚跟的，都市的陷阱又把他送回原地。这样的男青年，我们统一称他为——高加林。

高加林引发过天南地北的讨论，关于乡村的梦想，关于城市的冷漠，关于现代化，关于爱情，他是活到今天的虚构人物，也是20世纪80年代最

重要的文学形象之一。小说的最后，被城市打败的高加林回到老家，原本绝望的他，发现故乡的亲人并没有嘲笑他，而他望着“满川厚实的庄稼，望着浓绿笼罩的村庄”“单纯而又丰富的故乡田地”，终于泪如泉涌。

《人生》是文学课堂里的必读小说，每次读都会生出不同的感受。年轻的时候比较罗曼蒂克，什么故事都只重感情部分，基本把高加林当陈世美。但这些年的，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也人到中年了，越来越理解高加林；再加上离家多年，把老父老母交给姐姐和姐夫照看，午夜

审视自己，几乎就是高加林，甚至还不如高加林，因为没有他旺盛的进取心。

自1988年到上海读书，除了中间跑到香港读了三年书，我在上海已经住了四分之一一个世纪。其实老家宁波离上海很近，从前是坐一个晚上的火车，现在只要两个小时。可车程短了，回去的次数反而少了。当然，我有很多理由：我在这里有了自己的家，有孩子要管，家务事要做，课上不完，文章也写不完，每天晚上熬到两三点，钻进被窝的时候，还没想到父母，就睡着了。虽然在梦中，曲里拐弯走过的街道巷子，永远是宁波槐树路一带。

但我内心知道，真正构成我和故乡之间的离心力的，不是因为我的忙碌。和高加林一样，我生活的度量衡发生了转变。在老家，跟着父母八九点上床，在床上磨蹭到十点，蹑着手脚起来到客厅过夜生活，弄到半夜也饿了，去厨房噼里啪啦搞吃的，然后一回头，被我妈吓得魂飞魄散。她听到声音以为有贼，就抄起扫帚悄无声息地站我身后了。而等我“魔都”的生物钟发生作用，我妈也起床了。所以，一直以来，她觉得我脸色不好是因为上海的生活质量差。我偶尔回一次家，当然得各种食补。整整一天，她剥毛豆、拔鸡毛、刮鱼鳞，所有在上海我们一律交给菜市场完成的工作，她都亲力亲为，否则，毛豆不鲜、鸡肉不鲜、鲫鱼不鲜。

在诗歌的意义上，我认同



以贤德闻名的拉比休麦卢凯受邀到一个小镇去做指导者。

他到达这个小镇，进入自己的房间之后，就一直把自己关在里面，过了几个小时都没出来。欢迎会的时间快到了，还有一些事情要和他商量，镇代表很担心地去了他的房间。

代表站在门前，可以窥视到拉比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嘴里大声地说着什么。仔细一听，他正在对自己说：“休麦卢凯，你真是了不起啊！”“拉比啊，你是个

天才。”“你是人生的指导者。”

听了十几分钟之后，代表进了拉比的房间。他问拉比为什么有这样奇怪的行为，拉比回答道：“我知道

## 奉承自己

◎[美]马耳文·托卡耶尔

◎李丛译



自己很容易听信别人的奉承。今晚，我想大家一定会竭尽全力来奉承我。所以，我想提前适应一下。而且，任何人都知道自己奉承自己是很滑稽可笑的。这样，像我刚才所说的，今晚再听到这样的话，我就不会信以为真。”

不要当面过分地称赞一个人。要称赞人，就在那个人的背后称赞他。这是对赞美者说的格言。

（杨子江摘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犹太格言集》一书，视觉中国供图）

张世南在《游宦纪闻》中说，前辈士大夫访谒用的名刺，没见过是什么样子。但他见过有人收藏的这种名片上的墨迹：“观，敬贺子允学士尊兄。正旦，高邮秦观手状。”开门见山，只有短短一句话，却发自肺腑，读之令人感佩。可见，宋朝时使用的名刺，就已经很花

## 名片

◎祁白水

哨了。千年之后的今天，名片曾被人谑称“明骗”，更是概难言矣。

有一年，作家代表团出

访，中国作协给流沙河印了一盒名片，上边只有五个字：“诗人·流沙河”。就是这样一个简到不能再简的名片，流沙河先生也从未使用。他说：“哪有自封作家、诗人的，太让人脸红了。”

（洛奇狮摘自《今晚报》2018年11月30日）

我妈所有的工作——她一边剥毛豆，一边还要跟毛豆说话。但是，爸妈年纪大了，看着爸爸骑自行车去菜市场，右脚要在地上蹬好几下；妈妈下午炖蹄髈的时候，会在灶台边睡着。我就觉得这前现代的生活，以它全部的抒情性构成了我无法面对的拷问。每次回去，都会像逃兵一样离开。对于躁动的灵魂，故乡只是疗伤机制。

侯孝贤执导的电影《恋恋

风尘》的结尾，失恋的阿远回到故乡，他用经历了伤痛的眼睛看故乡，故乡也用全部的柔情回望他。青山绿水，岁月悠远，阿远可以继续生活，观众可以继续生活。但我们知道，阿远以后还是不会留在家乡，就像“风柜来的人”，“从风里走来就不想停下脚步”。也像回到故乡的高加林，其实是带着更多的高加林离开了故乡，拥到声名狼藉的城市。而在相对论的意义上，故乡，就是为

我们这些“高加林”准备的。对于我的爸妈，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槐树路的父老乡亲，是无所谓故乡的。

所以说，故乡总是和热泪连在一起，如同《信天游》唱的，“哥哥你不成材，卖了良心才回来”。而故乡的分量，好像也只有通过一代代青春的热血献祭，成为我们最后的乌托邦。

（远行客摘自中信出版集团《一寸灰》一书，刘志刚图）



每年“双十一”过后，“剁手党”们都会陷入自责。喜欢买书的人，还会被人奚落：“买那么多书干吗？买了又不读。”

但如今不一样了，“囤书癖”们开始理直气壮。比如：“买书不读是慈善家，正是这些买了没有读的书让很多书店活了下来。”还有更有趣的说法：“买了书哪怕不看，光是堆着也很有用哟。你的大脑会从书里接收一种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念力波，让你的脑细胞活性化。”有网友补充：“用量子力学解释，你身上的某个量子会与你身边书上的某个量子发生量子纠缠，估计就是念力波。”这当然是说笑，却提醒我们，除了阅读，书或许还有

其他的功能。

还记得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那个贪官赵德汉吗？贪了两个多亿，镜头中那整面墙的人民币快把观众的眼睛都晃瞎了，可他却住小破房，吃炸酱面，每月只给乡下老母300元生活费，为什么？他怕被查，一分都不敢花。那他图什么？他穷惯了，特别梦想有钱，所以他看看、摸摸、嗅嗅、翻翻，足矣。我们当然要鞭挞贪官，但这也佐证：事物除日常功能外，还有附属功能。钱如此，书亦然。

诗人余光中喜欢书的漂亮封面，欣赏“企鹅丛书”的典雅、“现代丛书”的端庄、“袖珍丛书”的活泼、“人人丛书”的古拙、“史基拉艺术丛

书”的富丽堂皇。日本建筑学家中村好文说：“我是一个喜欢书的人，仅仅看着书脊的那些文字，就像被人爱抚的猫一样陶醉。”这是视觉享受。

作家冯骥才写过一篇《摸书》，说有一位嗜书老汉终日在书房里。“读书之外，便是把那些书搬来搬去，翻一翻、看一看、摸一摸。他像醉汉泡在酒缸里，这才叫真醉了呢！”意大利学者艾柯也说，一个爱书狂如果得到一本珍本书，会在深夜把书拿出来细细抚摸，那滋味如同“唐老鸭在满是美元的浴缸里泡澡”。这是触觉享受。

资深书友还喜欢嗅书的香味。有研究人员称：“苯甲醛具有特殊的杏仁味，香草醛释放香草味，乙苯和甲苯也会释放出甜香味，这些经酸水解产生的挥发性物质及其他反应的生成物共同构成了旧书的书香味。”听说有公司曾生产带有旧书味的香水，一上市就很快卖断货了。

除了看看、摸摸、嗅嗅，乱翻也是有益的。我居住的城市最近就建了几间24小时图书室。我上次跟市图书馆馆长吃饭时，还特意敬了他一杯酒。他诉苦说：“有些孩子不懂事，在里面乱翻、乱扔，管理起来很难。”我开解他道：“书不只是给人读的，也是给人玩的。孩子即便不读书，把书当玩具也不错，他为什么不去其他地方玩，偏偏喜欢在图书馆玩？说明他喜欢图书馆的氛围。说不定哪一天，他会发现书上的彩色图案好像日常生

## 读书与囤书

● 邝海炎





在工作中，有的人能够不断出成果，有的人则不会。这是我做了7年保险经纪的体会。能够不断出成果的人，不用事事亲力亲为地去努力，自有客户主动互相介绍，客源也慢慢扩大。由此，客户逐渐增多，销售额逐渐上升。不能够持续创造业绩的人，自己积极努力，凡事亲力亲为，会得到一时的业绩提升，但是很难持久，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明显不够的。

二者的差别究竟在哪里？简单来说，就是有没有获得外界的支援。可以不断出成果的人，能够给予别人可以信赖的印象，别人愿意给予他帮助，喜欢为他介绍客户。做不到这一点的人，即便自己做得再努力，依然成果不明显，还会让别人怀有警戒心，尽量不与他扯上关系，让自己产生不愉快的感觉。

这个理论，在商业世界的各个领域都通用。能够得到八方支援的人，人脉越来越广。人脉丰富了，金钱和事业也就到位了。人脉越丰富，越容易成功。

那么，怎样才能成为受欢迎的人呢？有一个秘诀，那就是成为“反馈者”。

我能成为一名财富管理讲师，最初就是受到一位有名投资家的邀请，办了一场讲座，然后慢慢做起来的。

为什么那么有名望的人会向我这个无名小辈发出邀约呢？这位投资家每个月都会向很多人发送订阅邮件，我收到后每次都认真阅读，然后会把自己的感想和实践成果向他汇报。比



如“我照着您说的做，果真效果不错”等。结果，这位投资家在读了将近一年我写的报告之后，发邮件跟我说：“你愿意在讲座里发表一下自己取得的成果吗？”

现在，我也成了一个写书、开讲座、发送订阅邮件的人。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很愿意

去帮助那些认真读了我发布的信息，然后积极实践，将成果反馈给我的人。反过来，对那些只是表示了很感兴趣，结果什

么反馈都没有的人，我就不太愿意去向其提供帮助了。富人，都是反馈高手。在公司里面，喜欢向上司汇报各种工作的人，容易得到上司的信赖，更容易获得晋升。得到建议以后要去实践，然后把结果反馈回去。这件事看起来人人都会做，但真正做到的没有几个。想要把事业做成功，这也是一个方法。

（火箭熊摘自中信出版集团《有钱人想的和你不一样》一书，Belle Mello图）

## 富人都是反馈能手

●〔日〕田口智隆 ◎袁 淼译

活里的某物，就会好奇地一页一页翻下去，去观察书中图案和真实生活的关联，这在教育学上叫作‘表征概念’。当他发现一些关联时，大脑会分泌让他兴奋的多巴胺，就好像在海边玩沙子的孩子偶然中捡起一个海螺，便听到了大海的诗意呼唤。从此，他就不撕书了，并且爱上阅读。”

至于成人，随便翻翻也大

有妙处。比如，在冬日的阳光下翻开一页页笺纸——“相思笺”，用左右边框组成了“相思”二字，心思巧妙；“蕉窗听雨笺”，将朱色界栏做成窗户，与芭蕉叶红绿映衬，妙趣横生；“窗纹八行薛涛画笺”，暗纹里的花朵玲珑生动，不就是明末文人玩赏的“一帘花影半床书”吗？

你也许会说，玩书只是癖

好，不值得效法。可明代文学家袁宏道说：“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将沉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钱奴宦贾之事？”那么，多一些囤书的人，是不是就会少一些囤钱的贪官呢？

（松间照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44期，喻梁图）



## 画痕

宗璞

大雪纷纷扬扬，大片的雪花一片接着一片往下落，把整个天空都塞满了。这座城市好几年没有下过这样大的雪了。

遯冬从公共汽车上下来，走进雪的世界。他被雪裹住了，无暇欣赏雪景，很快走进一座大厦，进了观景电梯。这时再看飞扬的雪花，雪向下落，人向上升，有些飘飘然。他坐到顶层，想感受一下随着雪花向

下落的感觉，便又乘电梯向下。迷茫的雪把这座城市盖住了。遯冬凑近玻璃窗，仔细看那白雪勾勒出的建筑的轮廓，中途几次有人上下，他都不大察觉，只看见那纷纷扬扬的雪。电梯再上，他转过身，想着要去面试的场景和问题。他是一个很普通的计算机工程师，因母亲去世，回南方小城待了几个月，回来后，原来的职位被人占了，只好另谋出路。现在他来这家公司面试。电梯停下了，他随着几个人走

出电梯。

这是一个大厅，很温暖。许多人穿着整齐，大声说笑，一点不像准备面试的样子。有几个人好奇地打量遯冬，遯冬也好奇地打量这座大厅和这些人。他很快发现自己走错了地方，他要去二十八层，而这里是二十六层。他抱歉地对那些陌生人点点头，正要退出，一个似乎熟识的声音招呼他：“遯冬，你也来了。”原来是老同学大何。大何胖胖的，穿一身咖啡色西服，打浅色领带，笑眯眯的，有几分得意地望着遯冬。“你来看字画吗？是要买吗？”遯冬记起，听说大何进了拍卖这一行，日子过得不错，是同学里的发达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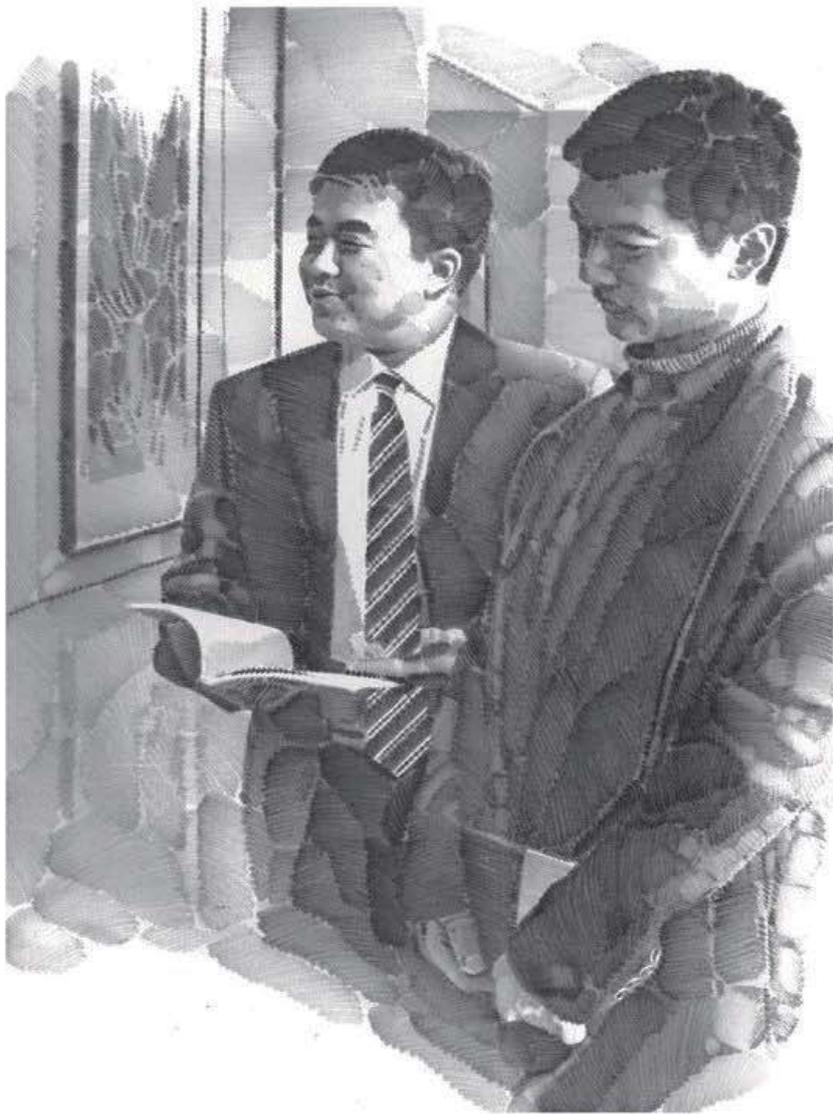
“我走错了，提早出了电梯。”遯冬老实地说。

“来这里都是有请柬的，不能随便来。”大何也老实地说，“不过，你既然来了何不看看？我记得你好像和字画有些关系。”

大何所说的关系是指遯冬的母亲是一位画家，同学们都知道的。大何又加一句：“你对字画也很有兴趣，有点研究。”这也是同学们都知道的。

遯冬不想告诉他，母亲已于两个月前去世，只苦笑道：“我现在领会了，艺术都是吃饱了以后干的活儿。”

大何请遯冬脱去大衣，又指一指存衣处。遯冬脱了大衣，因想着随时撤退，只搭在手上。他为面试穿着灰色无扣西服上装，看上去也还精神。他们走进一道木雕隔扇，里面便是展厅了。有几个人拿着拍





卖公司印刷的展品介绍书，对着展品翻看。大何想给退冬一本展品介绍书，又想，反正他不会买的，不必给他。退冬并不在意，只顾看那些展品。因前两天已经预展过了，现在观众并不多。他先看见一幅王铎的字，他不喜欢王铎的字。又看见一幅文徵明的青绿山水，再旁边是董其昌《葑泾访古图》的临摹本，似是一幅雪景。他透过窗外去看雪，雪还在下，舒缓多了，好像一段音乐变了慢板。又回头看画，这画不能表现雪的舒缓姿态，还不算好。他想着，自嘲大胆，也许画的不是雪景呢？遂想问一问，这是不是雪景，“葑”到底是什么植物，以前似乎听母亲说过这个字，也许说的就是这幅画，可是“葑”究竟什么样子？近几年，还有个小说中的人物叫什么葑。大何已经走开，他无人商讨，只好继续看。还是董其昌的字，一幅行书，十分飘逸。他本来就喜欢董字，后来知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八个字是董其昌说的，觉得这位古人更加亲切。旁边有人低声说话，一个问：“几点了？”他忽然想起了面试，看看表，已经太晚了，好在明天还有一天，索性看下去。董其昌旁边挂着米友仁的字，米家，他的脑海里浮起米芾等一连串名字，脚步已经走到近代作品展区，一幅立轴山水使他大吃一惊。这画面他很熟悉，他曾多次在那云山中遨游，多次出入那松林小径。云山松径都笼罩着雪意，那雪似乎是活动的，他现在也立刻感

觉到雪的飞扬和飘落。这幅画名《云山雪意图》，署名米莲予。当他看到作者的名字时，倒不觉得惊奇了。米莲予就是他不久前去世的母亲。

退冬如果留心艺术市场，就会知道近来米莲予的画大幅升值，她的父亲米顛的字画也为人关注。近一期艺术市场报上便有大字标题：米家父女炙手可热。可能因为米莲予已去世，可是报上并没有她去世的消息。米莲予的画旁便是米顛的一幅行书。退冬脑子里塞满了记忆的片段，眼前倒觉模糊了。

他记得儿时的玩具是许多废纸，那是母亲的画稿，她常常画了许多张，只取一两张。他儿时的游戏也常是在纸上涂抹。退冬的涂抹并没有使他成为艺术家。米家的艺术细胞到他这里终止了。他随大流学了计算机专业，编软件还算有些想象力。有人会因为他的母系，多看他两眼。因为外祖父一家好几代都和字画有不解之缘。母亲因这看不见的关系，在动荡岁月里吃尽苦头。后来又因这看不见的关系被人刮目相看，连她自己的画都被抬高了。喜欢名人似乎是社会的乐趣。米莲予并不在乎这些，她只要好好地画。她的画大都赠给她所任教的美术学校，这幅《云山雪意图》曾在学校的礼堂展览过，有的画随手就送人了，家里存放不多。

“看见了吗？”大何不知何时走到他身边，“你看看这价钱！”退冬看去，仔细数着数字后面的零：一万两千，十二

万，最后才弄清是一百二十万。大何用埋怨的口气说：“这些画，你怎么没有收好？”退冬不知怎样回答。母亲似乎从没有想到精神财富会变成物质财富。事物的变化总是很奇妙的。他又看旁边米顛的行书，这是一个条幅，笔法遒劲有力，好几个字他都不认得，他们这一代人是没有什么文化的。他念了几遍，记住两句：“只得绿一点，春风不在多。”

大何又来评论：“这是你的外祖父？近人的画没有，祖上总会留下几幅吧。”退冬摇头，时代乱潮中早被人抄走了，也许已经卖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他想，却没有说。

拍卖要开场了，大何引他又走过一道隔扇，里面有一排排座椅。有些人坐在那里，手里都拿着一个木牌。大何指给他一个座位，人声嗡嗡的，逐渐低落。一个人简单讲话后，开始拍卖。最先是一副民初学者写的对联。起价不高，却无人应，主持人连问三次，没有卖出。接下来是一幅画，又是一幅字，拍卖场逐渐活跃。他看见竟拍人举起木牌，大声报价，每次报价都在人群中引起轻微的波动。又听见锤子“咚”的一声，那幅字或画就易手了。轮到米莲予的那幅《云山雪意图》时，退冬有几分紧张。母亲的画是母亲的命，一点点从笔尖上流出来的命，现在在这里拍卖，他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一百二十五！”一个人报价，那“万”字略去了。“一百三十！”又一个人报价。他



很想收回母亲的作品，把这亲爱的画挂在陋室中，像它诞生时那样。可是他没有这个能力，他现在还在找工作，无力担当责任。这是他的责任吗？艺术市场是正常的存在，艺术品是属于大家的。

“二百二十！”有人还在报价，报价人坐在前面几排，是个瘦瘦的中年人。他用手机和人商量了许久，报出这个价钱。

场上有轻微的骚动，然后陷入寂然。

“二百二十万！”主持人清楚地再说一遍，没有回应。主持人第三遍复述，没有回应。锤声响了。《云山雪意图》最后以二百二十万的价钱被人买走。

逯冬觉得惘然和凄然。这真是多余的感觉。他无心再看下面的拍卖，悄然走出会场。大何发觉了，跟了过来，问：“感觉怎样？”逯冬苦笑。

“这儿还有一幅呢。”大何指着厅里的一个展柜，一面引逯冬走过去，一面说：“我们用不着多愁善感。”

展柜里平放着几幅小画，尺寸不大。逯冬立刻被其中一幅吸引，那是一片鲜艳的黄色，亮得夺目。这又是一张他十分熟悉的画，母亲作画时，他和父亲逯萌在旁边看，黄色似要跳出纸来。“是云南的油菜花，还是新西兰的金雀花？”父亲笑问，他知道她哪儿也没有去过。画面远处有一间小屋，那是逯冬的成绩，十五岁的逯冬正拿着一支自来水笔，不小心滴了一滴墨水在那

片黄色上。母亲没有丝毫责怪，又添了几笔，对他一笑，说：“气象站。”逯冬看见了作者的名字，米莲予，还有图章，是父亲刻的。“米莲予”三个字带着甲骨文的天真气息。这图章还在逯冬的书柜里。逯冬叹息，父亲去世过早，没有发挥他全部的学识才智。画边又有一行小字，那是一位熟悉朋友的姓名。这幅画是送给她的，因为她喜欢。当时这位朋友拿着画，千恩万

谢，连说这是她家的传家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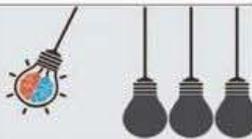
“这画已经卖了，五十万元。”大何说。逯冬点点头，一面向大何致谢，一面穿大衣，走进电梯。

雪已停了，从电梯里望下去是一片白。逯冬走出大厦，在清新的空气中站了一会儿。“明天再来面试。”他想，大步踏着雪花，向公共汽车站走去。

（元章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你是谁？》一书，李晨图）

## 中国美术知识知多少

智趣



一、宋代李唐在哪幅画中描绘了“般贵族不食周粟，靠采薇而生，最后饿死”的故事？

二、“近代丹青谁最豪，南有赵魏北有高”指的是元代人评价当时绘画水平最高的两个人。“高”指的是谁？“赵魏”指的是谁？

三、中国山水画中的“三远”指的是什么？

四、“五墨六彩”中的“五墨”是指焦、浓、重、淡、清，这是墨阶，如同音乐中的音阶。“六彩”指的是什么？它是绘画中用墨变化的因素。

五、以建筑物为主要题材的绘画，因作画时需用界尺，因此又名什么？

六、中国画的“四绝”指的是什么？

七、明代“吴门四家”中，有一位工匠出身的著名画家是谁？

八、杜甫的诗“薛公十一鹤，皆写青田真”，道出了哪

位画家笔下鹤的高昂神韵？而“穷羽毛之变态，夺花卉之芳妍”则指的是谁的花鸟画？

九、“昭陵六骏”浮雕中，具有情节性的作品是哪一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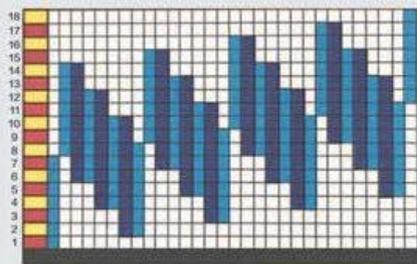
十、铜胎掐丝珐琅的俗名是什么？

（答案见下期）

2019年第2期智趣答案：

可以到达这栋建筑的每一层。

维修人员需要走30趟才能到达这栋建筑的每一层。按“升”键18次，按“降”键12次即可。具体的操作方法如下图所示。





沙特籍记者卡舒吉遇害的案件，一直在发酵。在这场国际政治的博弈中，沙特和美国被解读为“盟友”。

有种说法，沙特作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领袖，曾带领这个组织确定用美元结算原油交易，从而奠定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作为国际货币，美国可以在全球“薅羊毛”，征收铸币税。作为回报，美国答应保护沙特王室，并支持其统治。

在我看来，以上观点有些道理，但难免陷入“阴谋论”之中。对缺乏金融常识的普通人来说，金融阴谋论总是很有市场。要正本清源，我们必须弄清要成为国际货币，到底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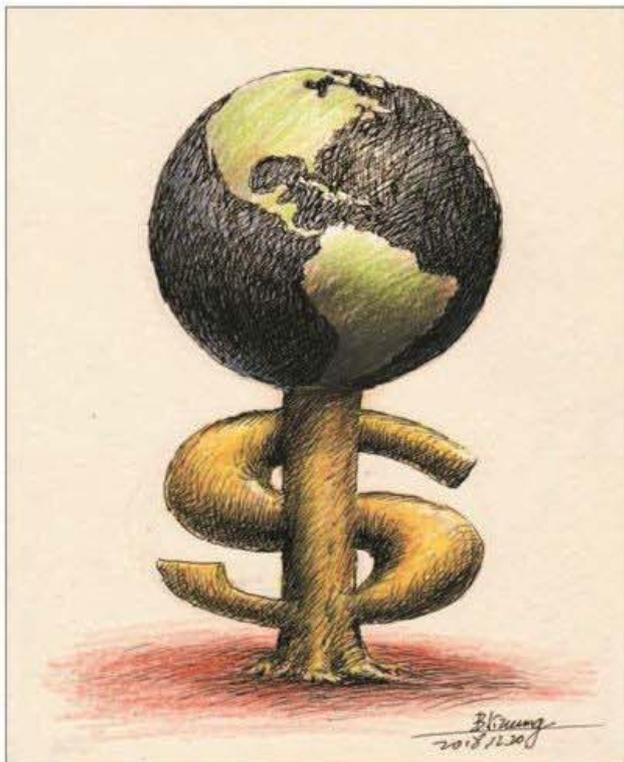
货币有三个作用，如果都具备，那么就是货币：一是支付手段，二是记账单位，三是价值储藏。什么是国际货币？就是这三个作用必须超出主权国家的范围，在全球都能行之有效——仔细分析，你会发现，美元依然条件最优越。

第一个是支付手段，很好理解，就是能花钱买东西，直接付现金或者用银行账户电子转账。

第二个是记账单位，也叫价值尺度，就是衡量一件商品，它值多少钱？这个作为计量单位的“钱”，它是什么货

币？

在原油市场，美元一直都是记账单位和价值尺度，油价涨跌长期以“多少美元一桶”来衡量。同样，“世界500强”的排名是按照销售额来排，而销售额同样是以企业所在国家的本币按照汇率折算成美元来计算的。



## 什么是国际“硬通货”

●谭保罗

第三是价值储藏。简单来说，一种货币是不是“硬通货”，它到底多硬，要看你敢不敢把它放在家里堆着，并且不怕它贬值。

在外国的电影中，拉美毒梟、东欧的黑社会头目都喜欢将一箱箱美元放在家里，作为

私用或者团队运营资金。这些场景，就是美元作为价值储藏手段的体现。

对一种货币来说，如果它具备以上三个作用且超出主权国家的范围，那么它就可以说是国际货币。而且，支付使用和记账使用的范围越广，价值储备的量越大，那么这种国际货币就越发是“硬通货”。

如何才能让一个国家的货币达到这三个条件？第一个和第三个条件特别关键。

第一个支付手段。美国经济实力最强，美元资产（股权、债权、房地产）很优质，这让美元能买到最好的资产。此外，美国资本自由化程度高，这让美元跨境使用和支付很方便。

第三个价值储藏。美联储是全球运作最透明的央行系统，而且有复杂的对滥发货币的制衡机制，所以美元很容易赢得信赖，全球人民都愿意囤积美金。

第二个记账单位，只不过是第一个和第三个的衍生物。你想想

看，对沙特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其他的成员国来说，不用美元结算，还能用什么？

一桶原油“100美元”和“1亿津巴布韦元”相比，你要谁？

（彼岸花开摘自《南风窗》2018年第24期，邝 颢图）



文苑·文苑

# 面包

●[德]沃尔夫冈·博歇尔特 ◎包智星 译

她突然醒来。两点半。她寻思，为什么会突然醒了。哦，原来是这样！厨房有人碰了一下椅子。她仔细地听着厨房里的声音。寂静无声。太安静了，她用手摸了一下身边的床，发现是空的。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安静的原因了——没有他的呼吸声。她起床，摸索着经过漆黑的房间来到厨房。在厨房，两个人相遇了。表针指着两点半。她看到橱柜边上有个白的东西。她打开灯。两个人各穿衬衣相对而立。深夜。两点半。在厨房里。

在厨房餐桌上是一个盛面包的盘子。她知道，他切过面包。小刀还放在盘子旁边。桌布上留下了面包屑。每晚他们就寝时，她总把桌布收拾干净。每天晚上如此。然而现在桌布上有面包屑，而且小刀还在那里。她感到地上的凉气慢慢传到她身上。她转过头来不再看盘子。

“我还以为这里出什么事了。”他说，并环视了一下厨房四周。

“我也听见了什么。”她回答。这时她发现，他夜晚穿着衬衣看起来真是老了。跟他的年龄一样老了。六十三岁。白天他看起来还年轻些。她看起来已经老了，他在想，穿着衬衣的她看起来相当老了。不过也许是头发的原因。夜里女人显老总是表现在头发上。头发使人一下变老了。

“你应该穿上鞋子的，这样光着脚站在冷地上会着凉的。”

她没有注视他，因为她不愿忍受他撒谎。他们结婚三十九年之后，他现在撒谎了。

“我原以为这里有什么事。”他又说了一遍，同时失去了自制，把视线从一个角落移到另一个角落。

“我也听到了什么。于是我想，这里出什么事了。”

“我也听见了。不过，大概什么事也没有。”

她从桌上拿起盘子，并用手指弹去桌布上的面包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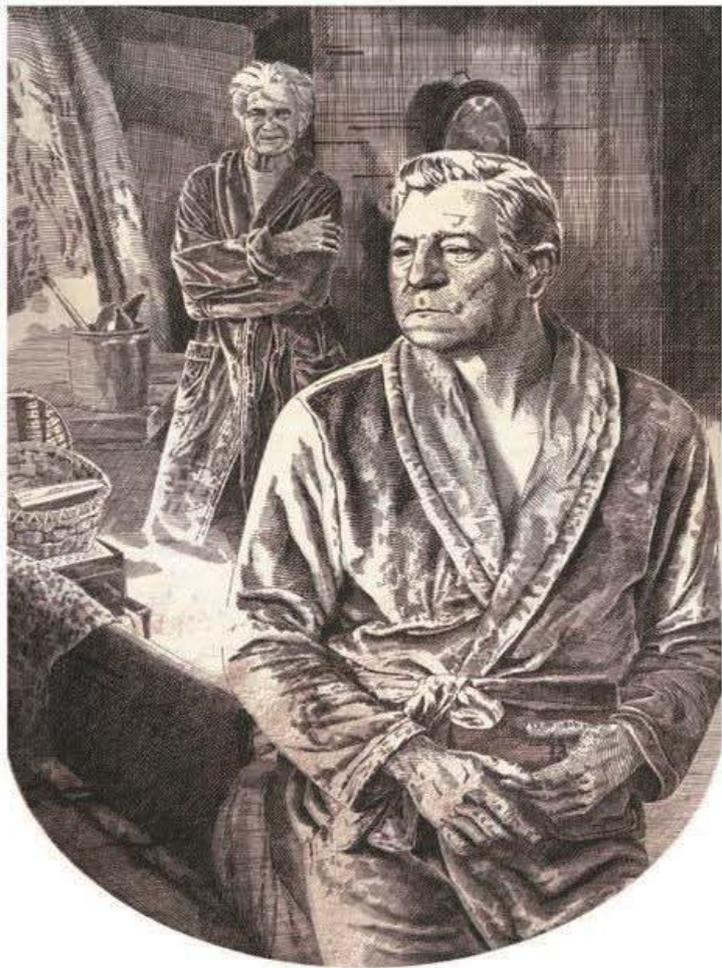
“没有，大概没什么事。”听到他不安地说。

她赶紧帮他说：“过来，大概是外面有什么事。”

“走，睡觉去。站在冷地上你会着凉的。”

他向窗户望去，“是的，一定是外面出了点什么事。我还以为是在这里。”

她把手伸向电灯开关。我必须现





昨天送走最后一位客人时，我看了一下表，5:49。天色已暗，无风很暖；天气预报说的沙尘和四五级风都没有来。有时天气预报不准也未见得是件坏事。

几十只麻雀在尚未吐绿的爬山虎上叽叽喳喳，声音没有夏天时那般响亮。但从声音听，这些麻雀就不像挨了饿的，它们只是在等待天黑后的休息。

麻雀几乎是每个人认识的第一种鸟，地球上无处不在。我早年去西沙群岛，在最偏僻的岛上，也可以看见它一天到晚忙忙碌碌，不知它们的祖先是怎么飞过大海在此定居的。

麻雀给人的第一印象总是灰头土脸，其实仔细端详，它还是挺俊俏的：中性的色泽、浑圆的脑壳、粗壮

的身段。它们成群结伙，呼啸而来，呼啸而去，在城市中，麻雀与人共处，适应力最强。

## 麻雀

●马未都



我上小学的时候，北京没地儿去买鸟，我总是想逮个麻雀玩。我用小棍支起个箩筐，撒下诱饵，远远地拽着小棍上的绳子，幻想着麻

雀蹦蹦跳跳进入圈套。这时的麻雀比人精，围着箩筐捡拾米粒，从不越雷池半步，让人扫兴。后来某一天，我发现，厨房的阳台门被打开时，可以从厨房门的玻璃上通过折射看到麻雀探头探脑的情形。我随即设置机关，细心用米粒撒成一条线，引诱麻雀一步一步地上钩。那天，当我惊天动地拉上阳台门擒获一只麻雀后，我才体会到鸟为食亡的含义。

小麻雀气得不吃不喝，是一副硬骨头。我因年幼无知而舍不得放它，期望它能屈服，换一种寄生方式生活。可是我错了，麻雀有自己的生活理念，宁死不屈，这让我觉得它很有操守。

（张 愚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马未都说·枕上篇》一书，视觉中国供图）

在就关灯，否则我必定还会去瞧盘子的，她想。我不能再去瞧那个盘子。“过来，”她说，同时把灯关掉。“这大概是外面有什么事，刮风时檐槽常常碰墙壁。这肯定是檐槽之故。刮风时它总是‘哗哗’乱响。”

两个人摸索着走过黑黢黢的过道来到卧室。两双光脚在地板上拍击出响声。

“是有风，”他说，“已经刮了一整夜了。”当她睡在床上时，她说：“是的，刮了一夜的风。刚才大概就是檐槽在响。”

“是呀，我刚才还以为是

在厨房里。大概就是檐槽吧。”他说着话，仿佛已沉入半睡中。

她注意到，当他撒谎时，声音那么假。

“真冷。”她说，并轻声地打着哈欠。“我可钻被窝了，晚安。”

“晚安。”他回答，又说了一句，“是呀，可真冷呀。”

随后是寂静无声。许多分钟后她听到，他在小心、轻声地咀嚼。她故意深沉又均匀地呼吸，使他不致发觉，她尚未入睡，然而他的咀嚼节奏均匀，倒使她慢慢进入梦乡了。

当他第二天晚上回家时，

她分给他四片面包；平时他只有三片。

“你可以慢慢吃，吃四片。”她说，离开了餐桌。“我吃这面包消化不了。你多吃一片吧。我消化不好。”

她注意到，他把头深深埋在盘子上。他没有抬头。就在此刻，她对他非常同情。

“你可不能只吃两片面包。”他对着盘子说。

“够了。晚上我吃面包消化不好。你吃吧，吃吧！”

过了一会儿，她才又坐在桌旁的灯下。

（彼岸花开摘自豆瓣网，王 妮图）



诗笺

# 石头

●

〔瑞典〕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李

笠译

我听见我们扔出的石头  
 跌落，玻璃般透明地穿过  
 岁月。山谷里  
 瞬息迷惘的举动  
 叫喊着从树梢  
 飞向树梢，在  
 比现在更稀薄的空气里  
 静哑，如燕子从山顶  
 飞向山顶，直到它们  
 沿着生存的边界  
 抵达极限的高原，那里我  
 们  
 所有行为  
 玻璃般透明地跌向  
 仅是我们  
 自身的深底。 ❁

（仰岳摘自四川文艺出版社  
 《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一书）



冰钓/[俄]康斯坦丁·柯罗文/布面油画